

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恫疑虛喝。

喝呼葛反。○索隱曰：恫音通，恫恐懼之心也。喝本亦作獨，並呼合反。高誘曰：虛獨，喘息懼貌也。劉氏云：秦自疑懼，不敢進兵。虛作恐，獨之詞以脅韓魏也。驕矜而不敢進。

齊明矣。則秦之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深料秦之無奈齊，何而欲西面而事之。是羣臣之計過也。今無臣事秦之名，而有疆國之實。臣是故願大王少留意計之。齊王曰：寡人不敏，僻遠守海，窮道東境之國也。未嘗得聞餘教。今足下以趙王詔詔之，敬以國從。乃西南說楚威王曰：

索隱曰：威王名商，宣王之子。楚天下之疆國也。王天下之賢王也。西有黔中巫郡。

正義曰：今朗州。楚黔中郡，其故城在辰州西二十里。皆盤瓠後也。巫郡，夔州巫山縣是。○徐廣曰：巫郡者，南郡之西界。東有夏州海陽。

徐廣曰：楚考烈王元年，秦取夏州，嗣案左傳：楚莊王伐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而注者不說夏州所在。車胤撰《桓溫集》云：夏口城上數里有洲，名夏州，東有夏州，謂此也。○索隱曰：裴駰據左氏及車胤說夏州，其文甚明。而劉伯莊以為夏州州侯之本國，亦未之為得。地理志云：海陽，地闕。劉氏云：楚之東

北有陘塞注正義即順故城。順下四字不脫。

境也。○正義曰：大江中州也。夏水口在荊州江陵縣東南二十五里。

南有洞庭蒼梧。

索隱曰：今青草湖是也。在岳州界。蒼梧地名。地理志有蒼梧郡。○正義曰：蒼梧山。

北有陘塞郇陽。

徐廣曰：春秋云：遂伐楚，次于陘。楚威王十一年，魏敗楚於道州南。

陘山，析縣有鈞水。或者郇陽。今之順陽乎。一本北有汾陘之塞也。○索隱曰：陘山在楚北境，郇音荀。郇陽地當在汝南潁川之界。檢地理志及太康地記：北境並無郇邑。郇邑在河東晉地。計郇陽當是新陽，聲相近字變耳。汝南有新陽縣，應劭云：在新水之陽，猶幽邑變為杻邑。圍陰變為圍陰，爾亦當然也。徐氏云：郇陽當是順陽。蓋疎。○正義曰：陘山在鄭州新鄭縣西南三十里，即順故城。在鄭州穰縣西百四十里。地方

五千餘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夫以楚之疆，與王之賢，天下莫能當也。今乃欲西面事秦，則諸侯莫不西面而朝於章臺之下矣。秦之所害，莫如楚。楚疆則秦弱，秦疆則楚弱。其勢不兩立，故為大王計，莫如從親，以孤秦，大

王不從，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下黔中，則鄢郢動矣。徐廣曰：今南郡宜城。○正義曰：鄢鄉故城在襄州率道縣南九里，安郢城在荊州江陵縣東北六里。秦兵出武關，則臨鄢矣。兵下黔中，則臨郢矣。臣聞治之，其未

朝於章臺之下，章臺在秦都。○正義曰：章臺在秦都。

大王不從，札記云：不從，下親字不脫。當從楚策：依字補。○正義曰：此以下從，大主誠能，臣實外。○正義曰：從合，外則楚王タルノ意ヲ言フ。



患至其後憂之、札記其  
ナ面ニ作ル。

夫秦虎狼之國也、楊慎  
曰、此ヨリ以下、衛成  
レバ則秦帝タラシノ意  
ヲ言フ。

亂也。爲之其未有也。患至其後憂之。則無及已。故願大王蚤孰  
計之。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令山東之國奉四時之獻以承大王  
之明詔。委社稷奉宗廟。練士厲兵。在大王之所用之。大王誠能  
用臣之愚計。則韓魏齊燕趙衛之妙音美人。必充後宮。燕代蒙  
駝良馬。必實外廐。故從合則楚王衡成。則秦帝二句說楚細節今釋霸王之業。  
而有事人之名。臣竊爲大王不取也。夫秦虎狼之國也。有吞天  
下之心。秦天下之仇讎也。衡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  
謂養仇而奉讎者也。夫爲人臣。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彊虎狼之  
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外挾彊秦之威。以內劫其  
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無過此者。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

無所終薄ハ、薄ハ集ナ  
リ、至ナリ。

疑於王者、疑ハ札記云、  
索隱本疑ニ作ル。

衡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二者大王何居焉。  
故敝邑趙王使臣效愚計。奉明約。在大王詔之。楚王曰。寡人之  
國。西與秦接壤。秦有舉巴蜀并漢中之心。秦虎狼之國。不可親  
也。而韓魏迫於秦患。不可與深謀。與深謀。恐反人以入於秦。故  
謀未發而國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當秦。不見勝也。內與羣臣  
謀。不足恃也。寡人臥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搖搖然。如縣旌而無  
所終薄。白洛反。今主君欲一天下。收諸侯。存危國。寡人謹奉社稷。  
以從。於是六國從合而并力焉。蘇秦爲從約長。并相六國。北報  
趙王。乃行過雒陽。車騎輜重。諸侯各發使送之。甚衆。擬於王者。  
周顯王聞之。恐懼。除道使人郊勞。儀禮曰。賓至近郊。君  
使卿朝服用。束帛勞。蘇秦



以面掩地ハ、札記云、四字疑フ後人索隱ニ依テ拏置ス。注並音蒲介、札記云、介疑フモト僕ニ作ル、乃俗寫ナリ、原本トニ作ルハ、又介ノ烟文ナリ。

貸百錢、札記實人百錢ニ作ル、云北宋本人字アリ、各本脫ス。

之昆弟妻嫂側目不敢仰視。俯伏侍取食。蘇秦笑謂其嫂曰。何前倨而後恭也。嫂委蛇蒲服。以面掩地而謝曰。索隱曰。委蛇。謂面掩地而進若蛇行也。蒲服。即匍匐。並音蒲介。見季子位高金多也。譙周曰。蘇秦字季子。○索隱曰。按其嫂呼小叔爲季子耳。未必卽其字。允南卽以爲字。未之得也。蘇秦喟然歎曰。此一人之身。富貴則親戚畏懼之。貧賤則輕易之。況衆人乎。且使我有雒陽負郭田二頃。索隱曰。負。背也。枕也。近城之地。沃潤流澤最爲膏腴。故云。吾豈能佩六國相印乎。於是散千金以賜宗族朋友。初蘇秦之燕。貸百錢爲資。及得富貴。以百金償之。徧報諸所嘗見德者。其從者有一人。獨未得報。乃前自言。蘇秦曰。我非忘子。子之與我至燕。再三欲去。我易水之上。方是時。我困。故望子。深。是以後子。子今亦得矣。蘇秦既約六國從親。歸趙。趙肅侯封爲武安君。

秦兵不敢關函谷關十五年ハ、錢大昕曰。說者此語ヲ以テ從人奪議ノ詞ト爲ス、然ルニ張儀楚王ニ説キ云、秦兵ヲ函谷ニ出サシムル十五年云云、其趙王ニ説ク、亦云大王天下ヲ收率シ、以テ秦ヲ實シ、秦兵攻テ函谷關ヲ出テザル十五年ト、則當時果シテ其事アリ、蘇秦從約ノ成ル、趙肅侯十八年ニ在リ、又十五歲ハ、則趙武靈王ノ九年ナリ、是歲張儀始テ連衡ヲ以テ魏ニ説ク、此十五年ノ中、秦惟兵ヲ出シ魏ヲ攻メ、固一タビ韓ヲ擊チ、他國ニ及ブナ開力ズ、趙武靈王八年、五國秦ヲ擊ツノ師勝タザルニ途ビ、而後張儀説ヲ以テ之ヲ破ルヲ得タリ、則合從功ナシト爲サズ、蘇秦趙ヲ去リ而從約皆解クト謂フ、亦未ダ盡ク然ラズ。

乃投從約書於秦。索隱曰。投當作設。今本竝作投。言設者。謂宣布其從約六國之事。以告於秦。若作投。甚爲易解。秦兵不敢關函谷關十五年。其後秦使犀首欺齊魏。與共伐趙。欲敗從約。齊魏伐趙。趙王讓蘇秦。蘇秦恐。請使燕必報齊。蘇秦去趙。徐廣曰。自初說燕至此三而從約皆解。秦惠王以其女爲燕太子婦。是歲文侯卒。太子立。是爲燕易王。易王初立。齊宣王因燕喪伐燕。取十城。易王謂蘇秦曰。往日先生至燕。而先王資先生見趙。遂約六國從。今齊先伐趙。次至燕。以先生之故。爲天下笑。先生能爲燕得侵地乎。蘇秦大慙。曰。請爲王取之。蘇秦見齊王。再拜俯而慶。仰而弔。索隱曰。劉氏云。當時慶弔。應有其詞。但史家不錄耳。齊王曰。是何慶弔相隨之速也。蘇秦曰。臣聞飢人所以飢而不食。烏喙者。本草經曰。烏頭一名烏喙。○索隱曰。音卓。又許穢反。今之毒藥烏頭是。○正義曰。廣雅云。蘇與毒附。



愈充腹ハ、札記云、燕策  
愈充腹ニ作ル、鄭注、  
其紀ハ、愈ハ荀且ナリ、  
淮南王傳、亦愈欲休、  
漢劉愈ニ作ル、穀子維  
一ニ、愈取多獸、淮南  
人開訓ニ愈ニ作ル、是  
愈ト愈ト通ズ。

非仇讎而得石交ハ、石  
交ハ堅交ナリ。

攻得十城、札記云、攻  
字疑フ衍ナラン。

子也。一歲爲鳥喙。三歲爲附。子四歲爲烏頭。五歲爲天雄。爲其愈充腹而與餓死同患也。索隱曰。劉氏以愈猶暫非也。按謂飢人食烏頭。則愈益充腹少時毒發而斃。亦與飢死同患也。斃音幣。今燕雖弱小。卽秦王之少壻也。大王利其十城而長與彊秦爲仇。今使弱燕爲鴈行。而彊秦敵其後。以招天下之精兵。是食鳥喙之類也。齊王愀然變色曰。索隱曰。愀音自西反。然則奈何。蘇秦曰。臣聞古之善制事者。轉禍爲福。因敗爲功。大王誠能聽臣計。卽歸燕之十城。燕無故而得十城。必喜。秦王知以己之故而歸燕之十城。亦必喜。此所謂弄仇讎而得石交者也。夫燕秦俱事齊。則大王號令天下莫敢不聽。是王以虛辭附秦。以十城取天下。此霸王之業也。王曰善。於是乃歸燕之十城。人有毀蘇秦者曰。左右賣國。反覆之臣也。將作亂。蘇秦恐

得罪歸。而燕王不復官也。蘇秦見燕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無有分寸之功。而王親拜之於廟。而禮之於廷。今臣爲王卻齊之兵。而攻得十城。宜以益親。今來而王不官臣者。人必有以不信傷臣於王者。臣之不信。王之福也。臣聞忠信者。所以自爲也。進取者。所以爲人也。且臣之說齊王。曾非欺之也。臣弄老母於東周。固去自爲而行進取也。今有孝如曾參。廉如伯夷。信如尾生。得此三人者。以事大王。何若。王曰足矣。蘇秦曰。孝如曾參。義不離其親。一宿於外。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事弱燕之危王哉。廉如伯夷。義不爲孤竹君之嗣。不肯爲武王臣。不受封侯。而餓死首陽山下。有廉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行進取



抱柱而死ハ、札記云、文選賦中梁王ニ上ツル書注、御覽人專部、引テ抱梁柱而死ニ作ル、燕策、莊子盜跖篇同シ。

於齊哉。信如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柱而死。有信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卻齊之彊兵哉。臣所謂以忠信而得罪於上者也。燕王曰。若不忠信耳。豈有以忠信而得罪者乎。蘇秦曰。不然。臣聞客有遠為吏。而其妻私於人者。其夫將來。其私者憂之。妻曰。勿憂。吾已作藥酒待之矣。居三日。其夫果至。妻使妾舉藥酒進之。妾欲言酒之有藥。則恐其逐主母也。欲勿言乎。則恐其殺主父也。於是乎詳僵而弄酒。索隱曰。詳也。儼仆也。音薑。主父大怒。笞之五十。故妾一僵而覆酒。上存主父。下存主母。然而不免於笞。惡在乎忠信之無罪也。夫臣之過。不幸而類是乎。燕王曰。先生復就故官。益厚遇之。易王母。文侯夫人也。與

一五八

不死殊而走ハ、方苞曰、殊ハ分ナリ、絶ナリ、蘇秦將ニ死セントシ、未ダ絶エズ、而刺客走リ去ルナリ。

蘇秦私通。燕王知之。而事之加厚。蘇秦恐誅。乃說燕王曰。臣居燕。不能使燕重。而在齊。則燕必重。燕王曰。唯先生之所為。於是蘇秦詳為得罪於燕。而亡走齊。齊宣王以為客卿。徐廣曰。燕易王之十年時。齊宣王卒。潛王即位。說潛王厚葬。以明孝。高宮室。大苑囿。以明得意。欲破敝齊。而為燕。燕易王卒。徐廣曰。易王十二年卒。燕噲立為王。其後齊大夫多與蘇秦爭寵者。而使人刺蘇秦。不死。殊而走。風俗通義稱。漢令蠻夷戎狄有罪。常殊。殊者死也。與誅同指。而此云不死。殊而走者。蘇秦時雖不即死。然是死創。故云殊。齊王使人求賊。不得。蘇秦且死。乃謂齊王曰。臣即死。車裂臣以徇於市。曰。蘇秦為燕作亂於齊。如此。則臣之賊必得矣。於是如其言。而殺蘇秦者果自出。齊王因而誅之。燕聞之。曰。甚矣。齊之為蘇生報仇也。徐廣曰。生一作先。蘇秦既

一五九



王曰夫齊者固寡人之難云云、錢大昕曰、燕王喻之時、齊下燕、未深、蘇代此說、必昭王之時、故齊王稱之、且南面宋、舉、王、即位三十八年、

而宋之滅、其年必已長、故二長主、稱、昭王召蘇代復晉過之、下、移、七、八、則詞偷次、

覆三軍得二將、方苞曰、燕之三軍、覆、五、千、乘、之、大、宋、注、正、禮、宋、在、前、三、十、餘、年、札、記、云、齊、下、疑、滅、字、

長城鉅防注正禮齊州、札記濟州二作、云、官本濟各本齊、二、下、濟、西、正、禮、同、竹、書、紀、下、官、本、年、字、齊、惠、下、王、字、

死。其事大泄。齊後聞之。乃恨怒燕。燕甚恐。蘇秦之弟曰代。代弟蘇厲。見兄遂亦皆學。及蘇秦死。代乃求見燕王。欲襲故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竊聞大王義甚高。鄙人不敏。釋鉏耨而干大王。至於邯鄲。所見者絀於所聞於東周。臣竊負其志。及至燕廷。觀王之羣臣下吏。王天下之明王也。燕王曰。子所謂明王者何如也。對曰。臣聞明王務聞其過。不欲聞其善。臣請謁王之過。夫齊趙者。燕之仇讎也。楚魏者。燕之援國也。今王奉仇讎以伐援國。非所以利燕也。王自慮之。此則計過無以聞者。非忠臣也。王曰。夫齊者。固寡人之讎。所欲伐也。直患國敝力不足也。子能以燕伐齊。則寡人舉國委子。對曰。凡天下戰國七。燕處弱焉。獨戰則

一六一

不能有所附。則無不重。南附楚。楚重。西附秦。秦重。中附韓魏。韓魏重。且苟所附之國重。此必使王重矣。正義曰。言附諸國諸國重。燕而燕尊重。今夫齊長主而自用也。索隱曰。謂齊王年長也。或作齊疆。故言長主。南攻楚五年。畜聚竭。西困秦。三年。士卒罷敝。北與燕人戰。覆三軍。得二將。徐廣曰。齊覆三軍。而燕失二將。是燕之失也。然。而。以。其。餘。兵。南。面。舉。五。千。乘。之。大。宋。正義曰。齊表云。年滅宋。乃當赧王二十九年。此說乃燕喻之時。當周慎王之時。齊宋在前三十餘年。恐文誤矣。而包十二諸侯。此其君欲得其民力竭。惡足取乎。且臣聞之。數戰則民勞。久師則兵敝矣。燕王曰。吾聞齊有清濟濁河。正義曰。濟深二水。上承黃河。竝淄青之北流入海。黃河又一源從洛魏二州界。北流入海。亦齊西北界。可以為固。長城鉅防。徐廣曰。齊北盧縣有防門。又有長城。東至海。正義曰。長城西頭。在齊州平陰縣界。竹書紀云。梁惠二十年。齊閔王築防以為長城。太山記云。太山西有長城。緣河經。太山餘一千里至瑯琊臺入海。足以為塞。誠有之乎。對曰。天時不與。雖



濟西不師ハ、浸種曰、濟西ノ師ヲ起サザルヲ謂フ。

龍子母弟、札記云、索隱本從子ニ作ル、各本龍ニ作ルハ、後人策ニ依テ改ムルナリ。

蘇厲囚燕質子云云ハ、浸種曰、前蘇代ヲ言ヒ、此蘇厲ヲ言フ、蓋代其端ヲ發シ、而厲ト同ク住クナリ。

有清濟濁河。惡足以爲固。民力罷敝。雖有長城鉅防。惡足以爲塞。且異日濟西不師。正義曰。齊州已西也。所以備趙也。河北不師。正義曰。謂滄州在滌河之北。所以備燕也。今濟西河北。盡已役矣。封內敝矣。夫驕君必好利。而亡國之臣必貪於財。王誠能無羞。寵子母弟以爲質。正義曰。音致。寶珠玉帛以事左右。彼將有德燕而輕亡宋。則齊可亡已。

燕王曰。吾終以子受命於天矣。燕乃使一子質於齊。而蘇厲因燕質子而求見齊王。齊王怨蘇秦。欲囚蘇厲。燕質子爲謝。已遂委質爲齊臣。正義曰。質直栗反。燕相子之與蘇代婚。而欲得燕權。乃使蘇代侍質子於齊。齊使代報燕。燕王噲問曰。齊王其霸乎。曰。不能。曰。何也。曰。不信其臣。於是燕王專任子之。已而讓位。燕大亂。齊

伐燕。殺王噲子之。

徐廣曰。是周赧王之元年時也。

燕立昭王。而蘇代秦厲遂不敢

入燕。皆終歸齊。齊善待之。蘇代過魏。魏爲燕執代。齊使人謂魏

王曰。齊請以宋地封涇陽君。

正義曰。涇陽君。秦王弟。名悝也。涇陽。雍州縣也。齊蘇子告秦共伐宋。以封涇陽君。然齊假設此策。以

救蘇。秦必不受。秦非不利有齊而得宋地也。

正義曰。齊言秦相親共伐宋。秦得宋地。又得齊事。秦

然秦不信齊及蘇代。恐爲不成也。

不信齊王與蘇子也。今齊魏不和。如此其甚。則齊

不欺秦。秦信齊。齊秦合。涇陽君有宋地。非魏之利也。故王不如

東蘇子。秦必疑齊而不信蘇子矣。齊秦不合。天下無變。伐齊之

形成矣。於是出蘇代代之。宋善待之。齊伐宋。宋急。蘇代乃還

燕昭王書曰。

正義曰。此書爲宋說燕。令莫助齊梁。

夫列在萬乘而寄質於齊。正義曰。燕前有

名卑而權輕。奉萬乘助齊伐宋。民勞而實費。夫破宋。殘楚。淮北

齊伐宋急ハ、余有丁日、傳中ヲ按ズルニ前ニ宋ヲ舉ケルト言ヒ、此ニ宋急ト言フ者、何ソヤ、齊表ニ據レバ、此段是ナリ、前段必誤ル。



肥大注正義云云、札記是益一齊也、下ニ移ス、云各本肥大ノ下ニ係リ、讀ル、今移正ス。

齊紫敗素也而買十倍、黃份曰、齊紫ハモト敗素ナリ、而價十倍ス、此正ニ敗ナリ、齊國困弊ナリ、意ナリ、齊國困弊ナリ、敗素ハ川ナシト雖モ齊紫ニ染ムレバ、則售ル價ナ重クス、智者亦チ譽ケ、敗チ轉シ功ト爲ス、正ニ此ニ類スルナリ。

莫若挑霸而尊之ハ、方苞曰、挑戰ト同義ナリ、與起シテ而之チ翻弄スルナリ。

肥大正義曰、更以淮北之地加於齊都。是強萬乘之國。而齊總并之。是益一齊。齊讎疆而國害。此三者皆國之

大敗也。然且王行之者將以取信於齊也。齊加不信於王而忌

燕愈甚。是王之計過矣。夫以宋加之淮北疆萬乘之國也。而齊

并之。是益一齊也。北夷方七百里。索隱曰、謂山戎北狄附齊者。○正義曰、齊桓公伐山戎令支、斬孤竹而南歸、海濱諸侯莫不來服。

加之以魯衛疆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二齊也。夫一

齊之疆。燕猶狼顧而不能支。今以三齊臨燕。其禍必大矣。雖然

智者舉事。因禍爲福。轉敗爲功。齊紫敗素也。徐廣曰、取敗素染以爲紫。○正義曰、齊君好紫。故齊俗尙之。取惡素染爲紫。其價十倍。貴於錦。喻齊雖有大名。而國中以困弊也。韓子云、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當時五素不得一紫。公患之。管仲曰、君欲止之。何不試勿衣也。公謂左右曰、惡紫臭。公語三日。而賈十倍。索隱曰、謂紫色價貴於帛十倍。而本是敗素。以喻齊雖有大名。而其國中困弊也。越王句

踐棲於會稽。復殘疆吳而霸天下。此皆因禍爲福。轉敗爲功者

也。今王若欲因禍爲福。轉敗爲功。則莫若挑霸齊而尊之。正義曰、挑田鳥反。執持也。

使使盟於周室。焚秦符曰。正義曰、符徵兆也。其大上計破秦。其次必

長賓之。索隱曰、長如字。賓音撥。○正義曰、大好上計策破秦。次計長擯弄關西。秦挾賓以待破。秦王必患之。

秦五世伐諸侯。今爲齊下。秦王之志苟得窮齊。不憚以國爲功。

然則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言說秦王曰。燕趙破宋肥齊。尊之爲

之下者。燕趙非利之也。燕趙不利而勢爲之者。以不信秦王也。

然則王何不使可信者接收燕趙。令涇陽君高陵君。徐廣曰、馮翊高陵縣。○索隱曰、二人秦王母弟也。高陵君名顯。涇陽君名悝。先於燕趙。秦有變。因以爲質。則燕趙信秦。秦

爲西帝。燕爲北帝。趙爲中帝。立三帝以令於天下。韓魏不聽。則

秦伐之。齊不聽。則燕趙伐之。天下孰敢不聽。天下服聽。因驅韓



魏以伐齊曰必反宋地歸楚淮北反宋地歸楚淮北燕趙之所利也。竝立三帝燕趙之所願也。夫實得所利尊得所願燕趙弄齊如脫躡矣。今不收燕趙齊霸必成諸侯贊齊而王不從是國伐也。諸侯贊齊而王從之是名卑也。今收燕趙國安而名尊不收燕趙國危而名卑。夫去尊安而取危卑智者不為也。秦王聞若說必若刺心然則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苦言說秦秦必取齊必伐矣。夫取秦厚交也。伐齊正利也。尊厚交務正利聖王之事也。燕昭王善其書曰先人嘗有德蘇氏子之之亂而蘇氏去燕燕欲報仇於齊非蘇氏莫可乃召蘇代復善待之與謀伐齊竟破齊。滑王出走久之秦召燕王燕王欲往蘇代約燕王曰楚得

自此至末文甚明快

徐廣曰巴郡有枳縣燕昭王三十三年秦拔楚郡○正義曰枳支是反今涪州城在秦枳縣在江南西陵在黃州

齊得宋而國

亡。

正義曰年表云齊滑王三十八年滅宋四十年五國共擊滑王王走莒

齊楚不得以有枳宋而事秦者何

也則有功者秦之深讎也秦取天下非行義也暴也秦之行暴

正告天下

索隱曰正告謂顯然而告天下

告楚曰蜀地之甲乘船浮於汶

眉貧反○索隱曰即江所

出之乘夏水而下江

索隱曰夏音暇謂夏潦之水盛漲時也

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乘船

出於巴

索隱曰巴水名與漢水相近○正義曰巴嶺山在梁州南一百九十里周地志云南渡老子水登巴嶺山南回記大江之南是古巴國因以名山

乘夏

水而下漢四日而至五渚

戰國策曰秦與荆人戰大破荆襲郢取洞庭五渚然則五渚在洞庭○索隱曰五渚五處洲也劉氏以為

不及謀勇士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

索隱曰易曰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無不利秦王言我今伐楚必當捷獲

智者

也○正義曰隼

王乃欲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遠乎楚王為是故十

若今之鵠也

也○正義曰隼

出於巴注正義記大江、札記云、記字當ニ誤ナ



其不盡絲ハ、蓋份曰盡  
蘇ハ、韓氏ヲ殺シ、蘇役  
シ以備ヲ爲スチ首フ、  
國發動スルノ意ナリ。

我下軹道南陽ハ、錢大  
師曰、道ハ地名ニ非ズ、  
軹積ニ下タルノ後、道  
ナ南陽ニ取ルナリ、  
ミ、徐廣曰、南陽ノ軹道ヲ  
以テ之ニ當ツ、因ト誤  
ル、司馬貞曰、道ヲ行  
ト爲ス、亦非ナリ。  
封冀ハ、陸深曰、封ハ  
當ニ函谷ヲ封ズルノ封  
ノ如クナルベシ、注非  
ナリ。

宿胥之口注正磯淇水、  
札記淇口ニ作ル、云フ  
水徑淇水注ニ依テ改  
ム、清淇口ハ、清淇口ニ  
作ル、云フ官水清、各  
本背ニ誤ス。

爲木人以寫寡人、札記  
云、寫ハ乃寫字ノ誤、  
魯古ノ象字、燕策象ニ  
作ル。

七年事秦。秦正告韓曰。我起乎少曲。索隱曰。地名。近宜陽也。○正義曰。在懷州河陽縣西北。解在范睢傳。

日而斷大行。正義曰。太行山。羊腸坂道北過韓上黨也。我起乎宜陽而觸平陽。正義曰。宜陽平陽皆韓大都也。

隔河。一日而莫不盡絲。索隱曰。音搖搖動也。我離兩周而觸鄭。正義曰。離。歷也。歷。二周而東觸新鄭。

州韓國。五日而國舉。索隱曰。離如字。謂屯兵以離二周也。西都拔矣。韓氏以爲然。故

事秦。秦正告魏曰。我舉安邑。塞女戟。韓氏太原卷。正義曰。卷。軌免反。劉伯莊云。太原當

爲太行卷。我下軹道南陽封冀。徐廣曰。緱陵有軹道亭。河東皮氏有冀亭也。○索隱曰。女戟。地名。在太行山之西。劉氏卷音軌免反。

又音丘。權反。按舉安邑。塞女戟。及下韓氏。韓國宜陽也。太原。縣名。魏地不至太原。亦無別名。太

道亭。非魏之境。蓋誤。南陽。即河內也。封封陵也。冀。冀邑也。皆在魏境。故徐廣引河東皮氏有冀亭是也。

包兩周。徐廣曰。張儀云。下河東取成。包。兩周。一阜也。○正義曰。兩周。王城及

乘夏水。浮輕舟。彊弩在前。鈇戈在後。徐廣曰。鈇。由冉反。○正義曰。決。劉伯莊云。音四。廉反。利也。

榮口。魏無大梁。索隱曰。榮澤之口與今汴河口通。其水深可以灌大梁。故云無大梁也。決白馬之口。魏無外

黃濟陽。索隱曰。白馬河津。在東郡。決其流以灌外黃濟陽也。○正義曰。故黃城。在曹州考城縣東二十四里。濟陽故城。在曹州冤胸縣西南三十五里。決宿

胥之口。徐廣曰。紀年云。魏救山塞集胥口。○正義曰。淇水出衛州淇縣界之淇水。東至梨陽入河。魏志云。武帝於青淇口東。因宿胥故瀆。開白溝道。清淇二水入焉。○索隱曰。紀年作胥。蓋亦津。

魏無虛頓丘。徐廣曰。秦始皇五年。取魏酸棗。燕虛長平。○索隱曰。虛頓丘。地名。與酸棗相近。○正義曰。虛。謂殷墟。今相

州所理是頓丘故城。在魏州頓丘縣東北二十里。括地志云。二國地時屬魏。

陸攻則擊河內。水攻則滅大梁。魏氏以爲然。故事秦。秦欲攻安邑。恐齊救之。則以宋委於齊。曰。宋王

無道。爲木人以寫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得安邑。塞女戟。因以破宋。爲齊

罪。索隱曰。秦令齊滅宋。仍以破宋爲齊之罪名。秦欲攻韓。恐天下救之。則以齊委於天下。

曰。齊王四與寡人約。四欺寡人。必率天下以攻寡人者三。有齊

無。秦有。秦無。齊必伐之。必亡之。已得宜陽少曲。致蘭石。因以破



重楚ハ正義是ナリ。  
塞陘注正義古言ハ、  
札記古語ニ作ル、云フ  
官本圖各本百ニ誤ル。

趙得講於魏ハ、札記趙  
ナレニ作ル、云フ考證  
策ニ據テ改ム、雜志說  
同ジ。  
兵傷於譙石、札記云、  
北宋本譙ヲ離ニ作ル、  
索隱本遇而上而字アリ。

則割魏不爲割ハ、札記  
云、不上當ニ魏字ヲ置  
テメシ、策有リ。

令言如循環云云ハ、李  
光耀曰、如循環ハ、其窮  
リナク結ヲ致スベカラ  
ザルヲ言フ、如刺蜚ハ、  
易キニ喻フルナリ、從  
ハ蟲ノ名。

西河之外上雒之地三川  
晉國之禍三晉之半ハ、  
方苞曰、西河上雒三川、  
皆秦ノ并ス所ノ三晉ノ  
地ナリ、晉國ノ秦禍ヲ  
被ル、幾ンド三晉ノ半  
ヲ失亡スルナリ。  
燕趙之秦者ハ、方苞曰、  
之秦ハ、使テ秦ニ奉メ  
ル者ヲ謂フ。

齊爲天下罪。秦欲攻魏。重楚。

索隱曰。重猶附也。尊也。正義曰。畏楚救魏。

則以南陽委於

楚曰。

正義曰。南陽。鄧州地。本韓地也。韓先事秦。今楚取南陽。故言與韓且絕矣。

寡人固與韓且絕矣。殘均陵。塞

鄢郢。

徐廣曰。鄢。江夏鄢縣。均一作灼。鄢音盲。○索隱曰。均陵在南陽。今之均州。鄢縣名在江夏。○正義曰。均州故城在隨州西南五十里。蓋均陵也。又申州羅山縣。本漢鄢縣。申州有平清關。蓋古官縣之阨塞。

苟利於楚。寡人如自有之。魏弄與國而合於秦。因

以塞鄢郢爲楚罪。兵困於林中。

徐廣曰。河南范陵有林鄉。

重燕趙。以膠東委於

燕。以濟西委於趙。趙得講於魏。至公子延。因犀首屬行而攻趙。

索隱曰。講。和也。解也。秦與魏和也。至當爲質。謂以公子延爲質也。犀首者。公孫衍也。本魏將。因之以屬軍行。行音胡。郎反。謂連兵相續也。

兵傷於譙石。遇

敗於陽馬。

索隱曰。譙石。陽馬。並趙之地名。非縣邑也。

而重魏。則以葉蔡委於魏。已得講於

趙。則割魏不爲割。困則使太后弟穰侯爲和。嬴則兼欺舅與母。

索隱曰。穰。猶勝也。舅。穰侯魏冉也。母。太后也。

適燕者曰以膠東。索隱曰。適音宅。適者。賣也。下同。

適趙者曰以濟

西。適魏者曰以葉蔡。適楚者曰以塞鄢郢。適齊者曰以宋。此必

令言如循環。用兵如刺蜚。母不能制。舅不能約。龍賈之戰。

魏襄王五年。

年。秦敗我龍賈軍。

岸門之戰。

韓宣惠王十九年。秦大破我岸門。

封陵之戰。

魏哀王十六年。秦敗我封陵。秦之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

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西河之外。上雒之地。三川。晉國之禍。

三晉之半。秦禍如此其大也。

索隱曰。以言西河之外。上雒之地。及三川晉國。皆是秦與魏戰之處。秦兵禍敗我三晉之半。是秦禍

如此其大者。而燕趙之秦者。皆以爭事秦說其主。

索隱曰。燕趙之人往秦者。謂游說之士。此臣

之所大患也。燕昭王不行。蘇代復重於燕。燕使約諸侯從親。如

蘇秦時。或從或不。而天下由此宗蘇氏之從約。代厲皆以壽死。

名顯諸侯。



太史公曰。蘇秦兄弟三人。皆游說諸侯。以顯名。

索隱曰。誰允南以為蘇氏兄弟五人更有

蘇辟蘇鶴。典略亦同其說。蓋按蘇氏譜云然也。

其術長於權變。而蘇秦被反間以死。天下共笑

之。諱學其術。然世言蘇秦多異。異時事有類之者。皆附之蘇秦。

夫蘇秦起閭閻。連六國從親。此其智有過人者。吾故列其行事。

次其時序。毋令獨蒙惡聲焉。

索隱述贊曰。季子周人師事鬼谷。揣摩既就。陰符伏讀。合從離衡。佩印者六。天王除道家。人扶服賢哉。代厲繼榮黨族。

蘇子古史曰。秦強而諸侯弱。游談之士為橫者。易為功。而為從者難。為力。然而從成則諸侯利。而秦病。橫成則秦帝。而諸侯虜。要之二者皆出於權譎。而從為愈。歟。蘇秦本說秦為橫。不合而激於燕趙。甘心於所難。為之期年。而歃血於洹水之上。可不謂能乎。然口血未乾。犀首一出。而齊趙背盟。從約皆破。蓋諸侯異心。譬如連雞。不能俱棲。勢固然矣。而太史公以為約書入秦。秦人為之閉函谷者十五年。此說客之浮語。而太史公信之過矣。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九終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

張儀列傳第十

張儀者。魏人也。

呂氏春秋曰。儀。魏氏餘子。○索隱曰。晉有大夫張老。又河東有西張城。張氏為魏人。必也。而呂覽以為魏氏餘子。則蓋魏之支庶也。又書

略說以餘子謂之季子也。○正義曰。傳云。晉有公族。餘子公行。杜預云。皆官卿之嫡。以為公族大夫。餘子。嫡子之母弟也。公行。庶子。掌公戎行也。藝文志云。張子十篇。在縱橫流。始

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蘇秦自以不及張儀。張儀已學

而游說諸侯。

索隱曰。說音稅。

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璧。門下意張儀。

曰。儀貧。無行。必此盜相君之璧。共執張儀。掠笞數百。不服。釋之。

釋音釋。○索隱曰。古釋字。

其妻曰嘻。

索隱曰。音僖。鄭玄曰。嘻。悲恨之聲。

子母讀書游說。安得此辱乎。

張儀謂其妻曰。視吾舌尚在。不。其妻笑曰。舌在也。儀曰。足矣。蘇



然恐秦之攻諸侯收約後  
負ハ、方苞曰約ヲ收ル  
ノ後、己レ諸侯ノ責ヲ  
負フヲ恐ルナリ。

因而數讓之ハ、數讓共  
ニ責ナリ、札記云、宋  
臣數音朔、非ナリ。讓  
テ之ヲ數ムルニ王命ヲ  
以テスノ數ノ如シ、是  
蘇秦傳ニ、所謂張儀ヲ  
激怒シ、之ヲ秦ニ入ル  
者ナリ。

秦已說趙王而得相約從親。索隱曰。從。音足容反。然恐秦之攻諸侯。敗約後。負念莫可。使用於秦者。乃使人微感張儀。曰。子始與蘇秦善。今秦已當路。子何不往游。以求通子之願。張儀於是之趙。上謁求見蘇秦。蘇秦乃誡門下人。不為通。又使不得去者數日。已而見之。坐之堂下。賜僕妾之食。因而數讓之。曰。索隱曰。按謂數設詞而讓之。讓亦責也。數音朔。以子之材能。乃自令困辱至此。吾寧不能言而富貴。子不足收也。謝去之。張儀之來也。自以為故人。求益反見辱。怒。念諸侯莫可事。獨秦能苦趙。乃遂入秦。蘇秦已而告其舍人。曰。張儀天下賢士。吾殆弗如也。今吾幸先用。而能用秦柄者。獨張儀可耳。然貧。無因以進。吾恐其樂小利而不遂。故召辱之以激其意。子為

我陰奉之。乃言趙王發金幣車馬。使人微隨張儀。與同宿舍。稍近就之。奉以車馬金錢。所欲用。為取給。而弗告。張儀遂得以見秦惠王。惠王以為客卿。與謀伐諸侯。蘇秦之舍人乃辭去。張儀曰。賴子得顯。方且報德。何故去也。舍人曰。臣非知君。知君乃蘇君。蘇君憂秦伐趙。敗從約。以為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感怒君。使臣陰奉給君資。盡蘇君之計謀。今君已用。請歸報。張儀曰。嗟乎。此吾在術中。而不悟。吾不及蘇君明矣。吾又新用。安能謀趙乎。為吾謝蘇君。蘇君之時。儀何敢言。且蘇君在。儀寧渠能乎。渠音詎。○索隱曰。古。張儀既相。秦為文檄告楚相。曰。徐廣曰。檄一作咫尺之檄。○索隱曰。王劭按春秋後語云。檄前楚相區聲答張儀。文二尺檄。許慎云。檄二尺書也。始吾從若飲。我不盜而璧。若答我。若善

為文檄注徐廣咫尺ハ、  
札記北宋本毛本ニ從ヒ  
尺一ニ作ル。



直蜀相攻擊注正義王自  
取前案之札記云、王  
上當二劉字ヲ重メ、  
滅巴對二郡、札記取宜  
與巴焉ニ作ル、云フ考  
證華陽國志ニ據テ改  
ム石鏡縣、札記石鏡縣  
ニ作ル、云フ考證唐志  
ニ據テ改ム。

斜谷之口注正義洛州維  
氏縣、札記維氏縣ニ作  
ル、云フ考證唐志ニ據  
テ改ム。

楚臨南鄭注正義今、札  
記今ニ作ル、云官本ニ  
依ル。

從楚魏之地ハ、或曰行  
文ナリ、削ルベシ。

守汝國。我顧且盜而城。苴蜀相攻擊。

徐廣曰。譙周曰。益州天苴讀爲芭黎之芭。音與巴相近。以爲今之巴郡。○

索隱曰。直音巴。謂巴蜀之夷自相攻擊也。今作苴者。按巴苴。草名。今論巴遂誤作苴也。或巴人巴郡。本因芭苴得名。所以其字遂以苴爲巴也。註引天直。卽巴直也。譙周。蜀人也。知天苴之音讀爲芭。按芭。卽織木茸。所以爲葦籬也。今江南亦謂葦籬曰芭。○正義曰。華陽國志云。昔蜀王封其弟子漢中。號曰直侯。因命其邑曰直。直侯與巴王爲好。巴與蜀爲讎。故蜀王怒伐直。直奔巴。求救於秦。秦遣張儀從石牛道伐蜀。王自葭萌禦之。敗績。走至武陽。爲秦軍所害。秦遂滅蜀。因滅巴。蜀二郡。括地志云。直侯都葭萌。今利州益昌縣五十里。葭萌故城是。蜀侯都益州。巴子都江州。在都之北。又峽州界也。各來告急於秦。秦惠王欲發兵。

以伐蜀。以爲道險狹難至。而韓又來侵秦。秦惠王欲先伐韓。後

伐蜀。恐不利。欲先伐蜀。恐韓襲秦之敝。猶豫未能決。司馬錯與

張儀爭論於惠王之前。索隱曰。錯音七各反。又音七故反。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

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儀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斜谷之口。

徐廣曰。一作尋。成阜鞏縣有尋口。○索隱曰。尋。斜聲相近。故其名惑也。戰國策作鞏鞏氏之口。亦其地相近也。斜谷。地名。○正義曰。括地志云。溫泉水。卽尋源出洛州鞏縣西南四十里。注

水經云。鄠城水。出北山。鄠溪。又有故鄠城。在鞏縣西南五十八里。按洛州維氏縣東南四十里。與鄠溪相近之地。當屯雷之道。正義曰。屯雷。潞州縣也。道。卽太行羊腸。

魏絕南陽。正義曰。南陽。懷州也。是當屯雷之道。今魏絕斷壞羊腸。韓上黨之路也。楚臨南鄭。正義曰。是寒阪道也。

今楚兵臨鄠南。寒輿輟鄠口。斷韓南陽之兵也。秦攻新城宜陽。索隱曰。新城。當在河南伊闕之左右。○正義曰。洛州福昌縣也。以臨二

周之郊。誅周王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能救。九鼎寶器必

出。據九鼎。案圖籍。挾天子。以令於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

也。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翟之倫也。敝兵勞衆。不足以成名。得

其地。不足以爲利。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

天下之朝市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翟。去王業遠矣。索隱曰。王音于放反。

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彊兵者。務富其

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地小民貧。故



精兵不傷衆ハ、繕ハ左  
傳甲兵ヲ繕スルノ繕ト  
同ジ、治ナリ、注非ナ  
リ。  
利盡西海ハ、注説明カ  
ナラズ、蓋西海ヲ謂フ  
ナリ、漢池ハ方五百里、  
旁ノ平地肥饒數千里ア  
リ、楚頃襄王ノ時、莊  
蹻ヲ遣テ之ヲ定ム。

臣請論其故ハ、札記論  
ヲ謂ニ作リ、索隱論者  
亦謂者ニ作ル、云フ索  
隱本謂各本論ニ作ル、  
雜志云、秦策新序並ニ  
謂ニ作ル。  
齊韓之與國也ハ、田汝  
成曰、齊字恐ラクハ衍  
ナリ、當ニ韓周之與國  
也ト云ハシ。

卒起兵伐蜀ハ、錢大昕  
曰、秦本紀及ビ年表ヲ  
按ズルニ、蜀ヲ伐ツハ  
乃惠王後九年ノ事ナ  
リ、此傳惠王十年以前  
ニ敘ス、則誤テ以テ前  
九年ノ事ト爲スナリ。

公子華ハ、札記云、六  
國表系ニ作ル。

臣願先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國也。而戎翟之長也。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羣羊。得其地。足以廣國。取其財。足以富民。索隱曰。戰國策取作得。繕兵不傷衆。而彼已服焉。正義曰。繕音膳。同。饋。具食也。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為暴。利盡西海。而天下不以為貪。索隱曰。西海謂蜀川。猶謂秦中為陸海。然也。其實西亦有海。所以云海西。○正義曰。海之言晦也。西夷晦味無知。故言海也。言利盡西方羌戎也。是我一舉而名實附也。索隱曰。名謂博其德也。實謂得土地財寶也。而又有禁暴止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所不欲危矣。臣請論其故。索隱曰。論者告也。陳也。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齊韓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正義曰。韓自知亡二周。故與周并力合謀也。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因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弗能止。

也。此臣之所謂危也。不如伐蜀。完。惠王曰善。寡人請聽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索隱曰。六國年表在惠王二十二年十月也。遂定蜀。正義曰。表云。秦惠王後九年十月擊滅之。蜀王更號為侯。而使陳莊相蜀。蜀既屬秦。秦以益彊。富厚輕諸侯。秦惠王十年。使公子華。徐廣曰。一作革。與張儀圍蒲陽。索隱曰。魏之邑名。○縣。蒲邑故城。是也。降之。儀因言秦復與魏。而使公子繇質於魏。儀因說魏王曰。秦王之遇魏甚厚。魏不可以無禮。魏因入上郡少梁。謝秦。惠王。惠王乃以張儀為相。更名少梁曰夏陽。徐廣曰。夏陽在梁山龍門。○索隱曰。夏音下。山名。亦曰大夏。禹所都。○正義曰。少梁城。同州韓城縣南二十三里。夏陽城在縣南二十里。梁山在縣東南十九里。龍門山在縣北五十里。王為王。正義曰。表云。惠王之十三年。周顯王之四十四年也。居一歲。為秦將。取陝。築上郡塞。其後二年。使與齊楚之相會齧桑東。還而免相。相魏以為秦。欲令魏



敗魏於觀津、札記云、津當二澤二作ルベシ。  
張儀復說魏王曰云云ハ、楊慎曰、首ヨリ固戰場也ニ至ル、地狹ク兵寡ク、而險ナシ、モト敗ル、其弱保ツベカラザルヲ言フ、梁南與楚ヨリ四分五裂之道也ニ至ル、一國ニ與ミセバ、而與ミセザル者攻ルヲ言フ、六國從スベカラザルノ由ヲ明ス、故ニ其下遂ニ從ノ成ラザルヲ言フ、大概從人ノ辭ト相反ス。

先事秦。而諸侯效之。魏王不肯聽儀。秦王怒。伐取魏之曲沃平周。復陰厚張儀。益甚。張儀慙。無以歸報。留魏四歲。而魏襄王卒。哀王立。張儀復說哀王。哀王不聽。於是張儀陰令秦伐魏。魏與秦戰。敗。明年齊又來。敗魏於觀津。觀音秦復欲攻魏。先敗韓。申差軍。斬首八萬。諸侯震恐。而張儀復說魏王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三十萬。地四平。諸侯四通。輻湊。無名山大川之限。從鄭至梁。二百餘里。車馳人走。不待力而至。梁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卒戍四方。守亭鄣者不下十萬。梁之地勢固。戰場也。說梁形甚真梁南與楚而不與齊。則齊攻其東。東與齊而不與趙。則趙攻其北。不合於韓。則韓攻其西。不親於楚。則楚攻其南。

據卷衍酸棗、札記云、國衍行下、燕字アリ、正魏亦有、故二燕滑州昨城縣ト云フ、傳寫之ヲ失フ。

此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且夫諸侯之爲從者。將以安社稷。尊主彊兵。顯名也。今從者一天下。約爲昆弟。刑白馬以盟。洹水之上。洹音桓以相堅也。而親昆弟。同父母。尚有爭錢財。而欲恃詐。僞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成。亦明矣。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索隱曰。河之西。即曲沃平周之邑。○正義曰。河外。即卷衍酸棗。據卷衍酸棗。卷丘權反。衍以善反。○索隱曰。卷州。燕滑州昨城縣。酸棗。屬滑州。皆黃河南地。劫衛取陽晉。正義曰。故城在曹州乘氏縣西北三十七里。則趙不南。趙不南。而梁不北。梁不北。則從道絕。從道絕。則大王之國欲毋危。不可得也。秦折韓而攻梁。索隱曰。戰國策折作挾也。韓怯於秦。秦韓爲一。梁之亾。可立而須也。此臣之所爲大王患也。爲大王計。莫如事秦。事秦則楚韓必不敢動。無楚韓之患。則大王高枕而臥。正義曰。枕針鳩反。國必



無憂矣。且夫秦之所欲弱者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如梁。楚雖有富大之名而實空虛。其卒雖多然而輕走易北不能堅戰。悉梁之兵南面而伐楚勝之必矣。割楚而益梁虧楚而適秦嫁禍安國此善事也。大王不聽臣。秦下甲士而東伐雖欲事秦不可得矣。且夫從人多奮辭而少可信。說一諸侯而成封侯是故天下之游談士莫不日夜搯腕瞋目切齒以言從之便。以說人主人主賢其辯而牽其說豈得無眩哉。臣聞之積羽沈舟羣輕折軸。衆口鑠金積毀銷骨。故願大王審定計議且賜骸骨辟魏哀王於是乃倍從約而因儀請成於秦。張儀歸復相秦三歲而魏復背秦爲從。秦攻魏取曲沃。明年魏復事秦。秦欲伐齊齊楚從

衆口鑠金ハ、皆川淇園日、金ハ堅固ノ質、倍テ以テ交ノ厚キニ比ス。

親於是張儀往相楚。楚懷王聞張儀來虛上舍而自館之曰此僻陋之國子何以教之。儀說楚王曰大王誠能聽臣閉關絕約於齊。臣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索隱曰。劉氏云。商今之商州有古商城。其西二百餘里有古於城。使秦女得爲大王箕箒之妾。秦楚娶婦嫁女長爲兄弟之國。此北弱齊而西益秦也。計無便此者。楚王大說而許之。羣臣皆賀。陳軫獨弔之。楚王怒曰寡人不興師發兵得六百里地羣臣皆賀子獨弔何也。陳軫對曰不然。以臣觀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齊秦合齊秦合則患必至矣。楚王曰有說乎。陳軫對曰夫秦之所以重楚者以其有齊也。今閉關絕約於齊則楚孤。秦奚貪夫孤國而與之商於之地六百里。張儀至秦必負王是北絕齊交西生患



詳矣。按此車ノ被ハ、説文云、車中ノ把アリ。

乃使勇士至宋借宋之符云云ハ、札記云、借宋之符ノ句、當ニ觀アルベシ、楚世家、乃勇士宋遣ヲシテ、北齊王ヲ辱カシム、齊王大ニ怒リ、楚ノ符ヲ折テ、而秦ニ合スニ作ル、則是使フ所ノ勇士、姓ハ宋名ハ遺ノミト、通鑑詳覽注云、關ヲ閉ヂ、約ヲ絶チ、信使通セズ、約故ニ宋ノ符ヲ借テ以テ造スト。

於秦也。而兩國之兵必俱至。善爲王計者。不若陰合而陽絕。於齊使人隨張儀。苟與吾地。絕齊未晚也。不與吾地。陰合謀計也。楚王曰。願陳子閉口。毋復言。以待寡人得地。乃以相印授張儀。厚賂之。於是遂閉關絕約於齊。使一將軍隨張儀。張儀至秦。詳失綏墮車。不朝三月。正義曰。詳音羊。楚王聞之曰。儀以寡人絕齊未甚耶。乃使勇士至宋。借宋之符。北罵齊王。齊王大怒。折節而下。秦秦齊之交合。張儀乃朝。謂楚使者曰。臣有奉邑六里。願以獻大王左右。楚使者曰。臣受令於王。以商於之地六百里。不聞六里。還報楚王。楚王大怒。發兵而攻秦。陳軫曰。軫可發口言乎。攻之不如割地。反以賂秦。與之并兵而攻齊。是我出地於秦。取償於

齊也。王國尚可存。楚王不聽。卒發兵而使將軍屈匄擊秦。秦齊共攻楚。斬首八萬。殺屈匄。遂取丹陽。徐廣曰。漢中之地。正義曰。今梁州也。在漢水北。楚又復益發兵而襲秦。至藍田大戰。楚大敗。於是楚割兩城以與秦平。秦要楚欲得黔中地。正義曰。要音腰也。欲以武關外易之。正義曰。即商於之地。楚王曰。不願易地。願得張儀而獻黔中地。秦王欲遣之。口弗忍言。張儀乃請行。惠王曰。彼楚王怒子之負。以商於之地。是且甘心於子。張儀曰。秦彊楚弱。臣善靳尚。尚得事楚。夫人鄭袖。袖所言皆從。且臣奉王之節使楚。楚何敢加誅。假令誅臣而爲秦得黔中之地。臣之上願。遂使楚。楚懷王至則囚張儀。將殺之。靳尚謂鄭袖曰。子亦知子之賤於王乎。鄭袖曰。何也。靳尚曰。秦

秦王甚愛張儀而不欲出之。或曰。國猶今楚拘之。秦王欲出之。作ル。



此二據レバ、則索隱ノ  
說從フベキニ似タリ、  
然ルニ二書文勢自ラ異  
ナリ、彼ヲ按テ此ナ證  
スルヲ得ズ、正義ノ說  
是ト爲ス。

聞蘇秦死云云ハ、余有  
丁曰、秦死シテ而後儀  
其說ノ行フヲ得、所謂  
蘇君在ル、儀寧活シ能  
センナル者ナリ。

雖無出甲ハ、札記云、  
雄志云、雖讀テ唯ト爲

ス、唯甲ヲ出ス無シ、  
甲ヲ出セバ、則常山ヲ  
席卷シ、而天下ノ脊ヲ  
折クナリ、席卷ハ、國  
策注ニ、之ヲ收取スル、  
席ヲ卷クノ易クシテ遠  
コス無キ如キナリ。

王甚愛張儀而不欲出之

○索隱曰、不字當作必。時張儀爲楚所囚。故必欲出之也。正義曰、秦王不欲出張儀使楚。若欲自行。今秦欲以

上庸地及美人願儀

今將以上庸之地六縣賂楚

正義曰、今房州也。

以美人聘楚。以宮

中善歌謳者爲媵。楚王重地尊秦。秦女必貴而夫人斥矣。不若

爲言而出之。於是鄭袖日夜言懷王曰。人臣各爲其主用。今地

未入秦。秦使張儀來。至重王。王未有禮而殺張儀。秦必大怒。攻

楚。妾請子母俱遷。江南毋爲秦所魚肉也。懷王後悔。赦張儀。厚

禮之如故。張儀既出未去。聞蘇秦死

○索隱曰、此時當秦惠王之後元十四年。

乃說楚王

曰。秦地半天下。兵敵四國。被險帶河。四塞以爲固。虎賁之士百

餘萬。車千乘。騎萬匹。積粟如丘山。法令既明。士卒安難樂死。主

明以嚴。將智以武。雖無出甲。席卷常山之險。必折天下之脊。

索隱

曰、常山於天下在北。有若人之背脊也。○正義曰、古之帝王多都河北河東故也。天下有後服者先亡。且夫爲從者。

無以異於驅羣羊而攻猛虎。虎之與羊不格明矣。今王不與猛

虎而與羣羊。臣竊以爲大王之計過也。凡天下疆國非秦而楚

非楚而秦。兩國交爭。其勢不兩立。大王不與秦。秦下甲據宜陽。

韓之上地不通。下河東。取成臯。韓必入臣。梁則從風而動。秦攻

楚之西。韓梁攻其北。社稷安得毋危。且夫從者聚羣弱而攻至

疆。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數舉兵。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

者。勿與挑戰。

正義曰、挑田鳥反。

粟不如者。勿與持久。夫從人飾辯虛辭。高

主之節。言其利。不言其害。卒有秦禍。

正義曰、卒忽勿反。

無及爲已。是故願

大王之孰計之。秦西有巴蜀。大船積粟。起於汶山。

正義曰、汶音混。

浮江



以下至楚三千餘里。舫船載卒。

索隱曰。舫音方。謂並兩船也。

一舫載五十人。與

三月之食。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餘里。里數雖多。然而不費。牛

馬之力。不至十日而拒扞關。

徐廣曰。巴郡魚復有扞水扞關。○索隱曰。扞關在楚之西界。復音伏。地理志。巴郡有魚復縣。○正義

曰。在夔州巴山縣界。

扞關驚。則從境以東盡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秦

領得簡明

舉甲出武關。南面而伐。則北地絕。

正義曰。楚之北境斷絕。

秦兵之攻楚也。危

難在三月之內。而楚待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此其勢不相及

也。夫待弱國之救。忘彊秦之禍。此臣所以為大王患也。大王嘗

與吳人戰。五戰而三勝。陣卒盡矣。偏守新城。存民苦矣。

索隱曰。偏音匹。連反。

此之新城。當在吳楚之間也。○正義曰。新攻得之。城未詳所在。

臣聞功大者易危。而民敝者怨上。夫守

易危之功。而逆彊秦之心。臣竊為大王危之。且夫秦之所以不

拒扞關。札記拒扞距二作。注魚復縣有扞水關。二作。云各本縣字。考證通鑑集覽注。據增刪。則從境以東。札記云。從從竟陵以東。二作。此誤。

夫待弱國之救。札記云。待當二待。下為。スベシ。上文。涉リテ誤ル。定從正。二特。二作。

兩虎相搏。注或音較。札記云。搏。モト據。二作。故。二徐音較。後人。據。二改。メ。或字。チ加。フ。誤。ル。甚。シ。

出兵函谷十五年以攻齊趙者。陰謀有合。徐廣曰。一作吞。天下之心。楚

嘗與秦構難。戰於漢中。

索隱曰。其地在秦之山南楚之西北。漢水南之地。名曰漢中也。

楚人不勝。列侯

執珪死者七十餘人。遂囚漢中。楚王大怒。興兵襲秦。戰於藍田。

此所謂兩虎相搏者也。徐廣曰。搏或音較。夫秦楚相敝。而韓魏以全制其

後。計無危於此者矣。願大王孰計之。秦下甲攻衛陽晉。必大關

天下之匈。

徐廣曰。關一作開。○索隱曰。以常山為天下脊。則此衛及陽晉。當天下背。蓋其地是秦晉齊楚之交道也。以言秦兵據陽晉。是大關天下背。則他國不得

以動。大王悉起兵以攻宋。不至數月而宋可舉。舉宋而東指。則

泗上十二諸侯。盡王之有也。索隱曰。邊近泗水之側。當戰國之時。有十二諸侯。宋邾魯莒之比也。凡天下而

以信約從親。相堅者。蘇秦封武安君。相燕。即陰與燕王謀。伐破

齊而分其地。乃詳有罪。出走入齊。齊王因受而相之。居二年而



覺齊王大怒。車裂蘇秦於市。夫以一詐偽之蘇秦。而欲經營天下。混一諸侯。索隱曰。混本一作棍。同胡本反。其不可成亦明矣。今秦與楚接境壤界。固形親之國也。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使秦太子入質於楚。楚太子入質於秦。請以秦女爲大王箕箒之妾。效萬室之都。以爲湯沐之邑。長爲昆弟之國。終身無相攻伐。臣以爲計無便於此者。於是楚王已得張儀。而重出黔中地與秦。欲許之。屈原曰。前大王見欺於張儀。張儀至。臣以爲大王烹之。今縱弗忍殺之。又聽其邪說。不可。懷王曰。許儀而得黔中。美利也。後而倍之。不可。故卒許張儀。與秦親。張儀去。楚因遂之。韓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菽而麥。民之食。大抵飯菽藿羹。一歲不收。民

飯菽藿羹ハ、羅大經曰、倒句法ナリ、札記云、

當ニ菽飯ニ作ルベシ、韓菽豆飯ニ作ル、春秋後語、亦菽飯ニ作ル。 跽跽科頭ハ、或曰、跽跽、猶下文ノ跽跽ノ如シ、徒跽ヲ謂フナリ、義科頭ト協フ。 賈限駟戟ハ、或曰、宋隱注、賈、持ト通ゼズ、劉辰翁曰、射ヲルルモ、猶駟駟シテ、死ヲ顯ミザルヲ謂フト、則此下文、駟駟ニ連テテ義ヲ爲ス。 秦馬之良、戎兵之衆ハ、札記云、上下皆馬ヲ言フ、此句難出シ、且上文曰ニ之ヲ謂フ、疑フ行ナラン。

不鑿糟糠。地不過九百里。無二歲之食。料大王之卒。悉之不過三十萬。而厮徒負養在其中矣。索隱曰。厮徒。謂裸役之賤者。負養。謂負擔以給養公家。亦賤人也。除守徼亭鄣塞。見卒不過二十萬而已矣。秦帶甲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虎賁之士。跽跽科頭。駟案。跽跽音徒俱。跳躍也。又云。偏舉一足曰跽。跽。科頭。謂不著兜鍪入敵。○索隱曰。跽又音劬。戰國策作虎擊之士。駟案言執戟奮怒而入陳也。○索隱曰。兩手捧頤而直入敵。言其勇也。又有執戟者奮怒而趨入陣也。貫頤奮戟者。至不可勝計。秦馬之良。戎兵之衆。探前跌後。蹄閒三尋。索隱曰。謂馬前足探向前。後足踏地。言馬之走勢疾也。七尺曰尋。言馬走之疾。前後蹄閒。一擲而過三尋也。騰者不可勝數。山東之士。被甲蒙胄。以會戰。秦人捐甲徒褐。以趨敵。索隱曰。徒。跽也。褐。袒也。謂袒而見肉也。左挈人頭。右挾生虜。夫秦卒與山東之卒。猶孟賁之與怯夫。以重力相壓。猶烏獲之與嬰兒。夫戰孟賁烏獲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無異垂



夫羣臣諸侯ハ、札記云、  
羣臣字當ニ諸侯ノ下ニ  
アルベシ。

千鈞之重於鳥卵之上。必無幸矣。夫羣臣諸侯。不料地之寡。而聽從人之甘言好辭。比周以相飾也。皆奮曰。聽吾計。可以彊霸天下。夫不顧社稷之長利。而聽須臾之說。誑誤人主。無過此者。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斷韓之上地。東取成臯。滎陽。則鴻臺之宮。桑林之苑。徐廣曰。桑一作栗。○索隱曰。此皆韓之宮苑。亦見戰國策。非王之有也。夫塞成臯。絕上地。則王之國分矣。先事秦則安。不事秦則危。夫造禍而求其福報。計淺而怨深。逆秦而順楚。雖欲毋凶。不可得也。故為大王計。莫如為秦。為子偽反。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韓。非以韓能彊於楚也。其地勢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秦王必喜。夫攻楚以利其地。轉禍而說秦。計無便於此者。韓王聽儀

計。張儀歸報。秦惠王封儀五邑。號曰武信君。使張儀東說齊。潛王曰。天下疆國。無過齊者。大臣父兄。殷衆富樂。然而為大王計者。皆為一時之說。不顧百世之利。從人說。大王者。必曰。齊西有疆趙。南有韓與梁。齊負海之國也。地廣民衆。兵彊士勇。雖有百秦。將無柰齊何。大王賢其說。而不計其實。夫從人朋黨。比周。莫不以從為可。臣聞之。齊與魯三戰。而魯三勝。國以危亡。隨其後。雖有戰勝之名。而有亡國之實。是何也。齊大而魯小也。今秦之與齊也。猶齊之與魯也。秦趙戰於河漳之上。再戰而趙再勝。秦戰於番吾之下。再戰又勝。秦。索隱曰。番音盤。又音婆。趙之邑也。四戰之後。趙之亡卒數十萬。邯鄲僅存。雖有戰勝之名。而國已破矣。是何也。秦彊而趙



弱。今秦楚嫁女娶婦。為昆弟之國。韓獻宜陽。梁效河外。

索隱曰。河外。河之南。

邑。若曲沃平周等也。正義曰。謂同華州地也。

趙入朝。灑池。割河閒。以事秦。

索隱曰。河漳之閒邑。割以事秦耳。正義曰。河

閒源

大王不事秦。秦驅韓梁攻齊之南地。悉趙兵。渡清河。指博關。

正義曰。博關。在博州。趙兵從貝州度黃河。指博關。則深河南臨菑即墨危矣。

臨菑即墨。非王之有也。國一日見攻。

雖欲事秦。不可得也。是故願大王孰計之也。齊王曰。齊僻陋。隱

居東海之上。未嘗聞社稷之長利也。乃許張儀。張儀去。西說趙

王曰。敝邑秦王使使臣效愚計於大王。大王收率天下。以賓秦。

秦兵不敢出函谷關十五年。大王之威行於山東。敝邑恐懼。懾

伏。繕甲厲兵。飾車騎。

正義曰。飾音敕。

習馳射。力田積粟。守四封之內。愁居

懾處。不敢動搖。唯大王有意督過之也。

索隱曰。督者。正其事而責之。督過。是深責其過也。

今以

大王之力。舉巴蜀。并漢中。包兩周。遷九鼎。守白馬之津。秦雖僻

遠。然而心忿。含怒之日久矣。今秦有敝甲凋兵。軍於灑池。願渡

河。踰漳。據番吾。會邯鄲之下。願以甲子合戰。以正殷紂之事。敬

使使臣先聞。右右。凡大王之所信。為從者。恃蘇秦。蘇秦惑諸

侯。以是為非。以非為是。欲反齊國。而自令車裂於市。夫天下之

不可一亦明矣。今楚與秦為昆弟之國。而韓梁稱為東藩之臣。

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臂也。夫斷右臂而與人鬪。失其黨。

而孤居。求欲毋危。豈可得乎。今秦發三將軍。其一軍塞午道。

索隱曰。

曰。此午道。當在趙之東齊之西也。午道。地名也。鄭玄云。一縱一橫為午。謂交道也。

告齊。使興師。渡清河。軍於邯鄲之

東。一軍軍成臯。驅韓梁軍於河外。

正義曰。河外。開鄭滑州北臨河。

一軍軍於灑池。



趙服必四分其地ハ、札記云、服當ニ破ト爲スベシ、趙策破趙ニ作ル。

奉祀之日ハ、札記云、北宋本、毛本、奉祭祀ニ作ル。

作爲金斗、斗ハ銚子ノ異稱ノ如キ者、銅鑿ノ類ヲ以テ之ヲ造ル。

約四國爲一。以攻趙。趙服必四分其地。是故不敢匿意。隱情先以聞於左右。臣竊爲大王計。莫如與秦王遇於澠池。面相見而口相結。請案兵無攻。願大王之定計。趙王曰。先王之時。奉陽君專權擅勢。蔽欺先王。獨擅縮事。寡人居屬。師傅不與國謀計。先王弄羣臣。寡人年幼。奉祀之日。新心固竊疑焉。以爲一從不事秦。非國之長利也。乃且願變心易慮。割地謝前。過以事秦。方將約車趨行。適聞使者之明詔。趙王許張儀。張儀乃去。北之燕。說燕昭王曰。大王之所親莫如趙。昔趙襄子嘗以其姊爲代王妻。欲并代。約與代王遇於句注之塞。正義曰。句注山在代州也。上音勾。乃令工人作爲金斗。長其尾。索隱曰。斗音主。凡方者爲斗。若安長柄則名爲科。音主。尾即斗之柄。其形若刀者是也。令可以擊人。與代

趙王之狼戾、札記復戾ニ作ル、フ各本復、狼ニ爲ス、今改ムト、復ハ脫文ニ隨從セザルナリ。

王飲。陰告廚人曰。卽酒酣樂進熱啜。索隱曰。音昌悅反。謂熱而啜之。是羹也。下云廚人進樹。樹謂羹汁。故名汁。曰。對左氏傳公羊傳云。羊羹不樹。是也。反斗以擊之。正義曰。反卽倒斗柄擊也。於是酒酣樂進熱啜。廚人進斟。因反斗以擊代王。殺之。王腦塗地。其姊聞之。因摩笄以自刺。故至今有摩笄之山。圖案。笄。婦人之首飾。如今象牙插。○正義曰。笄。今簪也。摩笄山。在蔚州飛狐縣。代王之亡。天下莫不聞。夫趙王之狼戾無親。大王之所明見。且以趙王爲可親乎。趙興兵攻燕。再圍燕都。而劫大王。大王割十城以謝。今趙王已入朝澠池。效河閒以事秦。今大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正義曰。並在易州界。非大王之有也。且今時趙之於秦。猶郡縣也。不敢妄舉師以攻伐。今王事秦。秦王必喜。趙不敢妄動。是西有彊秦之援。而南無齊趙之患。是故願大王



孰計之。燕王曰：寡人蠻夷僻處，雖大男子，裁在音如嬰兒，言不足，以采正計。今上客幸教之，請西面而事秦。獻恆山之尾五城。索隱曰：尾猶末也。謂獻恆山之東五城以與秦。燕王聽儀，儀歸報。未至咸陽，而秦惠王卒。武王立。武王自為太子時，不說張儀。及即位，羣臣多讒張儀，曰：無信左右，賣國以取容。秦必復用之，恐為天下笑。諸侯聞張儀有卻武王，皆畔，衡復合從。秦武王元年，羣臣日夜惡張儀，未已。而齊讓又至，張儀懼誅，乃因謂秦武王曰：儀有愚計，願效之。王曰：奈何？對曰：為秦社稷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得地也。今聞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興師伐之。故儀願乞其不肖之身之梁，齊必興師而伐梁，梁齊之兵連於城下，而不能相去。王

一九八

入儀之梁，札記云：儀字衍，齊策內之梁，二作，內即入。舍人馮喜之楚，注案，梁本作齊，誤。札記云：齊古通，齊二作。

以其閒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毋伐，以臨周。祭器必出。索隱曰：凡王者大祭祀，必陳設文物，軒車、彝器等，因謂此為祭器也。挾天子案圖籍，此王業也。秦王以為然，乃具革車三十乘，入儀之梁。齊果興師伐之。梁哀王恐，張儀曰：王勿患也，請令罷齊兵。乃使其舍人馮喜之楚。索隱曰：此與戰國策同，舊本作喜，誤也。借使之齊。謂齊王曰：王甚憎張儀，雖然，亦厚矣。王之託儀於秦也。齊王曰：寡人憎儀，儀之所在，必興師伐之。何以託儀？對曰：是乃王之託儀也。夫儀之出也，固與秦王約，曰：為王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得地。今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興師伐之。故儀願乞其不肖之身之梁，齊必興師伐之。齊梁之兵連於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閒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無伐，以

一九九



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案圖籍此王業也秦王以為然故具革車三十乘而入之梁也今儀入梁王果伐之是王內罷國而外伐與國索隱曰謂齊之伐梁也梁之與齊先相許與約從為鄰故云與國也廣鄰敵以內自臨而信儀於秦王也此臣之所謂託儀也齊王曰善乃使解兵張儀相魏一歲卒於魏也索隱曰年表云張儀以安王十年卒紀年云梁哀王九年五月卒

陳軫者游說之士與張儀俱事秦惠王皆貴重爭寵張儀惡陳軫於秦王曰軫重幣輕使秦楚之間將為國交也今楚不加善於秦而善軫者軫自為厚而為王薄也且軫欲去秦而之楚王胡不聽乎王謂陳軫曰吾聞子欲去秦之楚有之乎軫曰然王曰儀之言果信矣軫曰非獨儀知之也行道之士盡知之矣昔

陳軫者游說之士云云  
凌稚隆曰起首已  
明軫之志曰而之楚  
游說之士曰曰廣鄰  
廣鄰李牧諸傳皆句下  
此又一例ナリ

今軫不忠其君ハ、札記  
云、今ハ疑フ令字ノ誤  
ナラシ

子胥忠於其君而天下爭以為臣曾參孝於其親而天下願以為子故賣僕妾不出閭巷而售者良僕妾也出婦嫁於鄉曲者良婦也今軫不忠其君楚亦何以軫為忠乎忠且見弄軫不之楚何歸乎王以其言為然遂善待之居秦期年秦惠王終相張儀而陳軫奔楚楚未之重也而使陳軫使於秦過梁欲見犀首犀首謝弗見軫曰吾為事來公不見軫軫將行不得待索隱曰軫我故來欲有救汝之事何不相見異日犀首見之陳軫曰公何好飲也犀首曰無事也曰吾請令公鑿事可乎索隱曰鑿一聽反鑿者飽也謂欲令其多事曰柰何曰田需約諸侯從親索隱曰需時為魏相楚王疑之未信也公謂於王曰臣與燕趙之王有故數使人來曰無事何不相見願謁行於王王雖許公公



怒而不聽其事ハ、皆川  
淇園曰其事ハ、田需從  
親ノ事ヲ聞フナリ。

請毋多車。以車三十乘。可陳之於庭。明言之。燕趙客聞之。馳車告其王。使人迎犀首。楚王聞之。大怒。曰。田需與寡人約。而犀首之。燕趙。是欺我也。怒而不聽其事。齊聞犀首之北。使人以事委焉。犀首遂行。三國相事。皆斷於犀首。軫遂至秦。韓魏相攻。暮年不解。秦惠王欲救之。問於左右。左右或曰。救之便。或曰。勿救便。惠王未能爲之決。陳軫適至。秦惠王曰。子去寡人之楚。亦思寡人不。陳軫對曰。王聞夫越人莊烏乎。王曰。不聞。曰。越人莊烏仕楚。執珪。有頃而病。楚王曰。烏故。越之鄙細人也。今仕楚。執珪。貴富矣。亦思越不。中謝。索隱曰。謂侍御之官也。對曰。凡人之思故。在其病也。彼思越。則越聲。不思越。則楚聲。使人往聽之。猶尙越聲也。今

中謝。札記云。北宋本。下三之士二字アリ。

願子爲子主計之餘ハ、  
蓋汾曰。宜シク餘字ナ  
句トスヘシ。其主ノ爲  
ニ之ヲ計ルノ餘。即我  
ガ爲ニ之ヲ計ルヲ言  
フ。譯言シテ其君ヲ先  
ニシ。後秦ニ及フナリ。  
軫故ニ曰。臣ガ主王ト  
異ナルナシト。

臣雖弄逐之楚。豈能無秦聲哉。惠王曰。善。今韓魏相攻。暮年不解。或謂寡人救之便。或曰。勿救便。索隱曰。此張儀等計策。寡人不能決。願子爲子主計之。索隱曰。子指陳軫也。子主謂楚王也。餘爲寡人計之。陳軫對曰。亦嘗有以夫。卞莊子刺虎。聞於王者乎。索隱曰。戰國策作館莊子。館謂逆旅舍。其人字莊子。或作卞莊子。莊子欲刺虎。館豎子止之。曰。兩虎方且食牛。食甘必爭。爭則必鬪。鬪則大者傷。小者死。從傷而刺之。一舉必有雙虎之名。卞莊子以爲然。立須之。有頃。兩虎果鬪。大者傷。小者死。莊子從傷者而刺之。一舉果有雙虎之功。今韓魏相攻。暮年不解。是必大國傷。小國亡。從傷而伐之。一舉必有兩實。此猶莊子刺虎之類也。臣主與王何異也。索隱曰。臣主謂軫之主楚王也。王。秦惠王。以言我主與王俱宜待韓魏之斃而擊之。亦無以異也。惠王曰。善。卒弗救。大



國果傷。小國亡。秦興兵而伐。大尅之。此陳軫之計也。

犀首者。魏之陰晉人也。

司馬彪曰。犀首。魏官名。若今虎牙將軍。

名衍。姓公孫氏。與張儀

不善。張儀爲秦之魏。魏王相張儀。犀首弗利。故令人謂韓公叔

曰。張儀已合秦魏矣。其言曰。

正義曰。此張儀合秦魏之辭也。

魏攻南陽。秦攻三川。

魏王所以賢張子者。欲得韓地也。且韓之南陽已舉矣。子何不

少委焉。以爲衍功。則秦魏之交可錯矣。

索隱曰。錯音措。錯。停止也。

然則魏必圖

秦而弄儀。收韓而相衍。公叔以爲便。因委之犀首。以爲功。果相

魏。張儀去。

徐廣曰。復相秦。

義渠君朝於魏。犀首聞張儀復相秦。害之。犀

首乃謂義渠君曰。道遠不得復過。

索隱曰。音文。言義渠道遠。自今已後不復得更過相見也。

請謁事

情。

索隱曰。謂欲以秦之緩急告語之也。

曰。中國無事。

索隱曰。謂山東諸侯。齊魏之六國。○正義曰。中國。謂關外六國。無事。不共攻秦。

秦得

二〇五

燒撥焚杆。

徐廣曰。一孤切。○索隱曰。撥音都。活反。謂焚燒而侵掠也。焚杆音煩。烏。謂焚蹂而牽制也。戰國策有云。且燒燔獲君之國。是說其事也。

君之

國有事。

索隱曰。謂山東諸國共伐秦也。

秦將輕使重幣事君之國。

索隱曰。謂秦求親義渠君也。○正義曰。有事。謂

六國攻秦。秦若被攻伐。則必輕使重幣。事義渠之國。欲令相助。犀首此言。令義渠君勿援秦也。

其後五國伐秦。

索隱曰。按表。秦惠王後元七年。楚魏齊韓

趙五國共攻秦。是其事者也。

會陳軫謂秦王曰。義渠君者。蠻夷之賢君也。不如

賂之以撫其志。秦王曰。善。乃以文繡千純。

索隱曰。凡絲綿布帛等。一段爲一純。音屯。

婦女

百人。遺義渠君。義渠君致羣臣而謀曰。此公孫衍所謂邪。

索隱曰。謂

上文犀首云。君之國有事。秦將輕使重幣。事君之國。故云公孫衍之所謂。因趙兵襲秦。以傷張儀也。

乃起兵襲秦。大敗秦人李伯

之下。

索隱曰。謂義渠破秦軍於李伯之下。則李伯人名或邑號。戰國策伯作帛。

張儀已卒之後。犀首入相秦。嘗

佩五國之相印。爲約長。

索隱曰。犀首後相五國。或從或橫。常爲約長。

太史公曰。三晉多權變之士。夫言從衡彊秦者。大抵皆三晉之

君之國ハ、王維曰、  
機撥焚杆ニ連ナル、當  
ニ設テ下句ニ屬スベカ  
ラズ。

大敗秦人李伯之下、札  
記云、中統游本、人ナ  
入ニ作ル、索隱ト合ス。



人也。夫張儀之行事甚於蘇秦。然世惡蘇秦者。以其先死。而儀振暴其短。以扶其說。索隱曰。暴音步卜反。振謂振揚而暴露其短。扶謂說彼之非。成我之是。扶會己之說辭也。成其衡道。

索隱曰。張儀說六國使連衡而事秦。故云成其衡道。然山東地形從長。蘇秦相六國。令從親而賓秦也。關西地形衡長。張儀相六國。令破其從而連秦之衡。故蘇為合從。張為連衡也。

要之此兩人。真傾危之士哉。

索隱述贊曰。儀未遭時。頻被因辱。及相秦惠。先韓後蜀。連衡齊魏。傾危誑惑。陳軫挾權。犀首騁欲。如何三晉。繼有斯德。

蘇子古史曰。戰國之為縱橫者。皆傾危反覆之士也。然而污賤無恥。莫如張儀。而其成功莫如儀之多。儀之未信於楚也。辭而之晉。謂懷王曰。王無求於晉國乎。王曰。黃金珠璣犀象。楚產也。吾何求於晉。儀曰。王獨不好色耳。周鄭之女。粉白墨黑。立於衢闕。不知而見者。以為神也。王獨不好色耳。王說資之珠玉而遺之。南后鄭袖聞而憂之。奉之以千金。儀將行。謂王曰。天下關閉不通。未知見日也。願王觴臣。中飲儀請王召所便習。王召鄭袖。儀見之。跪請罪曰。儀行天下。未嘗見人如此其美也。而儀言得美人。是欺王也。王與后大喜。而儀言得行。儀之所以求用者。其術至此。此所以言必信而功多也。可不悲乎。

黃震曰。蘇秦之說六國為六國也。張儀之說六國為秦也。欺詐諸侯。如侮嬰兒。雖均之。拚闔而儀又秦之罪人矣。然儀之入秦。蘇秦實使之。雖欲止秦兵於一時。而卒以伐從約於異日。智者不為也。夫儀秦友也。儀始謁蘇秦。以故人求益也。秦不以情告儀。使其

謀六國以緩秦兵。而直以權詭激之入秦。自貽後患。何耶。將儀之多詐。不可告以情。抑秦自以不及儀。與之共謀六國。慮軋已耶。夫縱橫之士。固不可以常情槩之也。董份曰。觀太史公贊語中。頗亦有與蘇而抑儀者。蓋蘇起閭閻匹夫。當秦方盛時。遂能聯六國之心。并用其師。以遏方彊之敵。此其勢甚有難者。今觀其說詞。亦有跨歷天下。驅役列國。控禦彊秦之氣。可謂奇絕矣。方天下畏秦。從勢且解。儀倚秦之力。乘將解之勢。比于蘇固獨易者。而其辭亦不如蘇之精嚴。微覺力緩。茅坤曰。蘇秦張儀二傳。并戰國縱橫游說之詞。適以傾亂人國。本不足觀。特其詞言利處。則諱其害。言得處。則蔽其失。亦自有奪躍人處。要之同自陰符中出。凌約言曰。蘇秦欲六國合從以擯秦。則言其彊。張儀欲六國為橫以事秦。則言其弱。然而六國之王。皆從敬聽。從舉國而付之。未嘗有一語相折難者。何哉。彼皆憚于秦之勢。惟求為苟安計。故不暇自計其強弱。而或從或橫。一惟二子之是倚耳。不然六王非盡至愚者。其於土地之廣狹。人民之多寡。兵革財賦之所出。豈無一非然于衷。而何待于疎遠游客。為吾借箸而籌哉。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終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一

樗里子甘茂列傳第十一

樗里子者。名疾。秦惠王之弟也。

索隱曰。樗。木名也。音樗。高誘曰。其里有樗樹。故曰樗里。然疾居渭南陰鄉之樗里。故號曰

樗里子。又紀年則謂之樗里疾。

與惠王異母。母韓女也。樗里子滑稽多智。索隱曰。滑稽。音骨。稽音雞。鄭誕解

云。滑稽也。稽。同也。謂辯捷之人。言非若是。言是若非。謂能亂同異也。一云。滑稽。酒器。可轉注吐酒不已。以言俳優之人。出口成章。詞不窮竭。如滑稽之吐酒不已也。○正義曰。滑稽。讀為澠。水流自出。稽。計也。言其智計宣吐。如泉流出無盡。故揚雄酒賦云。鴟夷滑稽。腹大如壺。是也。顏師古云。滑稽。轉利之稱也。滑。亂也。稽。礙也。其變無甌也。一說。稽。考也。言其滑亂不可考較。秦

人號曰智囊。秦惠王八年。爵樗里子右更。索隱曰。右更。秦第十四爵名。使將而伐

曲沃。正義曰。故城在陝州。縣西南三十二里也。盡出其人。索隱曰。年表云。十一年拔魏曲沃歸其人。秦本

紀惠文王後元八年。五國共圍秦。使庶長疾與戰。修魚。斬首八萬。十一年樗里疾攻魏。焦降之。則焦與曲沃同在。十一年拔明矣。而傳云。八年拔之。不同。王劭按本紀年表及此傳。三處記秦伐國竝不同。又與紀年不合。今殆不可參考也。

滑稽多智。楊慎曰。滑稽。音骨。稽音雞。鄭誕解。人ノ言。滑稽給ニシテ。以テ。應對。對。滑稽。給。ニシテ。以。テ。ル。ナリト。滑稽。ハ。比。ス。ラ。ナリ。





秦惠王二十五年ハ、錢大昕曰、年表ヲ案ズルニ、惠王後十二年ニ在リ、此二十五年ト云フ者、前十三年ヲ并之ヲ云フ。助魏攻楚ハ、錢大昕曰、魏ハ、即秦本紀ノ庶長章ナリ。

智伯之伐仇猶注正義赤草、札記赤草ニ作ル、云ノ官本草、各本草ニ誤ス。

遺之廣車ハ、札記云、國策何非子、據ルニ、此文遺ノ下脫文アリ。

取其城地入秦。秦惠王二十五年使樗里子爲將伐趙。虜趙將軍莊豹拔蘭。正義曰蘭縣在石州。明年助魏章攻楚。敗楚將屈丐。取漢中地。秦封樗里子號爲嚴君。索隱曰。按嚴君是爵邑之號。當是封之嚴道也。秦惠王卒。太子武王立。逐張儀魏章。而以樗里子甘茂爲左右丞相。秦使甘茂攻韓。拔宜陽。使樗里子以車百乘入周。周以卒迎之。意甚敬。楚王怒。讓周以其重秦。客游騰爲周說楚王曰。索隱曰。游。姓。騰。名也。智伯之伐仇猶。許慎曰。仇猶。夷狄之國。○索隱曰。高誘注戰國策。以仇猶爲去由。韓子作仇由。地理志。臨淮有仇猶縣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并州孟縣外城俗名原仇山。亦名仇猶。夷狄之國也。韓子云。智伯欲伐猶。國道險難不通。乃鑄大鐘。遺之。載以廣車。仇猶大悅。除塗內之。赤草曼支諫曰。不可。此小所以事大。而今大以遺小。卒必隨。不可不聽。遂內之。曼支因斷殺而馳至。十九日而仇猶亡。遺之廣車。戰國策曰。智伯欲伐仇猶。遺之大鍾。載以廣車。周禮曰。廣車之卒。鄭立曰。橫陳之車。因隨之以兵。仇猶遂亡。何則無備故也。齊桓公伐蔡。號曰誅楚。其實襲蔡。今秦虎狼

名曰衛疾二句ハ、凌稚隆曰、此二句、號曰誅楚二句ト自ラ相對應ス。

之國。使樗里子以車百乘入周。周以仇猶蔡觀焉。故使長戟居前。彊弩在後。名曰衛疾。正義曰。防衛樗里子。而實囚之。且夫周豈能無憂其社稷哉。恐一旦亡國。以憂大王。楚王乃悅。秦武王卒。昭王立。樗里子又益尊重。昭王元年。樗里子將伐蒲。索隱曰。紀年云。褚里疾。圃蒲。不克。而秦惠王薨。事與此合。○正義曰。蒲故城在滑州匡城縣北十五里。卽子路作宰地。蒲守恐請胡衍。索隱曰。胡衍。人姓名也。胡衍爲蒲謂樗里子曰。公之攻蒲。爲秦乎。爲魏乎。爲魏則善矣。爲秦則不爲賴矣。賴。利也。夫衛之所以爲衛者。以蒲也。正義曰。蒲是衛國之郭衛。今伐蒲入於魏。衛必折而從之。索隱曰。戰國策云。今蒲入於秦。衛必折而入於魏。與此文相反也。魏亡西河之外。正義曰。謂同華等州。而無以取者。兵弱也。今并衛於魏。魏必彊。魏彊之日。西河之外必危矣。且秦王將觀公之事。害秦而利魏。王必罪公。樗里子曰。奈



何胡衍曰。公釋蒲勿攻。臣試爲公入言之。以德衛君。樗里子曰。善。胡衍入蒲。謂其守曰。樗里子知蒲之病矣。其言曰。必拔蒲。衍能令釋蒲勿攻。蒲守恐。因再拜曰。願以請。因效金三百斤。曰。秦兵苟退。請必言子於衛君。使子爲南面。故胡衍受金於蒲。以自賢於衛。於是遂解蒲而去。還擊皮氏。正義曰。故城在絳州龍門縣西百四十步。魏邑。皮氏未降。又去。昭王七年。樗里子卒。葬于渭南章臺之東。索隱曰。按黃圖在漢長安故城西也。曰。後百歲。是當有天子之宮夾我墓。樗里子疾室在於昭王廟西渭南陰鄉樗里。故俗謂之樗里子。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正義曰。漢長樂宮在長安縣西北十五里。未央在縣西北十四里。皆在長安故城中也。武庫正直其墓。索隱曰。直猶當也。秦人諺曰。力則任鄙。智則樗里。

甘茂者。下蔡人也。索隱曰。括地志云。下蔡縣屬汝南也。○正義曰。今潁州縣。卽州萊國。事下蔡史舉先生。索隱曰。史舉。上蔡監門者。

見而說之。使將而佐魏章。略定漢中地。惠王卒。武王立。張儀魏章去。東之魏。蜀侯輝相壯反。索隱曰。輝音暉。又音胡。昆反。秦之公子封蜀也。華陽國志作暉。壯音側。狀反。姓陳也。秦使

甘茂定蜀。還而以甘茂爲左丞相。以樗里子爲右丞相。秦武王三年。謂甘茂曰。寡人欲容車通三川。以窺周室。而寡人死不朽矣。甘茂曰。請之魏。約以伐韓。而令向壽輔行。正義曰。餉受二音。人姓名。甘茂至。謂向壽曰。子歸言之於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伐。事成。盡以爲子功。向壽歸。以告王。王迎甘茂於息壤。索隱曰。山海經啓筮云。鮫竊也。○正義曰。秦邑也。甘茂至。王問其故。對曰。宜陽。大縣也。上黨。南陽。積之久

容車通三川。戰國策以窺周室。李光緒曰。將之ヲ取ラント欲ス。而正背七ズ。故ニ寛ト曰フ。窺ハ小視ナリ。願王勿伐。田汝成曰。眞ニ伐ツナキニ非ズ。王ト盟ヲ定メント欲スルナリ。上黨南陽積之久矣。戰國策注三。二縣財賦歸之トアリ。上黨南陽



二縣ヨリ、其財賦ヲ宜  
賜ニ歸リ、之ヲ積ム久  
シト謂フナリ。  
昔曾參之處費云云ハ、  
變約言曰、此下二段ト  
作シテ看ル、先ツ曾參  
ノ事ヲ引キ、今臣ノ賢  
數句ヲ以テ之ヲ結ビ、  
既ニシテ張儀樂羊ノ事  
ヲ引キ、今臣竊旅ノ臣  
數句ヲ以テ之ヲ結ブ。

矣。索隱曰。上黨南陽並積貯日久。○正義曰。韓之北三郡積貯在河南宜陽縣之日久矣。名曰縣。其實郡也。今王倍數險行千里攻之難。正義曰。謂函谷及三輔五谷。○索隱曰。數音率庚反。昔曾參之處費。音魯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人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織自若也。頃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頃又一人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投杼下機。踰牆而走。夫以曾參之賢。與其母信之也。三人疑之。其母懼焉。今臣之賢。不若曾參。王之信臣。又不如曾參之母信曾參也。疑臣者。非特三人。臣恐大王之投杼也。始張儀西并巴蜀之地。北開西河之外。南取上庸。天下不以多張子。而以賢先王。魏文侯令樂羊將而攻中山。三年而拔之。樂羊返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

是王欺魏王而臣受公仲  
修之怨也ハ、始メ秦王  
魏ト約シテ共ニ韓ノ宜  
陽ヲ伐チ、又樗里子等  
ノ言ヲ聽テ之ヲ罷ムレ  
バ、是魏王ヲ欺クナリ、  
公仲修ハ韓ノ大夫ナ  
リ、甘茂宜陽ヲ攻ムル  
ヲ以テ、其怨ヲ受クル  
ナリ。

臣之功也。主君之力也。今臣竊旅之臣也。樗里子公孫奭二人者。索隱曰。戰國策作公孫術。○正義曰。音釋。挾韓而議之。王必聽之。是王欺魏王而臣受公仲修之怨也。王曰。寡人不聽也。請與子盟。卒使丞相甘茂將兵伐宜陽。五月而不拔。樗里子公孫奭果爭之。武王召甘茂。欲罷兵。甘茂曰。息壤在彼。正義曰。甘茂歸至息壤與秦王盟。恐後樗里子公孫奭伐韓。今二子果爭之。武王召茂欲罷兵。故甘茂云。息壤在彼邑也。王曰。有之。因大悉起兵。使甘茂擊之。斬首六萬。遂拔宜陽。韓襄王使公仲修入謝。與秦平。武王竟至周而卒於周。其弟立為昭王。索隱曰。趙系家。昭王。名稷。系本云。名側。王母宣太后。楚女也。楚懷王怨前秦。敗楚於丹陽。而韓不救。乃以兵圍韓雍氏。索隱曰。秦惠王二十六年。楚圍雍氏。至昭王七年。又圍雍氏。韓求救於秦。是再圍也。劉氏云。此是前圍雍氏。當赧王之七年。戰國策及紀年與此並不同。○正義曰。故城在洛州洛陽縣東北二十里。韓使公仲修告



公叔且以國南合於楚、札記云、公叔二字、疑フ行ナリ。

秦使向壽平宜陽云云、淺雅陸曰、此段、向壽樞里子公仲蘇代諸人、事ヲ牽引シ、甘茂秦ヲ去リ齊ニ奔ルノ故ヲ見ナス。

急於秦。秦昭王新立。太后楚人。不肯救。公仲因甘茂。茂為韓言於秦。昭王曰。公仲方有得秦救。故敢扞楚也。今雍氏圍。秦師不下。殺公仲且仰首而不朝。公叔且以國南合於楚。楚韓為一。魏氏不敢不聽。然則伐秦之形成矣。不識坐而待伐。孰與伐人之利。秦王曰善。乃下師於殺以救韓。楚兵去。秦使向壽平宜陽。而使樞里子甘茂伐魏皮氏。向壽者。宣太后外族也。而與昭王少相長。故任用。向壽如楚。徐廣曰。如一作和。楚聞秦之賢向壽。而厚事向壽。向壽為秦守宜陽。將以伐韓。韓公仲使蘇代謂向壽曰。禽困覆車。禽。禽獸得困急。猶能抵觸。傾覆人車。公破韓辱公仲。公仲收國復事秦。自以為必可以封。正義曰。公仲自以為必可得秦封。今公與楚解口地。索隱曰。解口。秦地名。近韓。今將與楚也。○正義曰。上紀買反。公向壽也。解

二二六

以困於秦、因ハ説文ニ遮避ナリ、淺雅陸曰、射カラ私徒ヲ率テ、秦ニ附ケハ、正ニ前ノ意困ノハ車ヲ覆ヘスノ意ナリ。

口猶開口得言。向壽於秦開口。則楚人必得封地也。封小令尹以杜陽。索隱曰。封楚令尹以杜陽。杜陽。秦地。今以封楚令尹。是秦楚相合也。秦楚合。復攻韓。韓必亡。韓亡。公仲且躬率其私徒。以闕於秦。闕。鳥易反。○正義曰。公仲恐韓亡。欲將私徒往宜陽。闕向壽也。願公孰慮之也。向壽曰。吾合秦楚。非以當韓也。子為壽謁之。公仲曰。正義曰。子。蘇代也。向壽恐令蘇代謁報公仲云。秦韓交可合。秦韓之交。可合也。蘇代對曰。願有謁於公。正義曰。公。向壽也。言向壽亦黨於楚。與公孫爽甘茂黨韓魏同也。人曰。賢其所以費者。費王之愛習公也。不如公孫爽。其智能公也。不如甘茂。今二人者。皆不得親於秦事。而公獨與王主斷於國者。何。彼有以失之也。索隱曰。彼。言公孫爽及甘茂也。有以失之。謂不見委任。情有所失。○正義曰。言秦王雖愛習公孫爽甘茂。秦事不親委者。為黨韓魏也。今國事獨與向壽主斷者。不知壽黨於楚。以事秦王者。以失之也。公孫爽黨於韓。而甘茂黨於魏。故王不信也。今秦楚爭疆。而公黨於楚。是與公孫爽甘茂同道也。公何以異之。



人皆言楚之善變也云云ハ、方苞曰、亡音無ナリ、向壽楚ニ黨ス、故ニ人楚善ク變ズト官ヒ、而テ壽必以テ變ズルナシト爲ス、是自ラ楚變ノ實ヲ負フナリ。

此韓之寄地也ハ、汝雅陸曰、潁川ハモト韓ノ地ニシテ、楚之ヲ取ル、故ニ寄地ト云フ。

收楚韓以安之ハ、汝雅陸曰、楚潁川ヲ歸セバ、則楚韓講ス、故ニ安ト曰フ。

正義曰。蘇氏云。向壽與公孫奭甘茂皆有黨言無異也。又一云。改異黨楚之意。人皆言楚之善變也。而公必亡之。是

自爲責也。正義曰。楚善變改不可信。若變改。向壽必亡敗。是自爲責。公不如與王謀其變也。善韓以

備楚。正義曰。令秦親韓。而備楚之變改。則向壽無患矣。如此。則無患矣。韓氏必先以國從。公孫

奭而後委國於甘茂。韓公之讎也。正義曰。韓氏必先委二人。故韓爲向壽之讎。今公言善韓

以備楚。是外舉不辟讎也。向壽曰。然。吾甚欲韓合。對曰。甘茂許

公仲以武遂。徐廣曰。秦昭王元年。予韓武遂。反宜陽之民。正義曰。武遂宜陽。本韓邑也。秦伐取之。今欲還韓。令其民得反歸居之。

今公徒收之。甚難。正義曰。蘇代言甘茂許公仲以武遂。又歸宜陽之民。今向壽徒擬收之。甚難事也。向壽曰。然則奈

何。武遂終不可得也。對曰。公奚不以秦爲韓求潁川於楚。正義曰。潁川許州也。楚侵韓潁川。蘇代令向壽以秦威重。爲韓就楚求索潁川。是親向壽。此韓之寄地也。公求而得之。是令行

於楚。而以其地德韓也。公求而不得。是韓楚之怨不解。而交走

秦也。解音已買反。○索隱曰。韓楚怨不解。二國交走向秦也。秦楚爭疆。而公徐過楚以收韓。此利

於秦。徐廣曰。過一作適。○正義曰。若二國皆事秦。公則漸說楚之過失。以收韓。此利於秦也。向壽曰。奈何。對曰。此善事

也。甘茂欲以魏取齊。公孫奭欲以韓取齊。今公取宜陽以爲功。

收楚韓以安之。而誅齊魏之罪。正義曰。言公孫奭甘茂皆欲以秦挾韓魏而取齊。今向壽取宜陽爲功。收楚韓安以事秦。

而責齊魏之罪。是公孫奭甘茂無事也。甘茂竟言秦昭

王以武遂復歸之韓。正義曰。年表云。秦昭王元年。予韓武遂也。向壽公孫奭爭之。不能得。

向壽公孫奭由此怨讒甘茂。茂懼。輟伐魏蒲阪。亡去。徐廣曰。昭王元年。擊魏皮

氏。未拔去。樽里子與魏講。罷兵。索隱曰。鄭氏云。講讀曰媾。猶和。甘茂之亡。秦奔齊。逢蘇

代。代爲齊使於秦。甘茂曰。臣得罪於秦。懼而逃。無所容跡。臣

聞貧人女與富人女會績。貧人女曰。我無以買燭。而子之燭光



幸有餘。子可分我餘光。無損子明。而得一斯便焉。今臣困而君方使秦而當路矣。茂之妻子在焉。願君以餘光振之。蘇代許諾。遂致使於秦。已因說秦王曰。甘茂非常士也。其居於秦。累世重矣。自殺塞及至鬼谷。徐廣曰。在陽城。○正義曰。三穀。在洛州永寧縣西北。其地形險易。皆明知之。彼以齊約韓魏。反以圖秦。非秦之利也。秦王曰。然則奈何。蘇代曰。王不若重其贄。厚其祿。以迎之。使彼來則置之鬼谷。正義曰。劉伯莊云。此鬼谷。關內雲陽。非陽城者也。按陽城谷時屬韓。秦不得言置之。終身勿出。秦王曰。善。即賜之上卿。以相印迎之於齊。甘茂不往。蘇代謂齊潛王曰。夫甘茂賢人也。今秦賜之上卿。以相印迎之。甘茂德王之賜。好為王臣。故辭而不往。今王何以禮之。齊王曰。善。即位之上卿而處之。索隱曰。處猶謂也。秦因復甘

區之鬼谷注正義陽城谷。札記云。官本谷上鬼字。各本脫。入。浸雅陸曰。蘇代。茂。必齊。留。知。故。此。音。非。茂。為。二。游。說。ス。ル。ニ。非。ザ。ル。ナ。リ。

以市於齊。皆川淇園曰。市。ハ。徳。ヲ。賣。ル。ナ。リ。

苟賤不廉。ハ。戰。國。策。不。廉。ハ。苛。廉。ニ。作。ル。

茂之家。以市於齊。正義曰。復音福。齊使甘茂於楚。楚懷王新與秦合婚而驩。徐廣曰。昭王二年時迎婦於楚。而秦聞甘茂在楚。使人謂楚王曰。願送甘茂於秦。楚王問於范蠡曰。徐廣曰。蠡一作蠡。○索隱曰。休緣反。又音休。輒反。戰國策一作蠡字。○正義曰。許緣反。寡人欲置相於秦。孰可。對曰。臣不足以識之。楚王曰。寡人欲相甘茂可乎。對曰。不可。夫史舉下蔡之監門也。大不為事君。小不為家室。以苟賤不廉聞於世。甘茂事之順焉。故惠王之明。武王之察。張儀之辯。而甘茂事之。取十官而無罪。茂誠賢者也。然不可相於秦。夫秦之有賢相。非楚國之利也。且王前嘗用召滑於越。徐廣曰。滑一作滑。○正義曰。召滑。內心猜詐。外則伴章恩義。而卒包藏禍心。構難於楚。戰國策云。內句章味之難。而內行章義之難。而內行章義之難。徐廣曰。一作瀨胡。○正義曰。劉伯莊云。厲門度嶺南之要路。而郡江東。正義曰。吳也。越國亂。故楚南塞厲門。



越之城皆爲楚之都邑。

計王之功所以能如此者。越國亂而楚治也。今王知用諸越而忘用諸秦。臣以王爲鉅過矣。然則王若欲置相於秦。則莫若向壽者可。夫向壽之於秦王親也。少與之同衣。長與之同車。以聽事。王必相向壽於秦。則楚國之利也。於是使使請秦相向壽於秦。秦卒相向壽。而甘茂竟不得復入秦。卒於魏。甘茂有孫曰甘羅。甘羅者甘茂孫也。茂既死後。甘羅年十二。事秦相文信侯呂不韋。索隱曰。戰國策甘羅事呂不韋爲庶子。秦始皇帝使剛成君蔡澤於燕。三年而燕王喜使太子丹入質於秦。秦使張唐往相燕。欲與燕共伐趙。以廣河閒之地。張唐謂文信侯曰。臣嘗爲秦昭王伐趙。趙怨臣。曰得唐者與百里之地。今之燕必經趙。臣不可以行。文

夫項囊ハ、札肥索隱本ニ依リ大項囊ニ作リ、注亦尊其道德、故云大項囊ニ作ル。

信侯不快。未有以彊也。甘羅曰。君侯何不快之甚也。文信侯曰。吾令剛成君蔡澤事燕。三年燕太子丹已入質矣。吾自請張卿相燕。而不肯行。索隱曰。即張唐也。卿字也。甘羅曰。臣請行之。文信侯叱曰。去。我身自請之。而不肯。女焉能行之。正義曰。女音汝。焉乙連反。甘羅曰。夫項囊生七歲爲孔子師。索隱曰。囊音託。尊其道德。故云項囊。今臣生十二歲於茲矣。君其試臣。何遽叱乎。於是甘羅見張卿曰。卿之功孰與武安君。卿曰。武安君南挫彊楚。北威燕趙。戰勝攻取。破城墮邑。不知其數。臣之功不如也。甘羅曰。應侯之用於秦也。孰與文信侯專。索隱曰。應侯范雎也。張卿曰。應侯不如文信侯專。甘羅曰。卿明知其不如文信侯專。與曰。知之。甘羅曰。應侯欲攻趙。武安君難之。去咸陽七里而立死於杜



郵。今文信侯自請卿相燕而不肯行。臣不知卿所死處矣。張唐曰。請因孺子行。令裝治行。行有日。甘羅謂文信侯曰。借臣車五乘。請為張唐先報趙。文信侯乃入言之於始皇曰。昔甘茂之孫甘羅年少耳。然名家之子孫。諸侯皆聞之。今者張唐欲稱疾不肯行。甘羅說而行之。今願先報趙。請許遣之。始皇召見。使甘羅於趙。趙襄王郊迎甘羅。甘羅說趙王曰。王聞燕太子丹入質秦。歟。曰。聞之。曰。聞張唐相燕歟。曰。聞之。燕太子丹入秦者。燕不欺秦也。張唐相燕者。秦不欺燕也。燕秦不相欺者。伐趙危矣。燕秦不相欺。無異故。欲攻趙而廣河閒。王不如齎臣五城。以廣河閒。索隱曰。齎音側奚反。一音齎。並謂割五城與臣也。請歸燕太子。與彊趙攻弱燕。趙王立自割五

二二四

二二五

城以廣河閒。秦歸燕太子。趙攻燕得上谷三十城。索隱曰。戰國策云。得三十六縣。○正義曰。上谷。今媯州也。在幽州西北。令秦有十一。索隱曰。謂以十一城與秦也。甘羅還報。秦乃封甘羅以

太史公曰云云。迨後曰。三人皆智。以稱之。重。一。八。則骨肉。以。一。八。則下。則。年。十二。之。秦。之。方。而。天下。尤。許。謀。二。趨。之。見。ル。ベ。キ。ナ。

太史公曰。樗里子以骨肉重。固其理。而秦人稱其智。故頗采焉。甘茂起。下蔡閭閻。顯名諸侯。重彊齊楚。徐廣曰。恐或疑此當云見重彊齊。誤脫一字。○正義曰。甘茂為彊齊楚所。甘羅年少。然出一奇計。聲稱後世。雖非篤行之君子。然亦戰國之策士也。方秦之彊時。天下尤趨謀詐哉。

索隱述贊曰。嚴君名疾。厥號智囊。既親且重。稱兵外攘。甘茂並相。初佐魏章。始推向壽。乃攻宜陽。甘羅妙歲。卒起張唐。蘇子古史曰。蘇秦為諸侯弱秦。而張儀為秦弱諸侯。其說猶可言也。如樗里疾。公孫奭。黨於韓。甘茂黨於魏。向壽黨於楚。皆借秦之彊。以搖動諸侯。而成其私。民生其閒。其受害可勝言乎。今世雖無戰國相傾之勢。然士居其閒。其以喜怒成敗天下事者多矣。人主誠得其情。其罪可勝誅乎。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一終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二

穰侯列傳第十二

穰侯魏冉者。秦昭王母宣太后弟也。

索隱曰。宣太后之異父長弟也。姓魏。名冉。封之穰。地理志。穰縣在南陽。宣

太后者。惠王之妃。姓。半氏。曰。半八子也。

其先楚人。姓半氏。

正義曰。半。亡爾反。

秦武王卒。無子。立其

弟為昭王。昭王母。故號為半八子。及昭王即位。半八子號為宣

太后。宣太后非武王母。武王母號曰惠文后。先武王死。

索隱曰。秦本紀云。昭

王二年。庶長壯與大臣公子為逆。皆誅。及惠文后皆不得良死。又按紀年云。秦內亂。殺其太后及公子雍。公子壯是也。

宣太后二弟。其異父

長弟曰穰侯。姓魏氏。名冉。同父弟曰半戎。為華陽君。

索隱曰。華陽。韓地。後屬秦。

半戎後。又號新城君。正義曰。彪云。華陽。亭名。在洛州密縣。又故華城。在鄭州管城縣南三十里。即此城。

而昭王同母弟曰高陵君。

爲華陽君注。應云。ハ。札記司馬彪。二作。リ。云。官本司馬。二。字。ア。リ。他本脫。スト。茅。坤。曰。華陽。君。三。人。ナ。ク。ス。ル。者。篇。末。范。曄。說。ア。昭。王。ナ。ク。信。



案隱曰。涇陽君。索隱曰。名顯。而魏冉最賢。自惠王武王時。任職用事。武

王卒。諸弟爭立。唯魏冉力為能立。昭王。昭王即位。以冉為將軍。

衛咸陽。誅季君之亂。徐廣曰。年表曰。季君為亂。誅。本紀曰。庶長壯與大臣公子謀。反伏誅。○索隱曰。按季君。即公子壯。僭立而號曰季君。穰侯

力能立昭王。為將軍。衛咸陽。誅季君及惠文后。故本紀言伏誅。又云。及惠文后皆不得良死。蓋謂惠文后時。黨公子壯欲立之。及壯誅而太后憂死。故云不得良死。亦史諱之也。又逐武王后。出之魏。亦事勢然也。

而逐武王后。出之魏。昭王諸兄弟不善者。皆滅之。威振

秦國。昭王少。宣太后自治。任魏冉為政。昭王七年。穰里子死。而

使涇陽君質於齊。趙人樓緩來相秦。趙不利。乃使仇液之秦。索隱曰。戰國策作仇郝。蓋是一人而記別也。○正義曰。音亦。姓名。

請以魏冉為秦相。仇液將行。其客宋公謂

液曰。秦不聽公。樓緩必怨公。公不若謂樓緩曰。請為

公毋急秦。秦王見趙請相。魏冉之不急。且不聽公。公言而事不

二二九

魏冉故德公矣。故。原。冉。為。二。來。ル。冉。モ。ト。自。ラ。之。子。德。ト。ス。ル。子。官。ナリ。

成。以德。樓子。事成。魏冉故德公矣。於是仇液從之。而秦果免樓

緩。而魏冉相秦。欲誅呂禮。禮出奔齊。昭王十四年。魏冉舉白起

使代向壽將而攻韓魏。敗之伊闕。斬首二十四萬。虜魏將公孫

喜。明年。又取楚之宛葉。魏冉謝病。免相。以客卿壽燭為相。其明

年。燭免。復相冉。乃封魏冉於穰。復益封陶。徐廣曰。一作陰。○索隱曰。陶。即定陶也。徐廣云。作陰。陶陰。

東方四百里。拔魏之河內。取城大小六十餘。昭王十九年。秦稱

西帝。齊稱東帝。月餘。呂禮來。而齊秦各復歸帝為王。魏冉復相

秦。六歲而免。免二歲。復相秦。四歲。而使白起拔楚之郢。秦置南

郡。乃封白起為武安君。白起者穰侯之所任舉也。相善。於是穰

呂禮來。案本紀。呂禮。來。自。歸。ス。ニ。作。ル。

白起者穰侯之所任舉也。ハ。浸。雅。陸。曰。前。既。ハ。魏。冉。白。起。ヲ。舉。グ。韓。魏。



ナ攻メ、楚ノ宛葉ヲ取  
ルト言ヒ、此又再白起  
ナシテ、楚ノ郢ヲ拔カ  
シムト言ヒ、而之ヲ結  
テ白起ハ穰侯ノ任舉ス  
ル所ナリト曰フ、楚テ  
白起ノ功、皆穰侯ニ本  
ナクナ見ルノミ。

臣以爲衛趙可法ノ旁  
注、此臣衛大臣所稱ハ、  
國ル、臣ハ、魏ノ長吏  
自ヲ稱スルナリ。

此臣之所聞於魏也ハ、  
董份曰、臣聞ヨリ必見  
欺ニ至ル、皆須賈魏ノ  
長吏ノ言ヲ述ブ、故ニ  
之ヲ結テ此臣ノ魏ニ聞  
ク所ナリト曰フ、其魏  
ニ聞ク所ノ言此ノ如シ  
ト言フナリ、詞意極テ  
明カ、宋隱大ニ譏ル。  
願君王之以是慮事也ハ  
穰侯ヲ指ス、下文賈  
君ト稱ス、王子ノ行ヲ  
譏スベシ。

七仞之城注爾雅曰ハ、  
札紀云、引ク所ノ文、  
小爾雅ニ見ユ。

侯之富富於王室。昭王三十二年。穰侯爲相國。將兵攻魏。走芒  
卯。上莫卯反。徐廣曰。魏惠王五年。與韓會宅陽。宅陽。一  
下陌他反。入北宅。名北宅。括地志云。宅陽故城在鄭州滎陽縣西南十七里。遂

圍大梁。梁大夫須賈說穰侯曰。臣聞魏之長吏謂魏王曰。昔梁  
惠王伐趙。戰勝三梁。徐廣曰。田完世家云。魏伐趙。趙不利。  
戰於南梁。○索隱曰。三梁。卽南梁也。拔邯鄲。趙氏不

割。而邯鄲復歸。齊人攻衛。拔故國。殺子良。索隱曰。衛之故國。蓋楚丘也。  
下文故地亦同謂楚丘也。戰  
國策。衛字皆作燕。子  
良。作子之。恐非也。衛人不割。而故地復反。衛趙之所以國全。兵勁。

而地不并於諸侯者。以其能忍難。而重出地也。宋中山數伐割  
地。而國隨以亡。臣以爲衛趙可法。而宋中山可爲戒也。秦貪戾

之國也。而母親蠶食魏氏。又盡晉國。索隱曰。河西河東河內。並是魏地。卽  
故晉國。今言秦蠶食魏地。盡晉國之  
地。戰勝暴子。徐廣曰。韓  
將暴禽。割八縣。地未畢入。兵復出矣。夫秦何厭之

二三〇

有哉。今又走芒卯。入北宅。此非敢攻梁也。且劫王以求多割地。  
王必勿聽也。今王背楚趙而講秦。索隱曰。  
講和也。楚趙怒而去。王與王  
爭事。秦必受之。秦挾楚趙之兵。以復攻梁。則國求無亡。不可  
得也。願王之必無講也。王若欲講。少割而有質。不然。必見欺。索  
隱曰。謂與秦欲講。少割地而求  
秦質。子恐不然。必被秦欺也。此臣之所聞於魏也。索隱曰。須賈說穰侯言。魏謂人  
梁王若少割而求質。必是欺我。  
即聞魏見。願君王之以是慮事也。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此言幸之  
不可數也。夫戰勝暴子。割八縣。此非兵力之精也。又非計之工  
也。天幸爲多矣。今又走芒卯。入北宅。以攻大梁。是以天幸自爲  
常也。智者不然。臣聞魏氏悉其百縣勝甲以上。成大梁。臣以爲  
不下三十萬。以三十萬之衆。守梁七仞之城。爾雅曰。四尺謂之  
仞。倍仞謂之尋。臣以



陶邑必亡、正義ノ説  
從フベシ。

爲湯武復生。不易攻也。夫輕背楚趙之兵。陵七仞之城。戰三十萬之衆。而志必舉之。臣以爲自天地始分。以至于今。未嘗有者也。攻而不拔。秦兵必罷。陶邑必亡。索隱曰。陶一作魏。言秦前攻得魏之城邑。秦罷則亡而還於魏也。○正義曰。定陶近大梁。穰侯攻梁兵疲。定陶必爲魏代。則前功必弃矣。今魏氏方疑。可以少割收也。索隱曰。魏氏方疑。可以少割地而收魏也。願君速楚趙之兵。未至於梁。亟以少割收魏。魏方疑。而得以少割爲利。必欲之。則君得所欲矣。楚趙怒於魏之先已也。必爭事秦。從以此散。索隱曰。楚趙怒魏之與秦講。皆爭事秦。是東方從國於是解散也。○正義曰。從足松反。而君後擇焉。且君之得地。豈必以兵哉。割晉國。秦兵不攻。而魏必效絳安邑。又爲陶開兩道。索隱曰。穰侯封陶。魏效絳與安邑。是得河東地。言從秦適陶。開河西河東之兩道。○正義曰。穰侯封定陶。故宋及單父。是陶之南道也。魏之安邑及絳。是陶北道。幾盡故宋。索隱曰。上音所。此時宋已滅。是秦將盡得宋地也。衛必效

乃謂梁國ハ、浸種陸日、  
須買利害ヲ剖析スル  
處、諸ヲ掌ニ指ス如シ、  
梁ノ爲ニ説客ト作ルト  
雖モ、實ハ穰侯ノ爲ニ  
謀ルナリ、故ヲ以テ竟  
ニ梁ノ國ヲ罷ム。

臣竊必之云云ハ、札記  
云、索隱ノ解ノ如キ、  
此四字當ニ下ニ連テ文  
ヲ爲スベシ、正義之ヲ  
中斷ス、是ニ非ズ。

單父。秦兵可全。而君制之。何索而不得。何爲而不成。願君熟慮之。而無行危。索隱曰。言莫行。陶梁之危事。穰侯曰。善。乃罷梁圍。正義曰。表云。魏安釐王二年。秦軍大梁城。韓來救。與秦溫以和也。明年。魏背秦。與齊從親。秦使穰侯伐魏。斬首四萬。走魏將暴鳶。得魏三縣。穰侯益封。明年。穰侯與白起客卿胡陽復攻趙韓魏。破芒卯於華陽下。斬首十萬。取魏之卷。丘權反。蔡陽。長社。趙氏觀津。且與趙觀津。益趙以兵。伐齊。索隱曰。既得觀津。仍令趙伐齊。而秦又以兵益助趙也。齊襄王懼。使蘇代爲齊陰遺穰侯書曰。臣聞往來者言曰。秦將益趙甲四萬。以伐齊。臣竊必之。弊邑之王曰。索隱曰。告齊王言秦必定不益兵以助趙。○正義曰。臣蘇代也。必知秦與趙甲四萬以伐齊。王謂齊王也。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以伐齊。是何也。夫三晉之相與也。秦之深讎也。百相背也。



百相欺也。不為不信。不為無行。今破齊以肥趙。趙秦之深讎。不利於秦。此一也。秦之謀者必曰。破齊弊晉楚。正義曰。今晉楚伐齊。而後制晉楚之勝。夫齊罷國也。以天下攻齊。如以千鈞之弩。決潰而後制晉楚之勝。夫齊罷國也。以天下攻齊。如以千鈞之弩。決潰。兵則晉楚為制於秦。齊恐不走。秦必走晉楚。此三也。秦割齊以啖晉楚。晉楚案之。以兵秦反受敵。此四也。是晉楚以秦謀齊。以齊謀秦也。何晉楚之智。而秦齊之愚。此五也。故得安邑。以善事之。亦必無患矣。秦有安邑。韓氏必無上黨矣。取天下之腸胃。與出兵。而懼其不反也。孰利。臣故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以伐齊矣。於是穰侯不行。引兵而歸。

二三四

二三五

昭王三十六年。相國穰侯言。客卿竈欲伐齊。取剛壽。

徐廣曰。濟北有剛縣。○正

義曰。故剛城。在兗州。冀丘縣界。壽張。鄆州縣也。以廣其陶邑。於是魏人范雎自謂張祿先生。譏穰侯之伐齊。乃越三晉。以攻齊也。以此時奸說秦。昭王。昭王於

是用范雎。范雎言。宣太后專制。穰侯擅權於諸侯。涇陽君。高陵君之屬太侈。富於王室。於是秦王悟。乃免相國。令涇陽之屬皆出關。就封邑。穰侯出關。輜車千乘有餘。穰侯卒於陶。而因葬焉。

秦王悟。ハ、札紀秦昭王ニ作リ、云フ昭字諸本脱ス。

收陶爲郡ハ、札紀云、郡當ニ縣ニ作ル。ハ、シ。

太史公曰。穰侯。昭王親舅也。而秦所以東益地。弱諸侯。嘗稱帝於天下。天下皆西鄉稽首者。穰侯之功也。及其貴極。富溢。一夫開說。身折勢奪。而以憂死。況於羈旅之臣乎。

一穰侯嘗有此四字



索隱述贊曰。穰侯智識。應變無方。內倚太后。外輔昭王。四登相位。再列封疆。摧齊撓楚。破魏  
 圍梁。一夫開說。憂憤而亡。  
 蘇子古史曰。秦誅商君。逐穰侯。君臣皆失之矣。彼二子者。知得而不知喪。雖智能伯秦。而不  
 能免其身。蓋無足言者。而惠王以怨誅。至誣以畔逆。昭王以偏遷。冉至出。老母逐弱弟。而  
 不顧甚矣。其少恩也。彼公子虔方欲報怨。固不服為國慮矣。而范雎將毀人以自成。而至於  
 是可畏也哉。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二終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三

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

白起者。郿人也。正義曰。郿音眉。岐州縣。善用兵。事秦昭王。昭王十三年。而白

起為左庶長。將而擊韓之新城。索隱曰。在河南也。正義曰。今洛州伊闕。是歲穰侯相秦。

舉任鄙以為漢中守。其明年白起為左更。攻韓魏於伊闕。正義曰。今洛州伊闕。

洛州南十九里伊闕山號曰龍門是。斬首二十四萬。又虜其將公孫喜。拔五城。起遷為

國尉。正義曰。言太尉。涉河。取韓安邑以東到乾河。徐廣曰。音干。駟案郭璞曰。今河東聞喜縣東北有乾河口。因名。

乾河里。但有故溝。處無復水也。○索隱曰。魏以安邑入秦。然安邑以東至乾河。皆韓故地。故云取韓安邑。明年白起為大良造。攻魏。

拔之。取城小大六十一。明年起與客卿錯攻垣城。拔之。徐廣曰。河東垣縣。



後七年白起攻楚云云、錢大昕曰、年表按、昭王二十八年、在、其趙ノ光復城ヲ拔ク、即前一年ニ在リ、此後七年ト云フ、表ト異ナリ、  
燒夷陵注正義今陝州、札記陝州ニ作ル、云フ考證唐志ニ據テ改ム。

後五年白起攻趙拔光復城。索隱曰地理志不載光復城蓋屬趙國。○正義曰光復故城在澤州高平縣西二十五里也。後七年白起攻楚拔鄢鄧五城。徐廣曰昭王二十八年。○正義曰鄢鄧二邑在襄州。其明年攻楚拔鄢燒夷陵。正義曰夷陵今陝州郭下縣。遂東至竟陵。正義曰故城在鄧州長壽縣南百五十里今復州亦是其地也。楚王亡去鄢東走徙陳秦以鄢為南郡白起遷為武安君武安君因取楚定巫黔中郡昭王三十四年白起攻魏拔華陽走芒卯而虜三晉將斬首十三萬與趙將賈偃戰沈其卒二萬人於河中昭王四十三年白起攻韓陘城。正義曰陘城故城在曲沃縣西北二十里在絳州東北三十五里也。拔五城斬首五萬四十四年白起攻南陽太行道絕之。徐廣曰此南陽河內修武是也。○正義曰案南陽屬韓秦攻之則韓太行羊腸道絕矣。四十五年伐韓之野王。索隱曰地理志野王縣屬河內。○正義曰古邢國也。野王降秦上黨道絕其守馮亭與民謀曰鄭道已絕。徐廣曰河南新鄭韓之國都是也。○索隱曰長平之戰案

二三九

趙孝成王與平陽君平原君注索隱曰平陽君未詳何人錢大昕曰平陽君ハ趙豹ナリ趙世家ニ見ユ。

緱氏蘭注正義倫、札記倫ニ作ル、云フ官本倫、各本倫ニ誤ス。

趙軍長平注正義西北ノ北、札記二十二作ル、云考證郡縣志ニ據テ改ム。

曰鄭國即韓之都。在河南秦伐野王是上黨歸韓之道絕也。韓必不可得為民秦兵日進韓不能應。不如此以上黨歸趙趙若受我秦怒必攻趙趙被兵必親韓韓趙為一則可以當秦因使人報趙趙孝成王與平陽君平原君計之。索隱曰平陽君未詳何人。平陽君曰不如勿受受之禍大於所得平原君曰無故得一郡受之便趙受之因封馮亭為華陽君。正義曰常山一名華陽解在趙世家。四十六年秦攻韓緱氏蘭。徐廣曰屬潁川。○索隱曰今其地關西河別有蘭縣也。○正義曰按檢諸地記潁川無蘭括地志云洛州嵩縣本夏之綸國也在緱氏東南六十里地理志云輪氏屬潁川郡按既攻緱氏蘭二邑合相近恐輪蘭聲相似字隨音而轉作蘭。拔之四十七年秦使左庶長王齮攻韓。乾音取上黨上黨民走趙趙軍長平。徐廣曰在泚氏。○索隱曰地理志泚氏今在上黨郡也。○正義曰以按據上黨民。索隱曰謂屯兵長平以據據上黨。四月齮因攻趙趙使廉頗將趙軍士卒犯秦斥兵。索隱曰謂犯秦之斥候兵也。秦斥兵斬

二三九



趙裨將茄。索隱曰音加。裨將名。六月陷趙軍。取二鄣四尉。索隱曰。障。堡城。尉。官也。正義曰。括地志云。趙鄣故

城一名都尉城。今名趙東城。在澤州高平縣西二十五里。又有故潞城。此二城。即二鄣也。七月。趙軍築壘壁而守之。秦又

攻其壘。取二尉。敗其陣。徐廣曰。一作乘。奪西壘壁。正義曰。趙西壘。在澤州高平縣北六里。是也。即廉頗堅壁以待秦。王

乾奪趙西壘壁者。廉頗堅壁以待秦。秦數挑戰。正義曰。數音朔。挑田鳥反。趙兵不出。趙王

數以爲讓。而秦相應侯。又使人行千金於趙。爲反閒。曰。正義曰。閒。紀克反。

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子趙括將耳。廉頗易與且降矣。趙王既怒

廉頗。軍多。失亡。軍數敗。又反。堅壁不敢戰。而又聞秦反閒之言。

因使趙括代廉頗將。以擊秦。秦聞馬服子將。乃陰使武安君白

起爲上將軍。而王齕爲尉裨將。令軍中有敢泄武安君將者。斬

趙括至。則出兵擊秦軍。秦軍詳敗而走。正義曰。詳音羊。張二奇兵以劫之。

軍多失亡軍數敗ハ、札記云、下軍字疑フ上ニ初テ折ス。

趙軍逐勝ハ、勝ニ秦ズルナリ。追造秦壁注今古ノ古、札記亦ニ作ル、云フ官本亦、各本古ニ誤ス。

趙軍逐勝。追造秦壁。正義曰。秦壁一名秦壘。今古名秦長壘。壁堅拒不得入。而秦奇兵

二萬五千人。絕趙軍後。又一軍五千騎。絕趙壁閒。趙軍分而爲

二。糧道絕。而秦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壁堅守。正義曰。趙壁。今名趙東壘。

亦名趙東長壘。在澤州高平縣北五里。即趙括築壁自敗處。以待救至。秦王聞趙食道絕。王自之河內。

正義曰。時已屬秦。故發其兵。賜民爵各一級。發年十五以上。悉詣長平。索隱曰。時已屬秦。故發其兵。

遮絕趙救。及糧食。至九月。趙卒不得食。四十六日。皆內陰相

殺食。來攻秦壘。欲出。爲四隊。四五復之。不能出。其將軍趙括出

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卒四十萬人。降武安君。武

安君計曰。前秦已拔上黨。上黨民不樂爲秦而歸趙。趙卒反覆。

非盡殺之。恐爲亂。乃挾詐而盡坑殺之。遺其小者二百四十人。

盡坑殺之ノ坑、札記阮二作ル、云フ官本阮、各



本坑二作ル、下並二阮  
二作ル。遺其小者、札記云、遺  
毛本道二作ル。

武安君爲三公云云ハ、  
徐中行曰、蘇代應侯是  
忌刻人ナルヲ知ス、  
故ニ先ヅ武安ノ殺ヲ言  
ヒ、以テ其忌心ヲ動カ  
シ、然ル後民泰ト爲ル  
ナ樂マズト昔ヒ以テ其  
阻心ヲ動カス、勢破竹  
ノ如シ、邯鄲ノ固ミ安  
ン解カザルヲ得ン。  
南定鄆郢漢中注夷道、  
札記率道二作ル、云フ  
各本率ヲ夷ニ誤ル、夷  
州ヲ梁州ニ作ル、云フ  
各本梁州、或ハ襄州ニ  
誤ル、考鄆郢縣志及唐  
志ニ據テ改ム。  
周邵ハ周召ニ作ル、云  
フ官本召、各本邵ニ作  
ル。

邯鄲丘ハ、札記云、邯  
丘ハ魏ノ地、韓ノ地ニ  
非ズ、丘字衍ナリ、邯  
鄲即涇ノ借字ナリ。

割韓垣雍ノ下、札記注  
アリ、云フ集解徐廣曰、  
卷縣有垣雍城一正義、  
釋地名云、卷縣所理垣  
雍城、按今在二鄭州原武  
縣西北七里也ト、此本  
脫ス。

歸趙前後斬首虜四十五萬人。趙人大震。四十八年十月。秦復  
定上黨郡。索隱曰。秦前攻趙。已破上黨。今  
趙兵復定其郡。其餘城猶屬趙。秦分軍爲二。王齕攻皮牢。拔

之。正義曰。故城在絳  
州龍門縣西一里。司馬梗定太原。正義曰。太原。趙  
地。秦定取也。韓趙恐。使蘇代厚幣

說秦相應侯曰。武安君擒馬服子乎。曰然。又曰。卽圍邯鄲乎。曰

然。趙亡。則秦王王矣。武安君爲三公。武安君所爲。秦戰勝。攻取

者七十餘城。南定鄆郢。漢中。正義曰。鄆。在襄州夷道縣南九里。鄆。在  
荊州江陵縣東六里。漢中。今襄州之地。北擒

趙括之軍。雖周邵呂望之功。不益於此矣。今趙亡。秦王王。則武

安君必爲三公。君能爲之下乎。雖無欲爲之下。固不得已矣。秦

嘗攻韓。圍邯鄲丘。徐廣曰。平阜有邯丘。○正義曰。邯丘。今懷  
州武陵縣東南二十里。平阜縣城是也。困上黨。上黨之民

皆反爲趙。天下不樂爲秦民之日久矣。今亡趙。北地入燕。東地

入齊。南地入韓魏。則君之所得民。亡幾何人。徐廣曰。亡  
音無也。故不如因

而割之。正義曰。因。白起之  
攻。割取韓趙之地。無以爲武安君功也。於是應侯言於秦王

曰。秦兵勞。請許韓趙之割地。以和。且休士卒。王聽之。割韓垣雍

趙六城。以和。正月。皆罷兵。武安君聞之。由是與應侯有隙。其九

月。秦復發兵。使五大夫王陵攻趙邯鄲。是時武安君病。不任行。

正義曰。入  
針反。堪也。四十九年正月。陵攻邯鄲。少利。秦益發兵。佐陵。陵兵亡

五校。武安君病愈。秦王欲使武安君代陵將。武安君言曰。邯鄲

實未易攻也。且諸侯救日至。彼諸侯怨秦之日久矣。今秦雖破

長平軍。而秦卒死者過半。國內空。遠絕河山。而爭人國都。趙應

其內。諸侯攻其外。破秦兵。必矣。不可。秦王自命不行。乃使應侯



馮之陰密注正魏古陰密國、札記云、國字疑フ行ト。

武安君引劍將自刎云云ハ、凌稚陸曰、太史公、

請之。武安君終辭不肯行。遂稱病。秦王使王齕代陵將。八九月。圍邯鄲。不能拔。楚使春申君及魏公子。將兵數十萬攻秦軍。秦軍多。失亡。武安君言曰。秦不聽臣計。今如何矣。秦王聞之。怒。彊起武安君。正義曰。彊其兩反。武安君遂稱病篤。應侯請之不起。於是免武安君。爲士伍。遷之陰密。徐廣曰。屬安定。○正義曰。故城在涇州。武安君病。未能行。居三月。諸侯攻秦軍急。秦軍數卻。使者日至。秦王乃使人遣白起。不得留咸陽中。武安君既行。出咸陽西門。十至。至杜郵。索隱曰。按故咸陽城。在渭北。杜郵。今在咸陽城中。○正義曰。說文云。郵。境上行舍。道路所經過。今咸陽縣城。本秦之郵也。在雍州西北三十五里。秦昭王與應侯羣臣議曰。白起之遷。其意尙怏怏不服。有餘言。秦王乃使使者賜之劍。自裁。武安君引劍將自刎曰。我何罪于天。而至此。

二四四

武安ノ自言ヲ述ベ、以テ武安ノ罪案ヲ結ブ、禮俗傳末ノ語意ト同ジ。

皆祭祀焉注張虛捲ハ、札記云、毛本卷、說文ニ捲ハ氣勢ナリト、或ハ借テ拳ニ作ル。

但憂平原之補租ノ租ハ、札記云、毛本但ニ作ル、補租字ノ但ヲ借用スル、猶但租字ノ租ヲ借用スル如シ。

哉。良久曰。我固當死。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人。我詐而盡阮之。是足以死。遂自殺。武安君之死也。以秦昭王五十年十一月死。而非其罪。秦人憐之。鄉邑皆祭祀焉。何晏曰。白起之降趙卒。詐而乎。後亦難以重得志矣。向使衆人皆豫知降之必死。則張虛捲。猶可畏也。況於四十萬被堅執。銳哉。天下見降秦之將。頭顱似山。歸秦之衆。骸積成丘。則後日之戰。死當死耳。何衆肯服。何城肯下乎。是爲雖能。裁四十萬之命。而適足以疆天下之戰。欲以要一朝之功。而乃更堅諸侯之守。故兵進而自伐其勢。軍勝而還喪其計。何者。設使趙衆復合。馬服更生。則後日之戰。必非前日之對也。況今皆使天下爲後日乎。其所以終不敢復加兵於邯鄲者。非但憂平原之補租。患諸侯之球至也。徒諱之。而不言耳。若不悟而不諱。則母所以遠智也。可謂善戰而抽勝。長平之事。秦民之十五以上者。皆荷戟而向趙矣。秦王又親自賜民爵於河內。夫以秦之疆。而十五以上死傷過半者。此爲被趙之功小。傷秦之敗大。又何稱奇哉。若後之役戍。不豫其論者。則秦衆多矣。降者可致也。必不可致者。本自當戰。殺不當受。降詐也。戰殺雖難。降殺雖易。然降殺之爲害。禍大於劇戰也。○索隱曰。捲音拳。祖音濁。竟反。字亦作綻。球音救。

王翦者。頻陽東鄉人也。索隱曰。地理志。頻陽縣屬左馮翊。應劭曰。在頻水之陽也。○正義曰。故城在雍州東同官縣界也。少而

好兵。事秦始皇。始皇十一年。翦將攻趙閼與。破之。拔九城。



十八年。翦將攻趙歲餘。遂拔趙。趙王降。盡定趙地爲郡。明年。燕使荊軻爲賊於秦。秦王使王翦攻燕。燕王喜走遼東。翦遂定燕。而還。正義曰。秦諱楚。故云荆也。○索隱曰。賁音奔。荊兵敗。還擊魏。魏王降。遂定魏地。秦始皇既滅三晉。走燕王。而數破荊師。秦將李信者。年少。壯勇。嘗以兵數千。逐燕太子丹。至於衍水中。卒破得丹。始皇以爲賢勇。於是始皇問李信。吾欲攻取荊。於將軍度用幾何人而足。李信曰。不過用二十萬人。始皇問王翦。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王將軍老矣。何怯也。李將軍果勢壯勇。徐廣曰。勞一作新。其言是也。遂使李信及蒙恬將二十萬南伐荊。王翦言不用。因謝病歸。老於頻陽。李信攻平與。音余。○正義曰。在預東北五十四里。蒙恬

李將軍果勢壯勇。集解勞一作新。札記云。御覽二百七十四。引李果斷。二作。發長。新。斷。ト。同。ク。斤。ニ。从。ツ。テ。誤。

會城父注正義是太子建居之。札記是。使。二。作。ル。云。ア。官。本。使。各。本。是。二。誤。ル。

攻寢。徐廣曰。今固始寢丘。○索隱曰。固始縣屬淮陽。寢丘地名也。大破荊軍。信又攻鄢郢。破之。於是引兵而西。與蒙恬會城父。索隱曰。在汝南。即應鄉。○正義曰。言引兵而會城父。則是汝州郟城縣東父城者也。括地志云。汝州郟城縣東四十里有父城故城。即服虔云。城父。楚北境者也。又許州葉縣東北四十五里亦有父城故城。即杜預云。襄城城父縣者也。此二城。父城之名耳。服虔城父。是誤也。左傳及注水經云。楚大城城父。是太子建居之。十三州志云。太子建所居城父。謂今亳州城父是也。此三家之說是城父之名。地理志云。潁川父城縣沛郡城父縣。據縣屬郡。其各自分。古先儒多惑。故使其名錯亂。荊人因隨之。三日三夜不頓舍。大破李信軍。入兩壁。殺七都尉。秦軍走。始皇聞之。大怒。自馳如頻陽。見謝王翦曰。寡人以不用將軍計。李信果辱秦軍。今聞荊兵日進而西。將軍雖病。獨忍弄寡人乎。王翦謝曰。老臣罷病悖亂。正義曰。罷音皮。悖音背。唯大王更擇賢將。始皇謝曰。已矣。將軍勿復言。王翦曰。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爲聽將軍計耳。於是王翦將兵六十萬人。



王翦行請美田宅園池云云ハ、後約首曰、此蓋相國多ク田宅ヲ良ヒ、以テ自汗ガスト同意、始皇ノ諸將惟王翦其終ヲ善クスルヲ得ル者、此ヲ以テナリ。

秦王但而不信人ノ但ハ、札記但ニ作リ、集解音讀ト注ス、云フ毛本但各本但ニ誤ス、說文祖ハ翦ナリ、又注但一作翦ノ聲ハ但一作粗ト爲ス。

始皇自送，至灞上。王翦行，請美田宅園池甚衆。始皇曰：將軍行矣，何憂貧乎？王翦曰：爲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嚮，臣亦及時以請園池，爲子孫業耳。始皇大笑。王翦既至關，使使還請善田者五輩。徐廣曰：善一作蓄。○索隱曰：謂使者五度請也。或曰：將軍之乞貸亦已甚矣。王翦曰：不然。夫秦王但而不信人。徐廣曰：但一作疑。今空秦國甲士而專委於我。徐廣曰：專亦作搏。又作割。我不多請田宅，爲子孫業，以自堅。顧令秦王坐而疑我邪？王翦果代李信擊荊，荊聞王翦益軍而來，乃悉國中兵以拒秦。王翦至，堅壁而守之，不肯戰。荊兵數出挑戰，終不出。王翦日休士，洗沐而善飲食，撫循之，親與士卒同食，久之。王翦使人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徐廣曰：超一作拔。○案漢書云：甘延壽投石拔距絕。

於等倫。張晏曰：范蠡兵法飛石重十二斤，爲幾發行三百步，延壽有力能以手投之，拔距超距也。○索隱曰：超距猶跳躍也。於是王翦曰：士卒可用矣。荊數挑戰，而秦不出，乃引而東。翦因舉兵追之，令壯士擊大破荊軍，至靳南。正義曰：徐州縣也。殺其將軍項燕，荊兵遂敗走。秦因乘勝略定荊地城邑，歲餘虜荊王負芻，竟平荊地，爲郡縣。因南征百越之君，而王翦子王賁與李信破定燕齊地。秦始皇二十六年，盡并天下。王氏蒙氏功爲多，名施於後世。秦二世之時，王翦及其子賁皆已死，而又滅蒙氏。陳勝之反秦，秦使王翦之孫王離擊趙，圍趙王及張耳鉅鹿城。正義曰：今邢州平鄉縣城。本秦鉅鹿郡城也。或曰：王離，秦之名將也。今將彊秦之兵，攻新造之趙，舉之必矣。客曰：不然。夫爲將三世者必敗，必敗者何也？以其所殺伐多矣，其後受其不祥。



今王離已三世將矣。居無何，項羽救趙，擊秦軍，果虜王離。王離軍遂降諸侯。

太史公曰：鄙語云：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白起料敵合變，出奇無窮，聲震天下。然不能救患於應侯，王翦為秦將，夷六國。當是時，翦為宿將，始皇師之。然不能輔秦建德，固其根本，偷合取容，以至劫身。徐廣曰：物音沒。及孫王離為項羽所虜，不亦宜乎？彼各有所短也。

索隱述贊曰：白起王翦俱善用兵，遞為秦將，拔齊破荆，趙任馬服長平，遂坑楚，陷李信，霸上卒行，黃離繼出，三代無名。

蘇子古史曰：予讀太史公白起傳，秦之再攻邯鄲也，起與范雎有怨，稱病不行，以亡其軀，慨然歎曰：起以武夫無所屈信，而困於游談之士，使起勉強一行，兵未必敗，而免於死矣。及覽戰國策，觀起自陳成敗之蹟，乃知邯鄲法不可再攻，而起非特以怨不行，蓋為之流涕也。趙充國征西羌，守便宜，不肯奉詔出兵，辛武賢雖兵出有功，充國竟為漢宣明其非是，武賢怨之至骨，雖不能害充國，而卒陷其子卬，嗚呼！循道而不阿，自古而難之歟。○王翦與始皇議滅楚，非六十萬不行，予始疑其過，及觀田單與趙奢論兵，乃知老將之言不妄也。趙以齊田

單為相，單語趙奢曰：吾非不說將軍之兵法，所不服者，將軍之用衆也。帝王之兵不過三萬，而天下服矣。今將軍必負十萬二十萬而後用之，使民不得耕作，糧食輓負，不可給也。奢曰：君非徒不達兵，又不明時勢矣。夫吳干之劍，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盤匱，薄之柱上而擊之，則絕為三質之石上而擊之，則碎為百。今以三萬之衆而應強國之兵，是薄柱擊石之類也。且夫劍之為用，無脊之厚則鋒不入，無脾之薄則刃不斷。無鈎罕鐔蒙須之便，操其刃而刺，則未入而手斷。今君無十萬二十萬之衆，以為鈎罕鐔蒙須之便，焉能以三萬行于天下乎？古者四海萬國，城大不過三百丈，人雖多無過三千家，則以三萬拒之足矣。今取古萬國分為戰國七，兵能具數十萬，食能支數歲，千丈之城，萬家之邑，相望也。君奈何以三萬衆攻之，田單喟然歎息曰：單未至也。由此觀之，攻千里之國，毀百年之業，不乘大隙，非大衆不可。彼決機兩陳之閒，為一日成敗之計，乃可以少擊衆耳。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三終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四

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

索隱曰按序傳孟嘗君第十四而此傳爲第十五蓋後人差降之矣

真德秀曰孟荀傳旁及諸子而兼乎議論傳之變體也

楊慎曰孟子傳與伯夷傳書法略相似先敘孟子而以騶衍形之則孔孟之不合於時者其道從可知矣又舉孔孟伯夷豈有意阿世苟合者則騶子之見符禮于諸侯者其道又從可知矣其曰騶子倘有牛鼎之意乎語不露而意雋永最文字之妙者此法惟韓子得之

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  
孟軻騶人也

索隱曰軻音苦何反又苦賀反鄒魯地名又云鄒人徒鄒故也○正義曰軻字子輿爲齊卿鄒兗州縣

受業子思之

注索隱曰按序傳云云、札記云、今ノ序傳、今本ノ次序ト同シ、漢書明馬遷傳亦同シ。



梁惠王不果所言、札記云、廣雅二果、信ナリ。

退而與萬章之徒注索隱云云、錢大昕曰、公明高、孟氏ノ弟子ニ非ズ、廣韻難安ヲ以テ孟子ノ門人ト爲ス、其說亦此ニ類ス。

必先驗小物云云、此下三段、當ニ先字推字ヲ看ルベシ、必先驗小物ヨリ無垠ニ至リ、至小ヨリ之ヲ至大ニ推スナリ、先序今以上ヨリ不可考而原ニ至ル、今ヨリ之ヲ推シ、遠古ニ至ルナリ、先列中國ヨリ所不能睹ニ至ル、近キヨリ之ヲ極遠ニ推スナリ、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大竝世盛衰ハ、方苞曰、大當ニ及ニ作ルベシ、傳寫誤ルナリ、蓋先ノ戰國以上黃帝ニ至ル事ノ、學者共ニ稱述スル所ト爲ル者ヲ序シ、然ル後竝世ノ盛衰ニ及ブナリ、術述ト同ジ、載其職祥度制ハ、職モ亦詳ナリ。

門人。索隱曰、王劭以人爲衍字、則以軻親受業孔伋之門也、今言門人者、乃受業於子思之弟子也。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

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闕於事情。

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彊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

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

衡、以攻伐爲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

退而與萬章之徒。索隱曰、孟子有萬章、公明高等。蓋並軻之門人也、萬、姓、章、名。序詩書、述仲尼之意、

作孟子七篇。其後有騶子之屬、齊有三騶子、其前騶忌、以鼓琴

干威王、因及國政、封爲成侯、而受相印。先孟子、其次騶衍、後孟

子、騶衍覩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尙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

庶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

言。其語闕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今以

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大竝世盛衰。竝音蒲浪反。○索隱曰、言其大體隨代盛衰、觀時而說事。因載

其職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

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

外人之所不能覩、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

符應若茲、以爲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

分耳。索隱曰、桓寬王充竝以衍之所言迂怪虛妄、焚惑六國之君、因納其異說、所謂匹夫而焚惑諸侯者也。中國名曰赤縣神州、

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中國外

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索隱曰、裨音

也。九州之外、更有大瀛海、故知此裨是裨海、小海也。且將有裨將、亦是小義也。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

是裨海也。且將有裨將、亦是小義也。

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

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

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中國外

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



始也。蓋耳ハ、方苞曰、始メ汎濫ニシテ、端涯ナキノ詞ヲ爲シ、以テ人聽テ動カスヲ言フノミ、錢大昕曰、索隱ノ說非ナリ、上下ノ文義ナリ、カニスルニ、行ノ要スルニ仁義節儉ニ歸スルノミト謂フニ似タリ、司馬相如傳云、相如虛濫ノ說多シト雖モ、然ニ其要歸之ヲ節儉ニ引クト、語意正ニ相類ス。

世與仲尼菜色陳蔡云云ハ、董份曰、此前行禮セラルルヲ言フ、其術能ク列國諸侯ヲ動かシ孔孟ノ困阨ト同ジカラザルヲ言フ、然ルニ孔

孟此ニ此ヲ爲ザルナリ、故ニ又伯夷衛靈公惡ノ事ヲ引キ、孔孟困阨トト雖モ、而モ世ニ阿リ、苟モ容レラレ、以テ尊禮ヲ取ルヲ肯セザルヲ見ハス、其論甚正シ。

持方柄欲内圓鑿ハ、柄ハ方柄、柄ナリ、木端ナリ、鑿ニ入ルル物ナリ、鑿ハ穴ナリ、四角ノ木端ヲ以テ、圓キ孔ニ入レントセバ、圓鑿シテ入ラザルヲ謂フ。餅牛車下、札記餅ヲ飯ニ作ル。

乃爲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其術皆此類也。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耳。索隱曰。濫。卽濫觴。是江原之初始。故此文意以濫爲初也。謂衍之術。言君臣上下六親之際。行事之所施所治。皆可以爲後代之宗本。故云濫耳。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索隱曰。懼音劬。謂衍之術皆動人心。見者莫不懼然駐想。又內心雷願而已化之。欲從其術也。化者是異常聞而異術也。其後不能行之。是以騶子重於齊。適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徹席。索隱曰。按字林云。徹音疋。結反。韋昭音敷。茂反。張揖三蒼訓詁云。徹。拂也。謂側行而衣徹席爲敬。不敢正坐當賓主之禮也。如燕。昭王擁彗先驅。索隱曰。彗。帚也。謂爲之掃地。以衣袂擁帚而卻行。恐塵埃之及長者。所以爲敬也。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正義曰。碣石宮。在幽州。碣縣西三十里。寧臺之東。身親往師之。作主運。索隱曰。劉向別錄云。其游諸侯。見尊禮如此。豈與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於齊梁。同乎哉。

長太息哉。故武王以仁義伐紂而王。伯夷餓不食周粟。衛靈公問陳而孔子不答。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太王去邠。索隱曰。孟子大王去邠。是軻對滕文公語。今云梁惠王謀攻趙。與孟子不同。此豈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柄欲內圓鑿。其能入乎。索隱曰。方柄。是筈也。圓鑿。其孔也。謂工人斲木。以方筈而內之圓孔。不可入也。故楚詞云。以方柄而納圓鑿者。吾知其齟齬而不入也。謂戰國時仲尼孟軻以仁義干世主。猶方柄圓鑿然也。或曰。伊尹負鼎而勉湯。以王。百里奚飭牛車下。而繆公用霸。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騶衍其言雖不軌。儻亦有牛鼎之意乎。索隱曰。呂氏春秋云。滷牛之鼎。不可以烹雞。是其有牛鼎也。言衍之術。迂大。儻若大用之。是有牛鼎之意。而繆周亦云。觀太史公此論。是愛奇之甚矣。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索隱曰。按。稷。齊之城門也。或云。稷。山名。謂齊之學士集於稷門之下也。環淵。接子。古著書人之稱號也。駢音步堅反。又步經反。正義曰。慎子十卷在法家。則戰國時處士。接子二篇。田子二十五篇。齊人。游稷下。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號天口。接田二人道家。騶奭十二篇陰陽家。

史記評林卷七十四



主豈可勝道哉。

淳于髡齊人也。博聞彊記。學無所主。其諫說慕晏嬰之為人。

然而承意觀色一節在子為務。客有見髡於梁。惠王屏左右。獨坐而

再見之。終無言也。惠王怪之。以讓客。曰：子之稱淳于先生。管嬰

不及及見寡人。寡人未有得也。豈寡人不足為言邪。何故哉。客

以謂髡。髡曰：固也。吾前見王。王志在驅逐。後復見王。王志在音

聲。吾是以默然。客具以報王。王大駭曰：嗟乎。淳于先生誠聖人

也。前淳于先生之來。人有獻善馬者。寡人未及視。會先生至。後

先生之來。人有獻謳者。未及試。亦會先生來。寡人雖屏人。然私

心在彼。有之。索隱曰：謂私心實在彼馬與謳也。有之謂我實有此二事也。後淳于髡見。壹語連三日三

管嬰不及、禮記管嬰  
二作、云、禮本嬰二誤

髡曰固也云云、王登  
日、淳于髡、梁王ノ志  
ヲ知ル、是左右ニ探訊  
シテ之ヲ知ル、故ニ特  
ニ以テ王ヲ勸カシ、其  
説ヲ信ニセント欲スル  
ノミ。

夜無倦。惠王欲以卿相位待之。髡因謝去。於是送以安車駕駟。束帛加璧黃金百鎰。終身不仕。

慎到趙人。田駢接子齊人。環淵楚人。皆學黃老道德之術。因發

明序其指意。故慎到著十二論。徐廣曰：今慎子劉向所定有四十一篇。環淵著上下篇。

而田駢接子皆有所論焉。

騶奭者齊諸騶子。亦頗采騶衍之術以紀文。於是齊王嘉之。自

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為開第康莊之衢。爾雅曰：四達謂之衢。五達謂之康。六

達謂之莊。高門大屋尊寵之。覽天下諸侯賓客。言齊能致天下賢士

也。

荀卿趙人。索隱曰：名況。卿者時人相尊而號為卿也。仕齊為祭酒。仕楚為蘭陵令。後亦謂之孫卿子者。避漢宣帝之諱也。年五十始來。



矣。穀過注索隱過則是器名。札記則過是器名。則上二在。今乙正。按スルニ、既文揭ハ齊ナ盛ル器、讀テ過ノ若シ、廣韻讀ニ作ル、過ハ乃假借字ナリ。

齊尙脩列大夫之缺ハ、即上文ノ淳于皐ヨリ以下ノ列大夫ナリ、襄王ノ時、其缺員アリシモ、尙能ク之ヲ修メテ、荀卿ヲ以テ大夫ト爲セシナリ。

游學於齊。騶衍之術迂大而閎辯。爽也文具難施。淳于髡久與處。時有得善言。故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奭。炙穀過髡。

徐廣曰。炙穀。一作亂。

調。劉向別錄曰。騶衍之所言。五德終始。天地廣大。書言天事。故曰談天。騶奭修衍之文。飾若雕。鑊龍文。故曰雕龍。別錄曰。過字作輅。輅者。車之盛。荷器也。炙之雖盡。猶有餘流者。言淳于髡智不盡如炙輅也。左思齊都賦注曰。言其多智難盡。如脂膏過之有潤澤也。○索隱曰。劉氏云。穀衍字也。今按文稱。炙穀過。過。則是器名。音如字。謂盛脂之器名。過與鍋字相近。蓋即脂器也。穀即車穀。過爲潤穀之物。則穀非衍字明矣。田駢之屬皆已死。齊襄王時。

索隱曰。襄王。名法章。晉王子。莒人所立者。而

荀卿最爲老師。齊尙脩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爲祭酒焉。

索隱曰。禮。

食必祭。先飲酒亦然。必以席中之尊者一人當祭耳。後因以爲官名。故吳王濞爲劉氏祭酒是也。而卿三爲祭酒者。謂荀卿出入前後三度。處列大夫康莊之位。而皆爲其所尊。故云三爲祭酒。齊人或譏荀卿。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爲蘭陵令。

正義曰。蘭陵縣屬東

海郡。今沂州承縣有蘭陵山。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李斯嘗爲弟子。已而相秦。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於巫祝。

信。祿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滑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

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而趙亦有公孫龍。爲

堅白同異之辯。

晉太康地記云。汝南西平縣有龍淵水。可用淬刃劍。特堅利。故有堅白之論云。黃所以爲堅也。白所以爲利也。或辯之曰。白所以爲不堅。

黃所以爲不利。○索隱曰。龍即仲尼弟子也。此云趙人。弟子傳作衛人。鄭玄云。楚人各不能知其真。又下文云。竝孔子同時。或云。在其後。所以知非別人也。○正義曰。藝文志。公孫龍子十四篇。顏師古云。卽爲堅白之辯。按平原君傳。騶衍同時。括地志云。西平縣。豫州西北百四十里有龍淵水也。劇子之言。

徐廣曰。按應劭氏姓注。直云。處子也。○索隱曰。

著書之人。姓劇氏。而稱子也。前史不記其名。故趙有劇孟及劇辛也。魏有李悝。盡地力之教。

正義曰。藝文志。李子三十二篇。李悝相魏文侯。

富國。張兵。楚有尸子。長盧。

劉向別錄曰。楚有尸子。疑謂其在蜀。今案。尸子書。晉人也。名倭。秦相衛鞅客也。衛鞅商君謀事畫計。立法理民。未嘗不與倭規

也。商君被刑。倭恐并誅。乃亡逃入蜀。自爲造此二十篇書。凡六萬餘言。卒。阿之吁子焉。

正義曰。按東齊州也。藝

文志云。阿者。今之東阿。○索隱曰。吁音芋。別錄作芋子。今呼亦如字。○正義曰。按東齊州也。藝文志云。吁子十八篇。名嬰。齊人。七十子之後。顏師古云。音頌。按是齊人。阿又屬齊。恐顏公誤也。自如。孟子。至于吁子。世多有其書。故不論其傳云。蓋墨翟。宋之

爲堅白同異之辯ハ、焦贛曰。莊子ノ疏ヲ按ズルニ、云フ堅白ハ卽守白ナリ、白ハ猶是ノ如キナリ、堅ク執リ、其既ナシトシ、而テ之ヲ守ルナリ、同異ハ、衆人ノ異論ヲ合同スルナリ。

阿之吁子注索隱音芋ハ、札記云。疑フ吁字、本ト呼ニ作ル、故ニ索隱音芋、而古音頌ナリ、卽呼芋ノ俗字、玉篇ニ見ニ。



爲節用注至於鄒見ノ下、札紀公輸般墨子解、公輸般九、以、膠爲之機、墨子九距之、二十八字アリ、則下文索隱墨子解帶ノ說、始テ明瞭ナリ。

蘇子古史不嗜殺人一句ハ、或曰、宜ク四君ノ下ニ移スベシ。

### 大夫善守禦爲節用。

墨子曰。公輸般爲雲梯之械成。將以攻宋。墨子聞之。至于鄒。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者。吾不言。楚王問其故。墨子曰。公輸子之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圍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也。楚王曰。善哉。吾請無攻宋城矣。○索隱曰。公輸爲雲梯之械者。按梯構木瞰高也。雲者言其昇高入雲。故曰雲梯。械者器也。謂攻城之樓櫓也。與器械同。墨子解帶爲城者。謂墨子所術解身上革帶以爲城也。以牒爲械者。牒。小木札也。械者樓櫓等。公輸般之攻城盡者。劉氏云。械謂飛梯撞車飛石車弩之具也。誦音屈。謂般技已盡。墨守有餘。滑釐者。墨子弟。或曰竝孔子時。或曰在其後。索隱曰。按別錄云。墨子書有文子。文子。子夏之弟子。問於墨子。如此則墨子者在七十子之後也。

索隱述贊曰。六國之末。戰勝相雄。軻游齊魏。其說不通。退而著述。稱吾道窮。蘭陵事楚。騶衍談空。康莊雖列。莫見收功。

蘇子古史曰。孟子生戰國。知仁義可以化服強暴。游說諸侯。諄諄之言。冀或信。而諸侯習其鄙詐。莫以爲然。孟子之言。非苟爲大也。不深原其意。詳其實。未有不以爲迂者。不嗜殺人者能一之。由孟子以來。漢高帝光武。唐太宗。藝祖。皇帝四君。孟子之言。豈偶然哉。性有習。習有美惡。譬之火能熟能焚。孟子謂之善。火能熟者。苟卿謂惡。火能焚者。苟之失道矣。

黃震曰。太史公之傳孟子。首舉不言利之對。歎息以先之。然後爲之傳。而傳自受業子思之外。復無他語。惟詳述一時富國強兵之流。與騶衍迂怪不可究詰。以取重當世之說。形孟子之守道不變。與仲尼菜色陳蔡者同科。奇哉遷之文。卓哉遷之識。蓋傳中

韓於老莊之後者。所以譏老莊。而傳淳于髡諸子於孟荀之間者。所以長孟荀也。苟卿年五十。始自趙學于齊。三爲齊祭酒。後爲楚蘭陵令。春申君死。而卿廢。卒死於蘭陵。葬焉。嫉世之濁。而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猾稽亂俗。於是著書數萬言。此亦能守道不變者。故太史公進之與孟子等。

凌約言曰。太史公略敘孟子遊說不遇。退而著書。即開說當時餘子之紛紛。然後結以苟卿之尊孔子明王道。及其名傳。獨以孟荀而餘子不與焉。其布置之高。旨意之深。文詞之潔。卓乎不可尙矣。

柯維騏曰。苟卿著書。詆訾孟子子思。又以堯舜爲僞。人性爲惡。此其學術弗醇。不得與孟子並也。太史公序傳。雖舉並論。然其傳中所敘。推尊孟子。與孔子同。而斷其異於談說之阿世取榮者。至敘苟卿。乃以繼於談說之士之後。且抑之曰。齊襄王時。苟卿最爲老師。則孟荀優劣較然矣。唐韓愈氏作進學解。並稱二儒優入聖域。非定論也。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四終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五

孟嘗君列傳第十五

孟嘗君名文。姓田氏。文之父曰靖郭君田嬰。田嬰者齊威王少子。而齊宣王庶弟也。

索隱曰：戰國策及諸書並無此言。蓋諸田之別子也。故戰國策每稱嬰子盼子。高誘注云：田盼田嬰也。王劭又按戰國策云：齊貌辯謂宣王曰：王方為太子時，辯謂靖郭君不若廢太子更立郊師。靖郭君不忍。宣王太息曰：寡人少，殊不知。以此言之，嬰非宣王弟明也。田嬰自威王

時任職用事。與成侯鄒忌及田忌將而救韓。伐魏。成侯與田忌

爭寵。成侯賣田忌。田忌懼。襲齊之邊邑。不勝。亡走。會威王卒。宣

王立。知成侯賣田忌。乃復召田忌以為將。宣王二年。田忌與孫

臧田嬰俱伐魏。敗之。馬陵。虜魏太子申。而殺魏將龐涓。

索隱曰：紀年當梁惠

成侯與田忌爭寵云云、  
說雅陸曰、此嬰ト忌ト  
同ク將タルニ決テ、故  
ニ并テ忌ノ事ヲ取ス。

紀年當梁惠三十二年、  
紀三十二年ニ



作ル、云フ魏世家及ヒ  
索隱引ク所ノ紀年ニ據  
テ改ム。  
東阿南注正義齊州、札  
記濟州ニ作ル、云フ考  
證唐志ニ據テ改ム。

王二十八年。至三十  
一年。改爲後元也。

宣王七年。田嬰使於韓魏。韓魏服於齊。嬰與韓

昭侯魏惠王會齊。宣王東阿南。正義曰。東阿。齊州縣也。盟而去。索隱曰。紀年當惠王

阿。又云。十三年會齊威王子甄。與此明年齊宣王與梁惠王會甄文同。但齊之威宣二王文外互不同也。明年復與梁惠王會甄。音

是歲。梁惠王卒。宣王九年。田嬰相齊。齊宣王與魏襄王會徐州。

而相王也。正義曰。紀年云。梁惠王三十一年。下邳遷于薛。改名徐州。楚威王聞之。怒田嬰。明年楚伐

敗齊師於徐州。而使人逐田嬰。田嬰使張丑說楚威王。威王乃

止。田嬰相齊十一年。宣王卒。湣王卽位。卽位三年而封田嬰於

薛。索隱曰。紀年以爲梁惠王後元十三年四月齊威王封田嬰于薛。十月齊城薛。十四年薛

南四十四里也。初。田嬰有子四十餘人。其賤妾有子。名文。文以五月五日

生。嬰告其母曰。勿舉也。其母竊舉生之。索隱曰。上舉。謂初誕而舉之。下舉。謂浴而乳之。生。謂長養之也。

勿舉也。其母竊舉生之。  
ハ、汝稚歷日、二舉字

異義ナシ、浴シテ之ヲ  
乳スルヲ謂フ、或曰、  
半字必之ヲ長養スト解  
セズ、下旬及長字ト相  
殿ナル、生ハ之ヲ殺サ  
ザルヲ謂フナリ。

誰能至者ハ、其戸ト齊  
シキニ至ラザルナリ。

士不得短褐、索隱短亦  
音豎、札記云、此ニ據レ

二六七

及長。其母因兄弟而見其子文於田嬰。田嬰怒其母曰。吾令若

去此子。而敢生之。何也。文頓首因曰。君所以不舉五月子者何

故。嬰曰。五月子者。長與戶齊。將不利其父母。索隱曰。風俗通云。俗說五

也。文曰。人生受命於天乎。將受命於戶邪。嬰默然。文曰。必受命

於天。君何憂焉。必受命於戶。則高其戶耳。誰能至者。嬰曰。子休

矣。久之。文承間問其父嬰曰。子之子爲何。曰。爲孫。孫之孫爲何。

曰。爲玄孫。玄孫之孫爲何。曰。不能知也。伏後遺所不知

索隱曰。爾雅云。玄孫之子爲來。來之子爲雲。又有耳孫。亦

是玄孫之子不同也。文曰。君用事相齊。至今三王矣。齊不加廣。而君

私家富累萬金。門下不見一賢者。文聞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

相。今君後宮蹈綺縠。而士不得短褐。索隱曰。短亦音豎。豎。謂褐衣







更封傳變名姓ハ、昔川  
淇園曰、封傳ハ、蓋關  
ニ至ルノ閉之ヲ封シ、  
關ニ至レバ則之ヲ發ク  
ナリ。

後秦秦其危矣。於是秦昭王乃止。囚孟嘗君謀欲殺之。孟嘗君使人抵昭王幸姬求解。索隱曰：抵音丁禮反。按抵謂觸冒而求之也。幸姬曰：妾願得君狐白裘。韋昭曰：以狐之白毛爲裘。謂集狐腋之毛。言美而難得者。此時孟嘗君有一狐白裘。直千金。天下無雙。入秦獻之。昭王更無他裘。孟嘗君患之。徧問客。莫能對。最下坐有能爲狗盜者。曰：臣能得狐白裘。乃夜爲狗以入秦宮藏中。正義曰：藏。在浪反。取所獻狐白裘。至以獻秦王幸姬。幸姬爲言。昭王。昭王釋孟嘗君。孟嘗君得出。卽馳去。更封傳變名姓。以出關。索隱曰：更。改也。改前封傳而易姓名。不言是孟嘗君。封傳。今之驛券也。夜半至函谷關。正義曰：關在陝州桃林縣西南十三里。秦昭王後悔。出孟嘗君。求之已去。卽使人馳傳逐之。孟嘗君至關。關法雞鳴而出客。孟嘗君恐。追至客之居。下坐者有能爲雞鳴。而雞盡

齊潛王不自得ハ、蓋份  
曰、己レ之ヲ遣リ、蓋份  
下泰ニ害セラル、故  
ニ自ラ安ンセザルヲ百  
フノミ、注釋ル。

鳴。遂發傳出。出如食頃。秦追果至關。已後孟嘗君出。乃還。始孟嘗君列此二人於賓客。賓客盡羞之。及孟嘗君有秦難卒。此二人拔之。自是之後。客皆服。孟嘗君過趙。趙平原君客之。趙人聞孟嘗君賢。出觀之。皆笑曰：始以薛公爲魁然也。今視之。乃眇小丈夫耳。孟嘗君聞之。怒。客與俱者。下斫擊殺數百人。遂滅一縣。以去。齊潛王不自得。以其遣孟嘗君。索隱曰：得一作德。是潛王遣孟嘗君。自言己無德故也。孟嘗君至。則以爲齊相。任政。孟嘗君怨秦。將以齊爲韓魏攻楚。因與韓魏攻秦。徐廣曰：年表云：韓魏齊共擊秦軍於函谷。而借兵食於西周。蘇代爲西周謂曰：君以齊爲韓魏攻楚。九年取宛葉以北。以彊韓魏。正義曰：宛在鄧州葉在許州。二縣以北舊屬楚。二國共沒以入韓魏。今復攻秦以益之。韓魏南無楚。憂西







以自厚其行。又且得反齊。又禁天下之變。索隱曰。變謂齊秦合則親弗。呂禮用則秦齊輕孟嘗也。齊無秦則天下集。齊親弗必走。則齊王孰與為其國也。於是孟嘗君從其計。而呂禮嫉害於孟嘗君。孟嘗君懼。乃遺秦相穰侯魏冉書曰。吾聞秦欲以呂禮收齊。齊天下之疆國也。子必輕矣。齊秦相取。以臨三晉。呂禮必并相矣。是子通齊以重呂禮也。若齊免於天下之兵。其讎子必深矣。子不如勸秦王伐齊。齊破。吾請以所得封子。齊破。秦畏晉之疆。秦必重子以取晉。晉國弊於齊而畏秦。晉必重子以取秦。是子破齊以為功。挾晉以為重。是子破齊定封。秦晉交重子。若齊不破。呂禮復用。子必大窮。於是穰侯言於秦昭王伐齊。而呂禮亡。後齊湣王滅。宋益驕。欲去孟嘗君。孟

二七九

中立為諸侯ハ、札記中立於諸侯ニ作ル、云フ蓋別於、各本為ニ誤ル。

初馮驩云云ハ、方苞曰、馮驩ノ事國策ニ見ユ、而馮驩ハ則異ナリ、蓋秦漢ノ間、戰國權變ヲ論ズル者一家ニ非ズ、史公録スル所、今傳ノ國策ト異ナルノミ。臣傳合十日ハ、札記云、御覽三百四十六、引テ臣之傳合五日ニ作ル、疑フ今本脫誤アラソ。

嘗君恐。乃如魏。魏昭王以為相。西合於秦趙。與燕共伐破齊。齊湣王亡在莒。遂死焉。齊襄王立。而孟嘗君中立。為諸侯無所屬。齊襄王新立。畏孟嘗君。與連和。復親薛公。文卒。諡為孟嘗君。皇覽曰。孟嘗君冢在魯國薛城中向門東。向門出北邊門也。詩云。居常與許。鄭玄曰。常或作嘗。在薛之南。孟嘗邑于薛城。○索隱曰。孟嘗襲父封薛。而號曰孟嘗君。此云諡。非也。孟字嘗。邑名嘗。邑在薛之旁。○正義曰。括地志云。孟嘗君墓在徐州滕縣五十二里。卒在齊襄王之時也。諸子爭立。而齊魏共滅薛。孟嘗絕嗣無後也。初馮驩聞孟嘗君好客。驩音歡。復作。驩音許。袁反。驩屬而見之。索隱曰。驩音腳。字亦作驩。又作僑。孟嘗君曰。先生遠辱。何以教文也。馮驩曰。聞君好士。以貧身歸於君。孟嘗君置傳舍十日。索隱曰。傳音逐。緣反。按傳舍。幸舍及代舍。並當上中下三等之客所舍之名。孟嘗君問傳舍長曰。客何所為。答曰。馮先生甚貧。猶有一劍耳。又蒯緤。蒯音苦。怪反。茅之類。可為繩。言其劍把無物可裝。以小繩纏之也。緤音侯。亦作侯。謂把劍之處。○索隱曰。蒯。草名。音蒯。賸之蒯。緤。謂把劍之物。言其劍無

二七九



謂曰ハ、爾各本歌ニ作ル、歸來乎ノ乎、御覽引テ今ニ作ル、下同シ。

歲餘不入ハ、皆川淇園曰、歲凶ニシテ其租ヲ入レザルナリ。

長者無他技能ハ、長者ナレドモ、他ノ技能ナキナリ。

出息錢於薛ハ、札記云、游王本、出才貸ニ作ル。

爲民之無者以爲本業也、札記云、者字疑フ、衍ナラシム、下爲無以奉客也ト云フ、兩無字相對スルヲ以テ文ヲ爲スト、則民ノ以テ本業ト爲ス無キ爲メナリト讀ムベシ。

物可裝。但以蒯緇。彈其劍而謂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孟嘗君遷之。幸舍。食有魚矣。五日。又問傳舍長。答曰。客復彈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輿。孟嘗君遷之。代舍。出入乘輿車矣。五日。孟嘗君復問傳舍長。舍長答曰。先生又嘗彈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爲家。孟嘗君不悅。居。其年。馮驩無所言。孟嘗君時相齊。封萬戶於薛。其食客三千人。邑入不足以奉客。正義曰。奉符用反。使人出錢於薛。歲餘不入。貸錢者多。不能與其息。索隱曰。與猶還也。息猶利也。客奉將不給。孟嘗君憂之。問左右。何人可使收債於薛者。傳舍長曰。代舍客馮公。形容狀貌甚辯。長者無他技能。伎亦作技。宜可令收債。孟嘗君乃進馮驩而請之曰。賓客不知文不肖。幸臨文者三千餘人。邑入

不足以奉賓客。故出息錢於薛。薛歲不入。民頗不與其息。今客食恐不給。願先生責之。馮驩曰。諾。辭行。至薛。召取孟嘗君錢者。皆會。得息錢十萬。乃多釀酒買肥牛。召諸取錢者。能與息者皆來。不能與息者亦來。皆持取錢之券書。合之。齊爲會日。殺牛置酒。酒酣。乃持券如前。合之。能與息者與爲期。貧不能與息者。取其券而燒之。曰。孟嘗君所以貸錢者。爲民之無者。以爲本業也。所以求息者。爲無以奉客也。今富給者以要期。貧窮者燔券書。以捐之。諸君彊飲食。有君如此。豈可負哉。坐者皆起。再拜。孟嘗君聞馮驩燒券書。怒。而使使召驩。驩至。孟嘗君曰。文食客三千人。故貸錢於薛。文奉邑少。索隱曰。言文之奉邑少。故令出息於薛也。而民尚多。不以時與







弱齊者。夫秦齊雄雌之國。秦彊則齊弱矣。此勢不兩雄。今臣竊聞秦遣使車十乘載黃金百鎰以迎孟嘗君。孟嘗君不西則已。西入相秦則天下歸之。秦為雄而齊為雌。雌則臨淄即墨危矣。王何不先秦使之未到復孟嘗君而益與之邑以謝之。孟嘗君必喜而受之。秦雖彊國豈可以請人相而迎之哉。折秦之謀而絕其霸彊之略。齊王曰善。乃使人至境候秦使。秦使車適入齊境。使還馳告之。王召孟嘗君而復其相位。而與其故邑之地。又益以千戶。秦之使者聞孟嘗君復相齊。還車而去矣。自齊王毀廢孟嘗君。諸客皆去。復召而復之。馮驩迎之。未到孟嘗君太息歎曰。文常好客。遇客無所敢失。食客三千有餘人。先生所知也。

乃使人至境候秦使ハ、  
黃份曰、王未ダ馮驩ノ  
百ヲ信セズ、其貨ヲ驗  
セント欲スルナリ。

君獨不見夫朝趨市者乎、  
札記趨ヲ趨ニ作リ、  
注索隱亦趨ニ作ル、云  
フ索隱本趨、字類引ク  
同シ、各本趨ニ作ル、雜  
志云、當ニ趨市朝ニ作  
ルベシ、下文過市朝者、  
正ニ此文ヲ承ク、索隱  
本已ニ讀スト。

孟嘗君再拜曰敬從命矣  
張之象曰、傳未復

客見文一日廢。皆背文而去。莫顧文者。今賴先生得復其位。客亦有何面目復見文乎。如復見文者。必唾其面而大辱之。馮驩結轡下拜。孟嘗君下車接之曰。先生為客謝乎。馮驩曰。非為客謝也。為君之言失。夫物有必至。事有固然。君知之乎。孟嘗君曰。愚不知所謂也。曰。生者必有死。物之必至也。富貴多士。貧賤寡友。事之固然也。君獨不見夫朝趨市者乎。  
索隱曰。趨音娶。趨向也。又音趨。 明日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過市朝者。掉臂而不顧。  
索隱曰。過光臥反。朝音潮。言市之行。列有物利人。平明側肩爭門而入。至日暮所期忘其中。忘者無也。其中市朝之中。言日暮物盡。故掉臂不顧也。 今君失位。賓客皆去。不足以怨士。而徒絕賓客之路。願君遇客如故。孟嘗君再拜曰。敬從命矣。聞先



此一段申之、孟嘗君  
客之遇スル故ノ如キナ  
見ル、亦一例ナリ。

生之言敢不奉教焉。

太史公曰。吾嘗過薛。其俗閭里率多暴桀。子弟與鄒魯殊。問其故。曰。孟嘗君招致天下任俠姦人入薛中。蓋六萬餘家矣。世之傳孟嘗君好客。客自喜。名不虛矣。

索隱述贊曰。靖郭之子。威王之孫。既疆其國。實高其門。好客喜士。見重平原。雞鳴狗盜。魏子馮煖如何承睫。薛縣徒存。

蘇子古史曰。戰國以詐力相侵伐。二百餘年。兵出未嘗有名。秦昭王欺楚懷王而囚之。要以割地。諸侯執視無敢以一言問秦者。惟田文免相于秦。幾不得脫。歸而怨之。乃借楚為名。與韓魏伐秦。兵至函谷。秦人震恐。割地以予韓魏。僅乃得免。自山東難秦。未有若此壯者也。夫兵直為壯。曲為老。有名之兵。誰能禦之。使田文能奮其威。則是役也。齊可以伯。惜其聽蘇代之計。臨函谷而無攻。以求楚東國。而出師之名。索然以盡。東國既不可得。而懷王卒死于秦。由此觀之。秦惟不遇桓文。是以橫行。而莫之制耳。世豈有以大義而屈于不義者哉。

陳仁子曰。客之稱四海一君之世無是也。故在春秋時。百里奚虞人也。而客於秦。苗賁皇楚人也。而客於晉。樊盈之去晉而客也。為晉之憂。子胥之去楚而客也。為楚之患。大抵皆客也。浸淫至戰國。談天雕龍。蜂起泉湧。猶空言爾。儀秦以從橫為劍佩。其禍生民何限哉。而四公子之徒。直以取數之多。爭為雄長。要其所得。不過雞鳴狗盜之輩爾。夫

何益于大故乎。誠使當時之客如孟氏焉。在梁曰仁義。在齊又曰仁義。執吾之正論以治天下。則四公子之禮遇。不為虛設。其亦庶乎有補也。而奈之何其不然也。是以史遷於田文也。斷之曰自喜。夫固斥其為一己之私好。非天下之公好焉耳。然則客之為禍。他日浸浸不已。非田文之徒實漲其波。而誰哉。至若秦王之興。以囊括四海。包舉宇內之志。非戰國爭立比也。而猶曰逐客。不知是客也將何歸乎。是必如晉之范粲。寢所乘車。足不履地。乃可。良用一慨。

楊維禎曰。秦聞田文賢。而請于齊。收天下之豪傑。以屠之。爾文信甘心以往。獨不聞楚懷王之執乎。位文以相。其能容于國。勇魏將軍乎。文客以千計。公孫弘稱可以致。主伯王者五人。未聞五人者。為文計何也。吾是以知文之客皆雞狗耳。或曰。文養雞狗。終賴雞狗以脫死。雞狗何負于文哉。吁。苟客有一人異于雞狗者。則文何翅於脫死。三國伐秦。兵臨函谷。師出有名。秦人為之震恐。割地求解。是舉也。楚囚可出。齊國可伯。又信蘇代以罷兵。客無一人異于雞犬者。信矣。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五終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六

平原君虞卿列傳第十六

平原君趙勝者趙之諸公子也。

正義曰勝式證反徐廣曰魏公子傳曰趙惠文王弟

諸子中勝最

賢喜賓客賓客蓋至者數千人平原君相趙惠文王及孝成王

三去相三復位封於東武城

徐廣曰屬清河○正義曰今貝州武城縣也

平原君家樓臨民

家民家有躡者樂散行汲

散亦作跣○索隱曰上躡音壁散音先寒反亦作跣音同○正義曰躡跛也

平原君美

人居樓上臨見大笑之明日躡者至平原君門請曰臣聞君之

喜士士不遠千里而至者以君能貴士而賤妾也臣不幸有罷

瘡之病

徐廣曰瘡音隆瘡病也○索隱曰罷音皮瘡音呂宮反罷瘡背疾言腰曲而背瘡高也

而君之後宮臨而笑臣

樂散行汲樂散ハ亦踊  
跣ニ作ル跛行ノ貌ナ  
リ跛ハ足曲癢スルナ  
リ

罷瘡之病札記罷瘡ニ  
作ル云フ毛本索以本



ト同ジ、各本陸ニ作ル。

便文能取勝則善矣云云ハ、蓋文ハ文辭言語ヲ取レバ則善シ、若勝ヲ能ハザレバ、勇力ヲ以テ

テ強シテ、從テ定メント言フ、此文武備具スル者ト傳ニスル所以ナリ。前白贊於平原君ハ、贊ハ進ナリ、前涉書東方朔傳、朝自贊曰云云、願師古注ニ、贊ハ進ナ

乃穎脫而出、穎ハ錐鋒ナリ、脫ハ逸ナリ、猶錐ノ衝突シ、囊中ヲ透脱シテ、全ク出ヅル如シ、特ニ其末僅ニ見ハルノミニ非ルヲ云フ。相與目笑之而未發也ハ、蓋目笑曰、目笑ハ、之ヲ輕ニスルノ意、目ニ寓スルナリ、未發ハ、札記未發ニ作ル、云フ

臣願得笑臣者頭平原君笑應曰諾。蹇者去平原君笑曰觀此豎子乃欲以一笑之故殺吾美人不亦甚乎終不殺居歲餘賓客門下舍人稍稍引去者過半平原君怪之曰勝所以待諸君者未嘗敢失禮而去者何多也門下一人前對曰以君之不殺笑蹇者以君爲愛色而賤士士即去耳於是平原君乃斬笑蹇者美人頭自造門進蹇者因謝焉其後門下乃復稍稍來是時齊有孟嘗魏有信陵楚有春申故爭相傾以待士徐廣曰待一作得秦之圍邯鄲正義曰趙惠文王九年秦昭王十五年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力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偕平原君曰使文能取勝則善矣文不能取勝則歃血於華屋之下必得定從而還士不外

索取於食客門下足矣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無以滿二十人門下有毛遂者前自贊於平原君曰遂聞君將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二十人偕不外索今少一人願君即以遂備員而行矣平原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於此矣毛遂曰三年於此矣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索隱曰鄭玄云穎環也脫音吐活反非特其末見而已平原君竟與毛遂偕十九人相與目笑之而未發也索隱曰發一作廢鄭玄云皆目視而輕笑之未能即廢弃之也毛遂比至楚與十九人論議十九人皆服平



索隱本段、各本發二作  
ル、雜志云、未ダロニ發  
セザルヲ謂フナリ、廢  
ハ即發ノ借字ナリ。

原君與楚合從。言其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十九人謂毛  
遂曰。先生上。毛遂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  
而決耳。今日出而言從。日中不決。何也。楚王謂平原君曰。客何  
爲者也。平原君曰。是勝之舍人也。楚王叱曰。胡不下。吾乃與而  
君言。汝何爲者也。毛遂按劍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  
之衆也。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衆也。王之命懸於遂手。  
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  
百里之壤。而臣諸侯。豈其士卒衆多哉。誠能據其勢。而奮其威。  
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以楚之彊。天下弗  
能當。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衆。與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

二八九

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  
羞。而王弗知惡焉。正義曰。惡鳥故反。合從者爲楚。非爲趙也。吾君在前。叱  
者何也。楚王曰。唯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而以從。毛遂曰。  
從定乎。楚王曰。定矣。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雞狗馬之血來。  
索隱曰。盟之所用牲。貴賤不同。天子用牛及馬。諸侯以犬及豕。大夫已下用雞。今此總言盟之用血。故云取雞狗馬之血來耳。毛遂奉銅盤。索隱曰。奉禮則用珠盤也。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遂  
定。從於殿上。毛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相與歃  
此血於堂下。索隱曰。歃音所甲反。公等錄錄。音祿。○索隱曰。音六。王劭云。錄借字耳。又說文云。錄錄。隨從之貌也。所謂因人  
成事者也。平原君已定從而歸。歸至於趙。曰。勝不敢復相士。勝  
相士多者千人。寡者百數。自曰。爲不失天下之士。今乃於毛先

二八九

公等錄錄、索隱曰。說文  
云。錄錄。隨從之貌也。ハ、  
錄大。所曰。說文。モト。錄  
ニ作リ。云。フ。隨從ナリ。  
故。二。王。劭。錄。以。テ。借。字  
ト。爲。ス。札。記。云。廣。韻  
史。引。テ。錄。ニ。作。ル。



九鼎大呂注未詳天子  
ハ、天下ノ臣ナリ。

李同注正義太史公諱改  
ハ、司馬遷ノ父名諱ナ  
リ、故ニ遷之ヲ諱テ同  
ト改ム。

生而失之也。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趙重於九鼎大呂。索隱曰九鼎大呂國之寶

毛遂至楚使趙重於九鼎大呂謂爲天子所重也。○正義曰大呂周廟大鐘。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彊於百萬之師。

勝不敢復相士遂以爲上客平原君既返趙楚使春申君將兵

赴救趙魏信陵君亦矯奪晉鄙軍往救趙皆未至秦急圍邯鄲

邯鄲急且降平原君甚患之邯鄲傳舍吏子李同正義曰名談太史公諱改也。說

平原君曰君不憂趙亡邪平原君曰趙亡則勝爲虜何爲不憂

乎李同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可謂急矣而君之後宮以

百數婢妾被綺縠餘粱肉而民褐衣不完糟糠不厭民困兵盡

或剡木爲矛矢而君器物鍾磬自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

趙得全君何患無有今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於士卒之間分

功而作家之所有盡散以饗士士方其危苦之時正義曰言士方

危苦之時易有恩德。於是平原君從之得敢死之士三千人李同遂與三千

人赴秦軍秦軍爲之卻三十里亦會楚魏救至秦兵遂罷邯鄲

復存李同戰死封其父爲李侯。徐廣曰河內城阜有李城。○正義曰懷州溫縣本李城也李同父所封隋楊帝從故溫城移縣

於此。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爲平原君請封公孫龍聞之夜

駕見平原君曰龍聞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爲君請封有

之乎平原君曰然龍曰此甚不可且王舉君而相趙者非以君

之智能爲趙國無有也割東武城而封君者非以君爲有功也

而以國人無勳乃以君爲親戚故也君受相印不辭無能割地

不言無功者亦自以爲親戚故也今信陵君存邯鄲而請封是

而以國人無勳ハ、札記  
云、此句誤アラン、疑  
フ以字衍、上句也字當  
ニ此下ニ在ルベシ。  
是親戚受城而國人計功  
也ハ、親戚ヲ以テノ故



ニ、功ナクシテモ城ヲ受ケ、而國人ナレバ、其功ノ有無ヲ計較シテ、賞罰スルヲ言フ。事或操右券以實ハ、券ハ未履ヲ以テ契約ノ書ナリ、左券右券アリ、商子云、左券ヲ以テ、吏ノ法令ヲ問フ者ニ與ヘ、法令ヲ主トシ、吏ノ其刑罰ヲ實ムル如キヲ言フ。平原君厚待公孫龍云云ハ、方苞曰、平原君喜ブ所、策士ナリ、而終フルニ者、彼道ノ士ヲ以テス、因テ虞卿者書ト相映ズ。

親戚受城。而國人計功也。

徐廣曰。一本是親戚受城。而以國許人。

此甚不可。且虞卿操

其兩權。事成。操右券以責。

索隱曰。言虞卿論平原君取封事。成。則操其右券以責其報德也。

事不成。以虛

名。德君。君必勿聽也。平原君遂不聽虞卿。平原君以趙孝成王

十五年卒。

索隱曰。六國年表及世家並云。十四年卒。與此不同。

子孫代。後竟與趙俱亡。平原君厚

待公孫龍。公孫龍善爲堅白之辯。及鄒衍過趙。

索隱曰。言至道。乃過音戈。

紉公孫龍。

劉向別錄曰。齊使鄒衍過趙。平原君見公孫龍及其徒。蒯母。子之。屬論白馬。非馬之辯。以問鄒子。鄒子曰。不可。彼天下之辯有五。勝三。至而辭正。爲下。辯者別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亂。抒意通指。明其所謂。使人與知焉。不務相迷也。故勝者不失其所守。不勝者得其所求。若是。故辯可爲也。及至煩文。以相假飾。辭以相悖。巧譬以相移。引入聲。使不得及其意。如此。害大道。夫繳紛爭言。而競後息。不能無害君子。坐皆稱善。○索隱曰。抒音聖。抒者舒也。繳音糾。謂繳繞紛亂爭言。而競後息。不能無害也。

虞卿者游說之士也。躡蹻擔簞。

徐廣曰。躡草履也。簞長柄笠。音登笠。有柄者謂之簞。○索隱曰。躡音脚。

說趙

孝成王。一見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再見爲趙上卿。故號爲虞

卿。

譙周曰。食邑於虞。○索隱曰。趙之虞。在河東太陽縣。今之虞卿縣是也。

秦趙戰於長平。趙不勝。亡一都尉。

趙王召樓昌與虞卿曰。軍戰不勝。尉復死。

徐廣曰。復一作係。

寡人使束甲

而趨之。何如。樓昌曰。無益也。不如發重使爲媾。

古后反。求和曰媾。○索隱曰。按媾亦講講

亦和也。

虞卿曰。昌言媾者。以爲不媾。軍必破也。而制媾者在秦。且

王之論秦也。欲破趙之軍乎。不邪。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且欲

破趙軍。虞卿曰。王聽臣。發使出重寶。以附楚魏。楚魏欲得王之

重寶。必內吾使。趙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之合從。且必恐。如此

則媾乃可爲也。趙王不聽。與平陽君爲媾。發鄭朱入秦。秦內之。

趙王召虞卿曰。寡人使平陽君爲媾於秦。秦已內鄭朱矣。卿以

爲奚如。虞卿對曰。王不得媾。軍必破矣。天下賀戰勝者皆在秦。



矣。鄭朱貴人也。入秦。秦王與應侯必顯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趙為媾。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不救王。則媾不可得成也。應侯果顯鄭朱以示天下賀戰勝者。終不肯媾。長平大敗。遂圍邯鄲。為天下笑。秦既解邯鄲圍。而趙王入朝。使趙郝約事於秦。郝音釋。徐廣曰。一作赦。割六縣而媾。虞卿謂趙王曰。秦之攻王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尚能進。愛王而弗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趙郝。趙郝曰。虞卿誠能盡秦力之所至乎。誠知秦力之所不能進。此彈丸之地弗予。令秦來年復攻王。王得

二九五

解負親之攻ハ、札記云、始形圖策ヲ注シ、云フ趙嘗テ秦ニ親ミ而之ニ負ク、故ニ秦來リ攻ムト、意自明ナリ、索隱據ル所ノ本、之攻限倒ス、因テ強テ之ガ説ナ爲スナリ。

無割其內而媾乎。王曰。請聽子割矣。子能必使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趙郝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他日三晉之交於秦相善也。今秦善韓魏而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臣為足下解負親之攻。索隱曰。為足下解其負擔而親自攻之也。開關通幣。齊交韓魏。至來年而王獨取攻於秦。此王之所以事秦。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告虞卿。虞卿對曰。郝言不媾。來年秦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今媾郝又以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今雖割六城。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媾。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媾。秦雖善攻。不能取六縣。趙雖不能守。終不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目六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

二九六



以爲韓魏不救趙也而王之軍必孤有以ハ、札記云、十六字衍ナリ、趙策及ビ新序善謀篇並ニ無シ。

于秦地何如毋子執吉ハ札記云、何字衍ナリ、如ハ與ナリ、新序ニ于秦地與無子執吉ニ作ル、此何字疑フ後人趙策ニ依テ増ス、彼レ執

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尙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彊秦哉。今郝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以爲韓魏不救趙也。而王之軍必孤。ナラン一本有作文有以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卽坐而城盡。來年秦復求割地。王將與之乎。弗與。是棄前功而挑秦禍也。與之。則無地而給之。語曰。彊者善攻。弱者不能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弊而多得地。是彊秦而弱趙也。以益彊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故不止矣。且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趙王計未定。樓緩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予秦地何如。毋子孰吉。緩辭讓曰。此非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索隱曰。按私。謂私心也。樓

吉二字ナシ。

緩對曰。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乎。

正義曰。季康子從祖母文伯名。康子從父昆弟。

公甫文伯

仕於魯。病死。女子爲自殺於房中者二人。其母聞之。弗哭也。其

相室曰。正義曰。謂傅姆之類也。焉有子死而弗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

於魯。而是人不隨也。今死而婦人爲之自殺者二人。若是者。必

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也。故從母言之。是爲賢母。從妻言之。

是必不免爲妬妻。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

秦來。而言勿予。則非計也。言予之。恐王以臣爲爲秦也。故不敢

對。使臣得爲大王計。不如予之。王曰。諾。虞卿聞之。入見。王曰。此

飾說也。王脊勿予。徐廣曰。脊音慎。樓緩聞之。往見王。王又以虞卿之言

告樓緩。樓緩對曰。不然。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夫秦趙構難。而



因秦之疆怒ハ、札記云、  
疑フ怒字一ニ疆ノ旁注  
ニ作ル、誤テ并ス。

危哉樓子ハ、札記云、  
危讀テ跪ト爲ス、古ハ  
或危ヲ以テ跪ト爲ス、  
天文志司跪星ハ、天官  
書危ニ作ル、淮南說林  
篇尺寸雖齊必有駁ハ、  
文字危ニ作ル。

天下皆說何也。曰。吾且因疆而乘弱矣。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  
賀戰勝者。則必盡在於秦矣。故不如亟割地爲和。以疑天下。而  
慰秦之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疆怒。乘趙之弊。瓜分之。趙且亡。  
何秦之圖乎。故曰。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願王以此決之。勿復  
計也。虞卿聞之。往見王曰。危哉樓子之所以爲秦者。是愈疑天  
下。而何慰秦之心哉。獨不言其示天下弱乎。且臣言勿予者。非  
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而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讎  
也。得王之六城。并力西擊秦。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則是王  
失之於齊。而取償於秦也。而齊趙之深讎。可以報矣。而示天下  
有能爲也。王以此發聲。兵未窺於境。臣見秦之重賂至趙。而反

媾於王也。從秦爲媾。韓魏聞之。必盡重王。重王必出重寶。以先  
於王。則是王一舉而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正義曰。前取秦攻。今  
得賂。是易道也。易音  
亦。趙王曰。善。則使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返。秦使者  
已在趙矣。樓緩聞之。亡去。趙於是封虞卿以一城。居頃之。而魏  
請爲從。趙孝成王召虞卿謀。過平原君。索隱曰。過音戈。平原君曰。願卿  
之論從也。虞卿入。見王。王曰。魏請爲從。對曰。魏過。光臥反。王曰。寡  
人固未之許。對曰。王過。王曰。魏請從。卿曰。魏過。寡人未之許。又  
曰。寡人過。然則從終不可乎。對曰。臣聞小國之與大國從事也。  
有利。則大國受其福。有敗。則小國受其禍。今魏曰。小國請其禍。  
而王以大國辭其福。臣故曰。王過。魏亦過。竊曰。爲從。便。王曰。善。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六終

三〇二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七

三〇三

信陵君列傳第十七

信陵君列傳ハ、札記魏公子列傳ニ作ル、云フ宋本中統游毛各本、並ニ索隱本ト合ス、合刻本信陵君列傳ニ作ル、疑フ正義ニ本ヅク。

魏公子無忌者。魏昭王少子。而魏安釐王異母弟也。昭王薨。安釐王即位。封公子爲信陵君。索隱曰。地理志云。無信陵。或曰。是鄉邑名。是時范雎亡魏相。秦以怨魏齊故。秦兵圍大梁。破魏華陽。下軍走芒卯。魏王及公子患之。公子爲人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不敢以其富貴驕士。士以此方數千里。爭往歸之。致食客三千人。當是時。諸侯以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謀魏十餘年。公子與魏王博。而北境傳舉烽。言趙寇至。且入界。

文穎曰。作高木槽。槽上作桔槔。桔槔頭兜零。以薪置其中。謂之烽。常低之。

且入界注。桔槔兜零ハ、後漢書光武帝紀注、廣



魏曰、宛客ハ能ナリ。

有寇即火然。舉之以相告。

魏王釋博欲召大臣謀公子止王曰趙王田獵耳非

爲寇也。正義曰爲于僞反。

復博如故王恐心不在博居頃復從北方來傳

言曰趙王獵耳非爲寇也魏王大驚曰公子何以知之公子曰

臣之客有能探得趙王陰事者趙王所爲客輒以報臣臣以此

知之是後魏王畏公子之賢能不敢任公子以國政魏有隱士

曰侯嬴。索隱曰音盈又曹植音羸瘦之羸。年七十家貧爲大梁夷門監者公子聞之

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修身絜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

故而受公子財公子於是乃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

虛左自迎夷門侯生侯生攝弊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欲

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

虛左ハ、胡三省曰、古者車ニ乗ル、尊者左ニ在リ、左ニ虚ウシテ侯生ヲ迎フルナリ。

俾倪故久立、俾倪ハ神視ニ同ジ、邪視ナリ。

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俾倪

索隱曰俾倪

音浦計反倪音五計反都誕生俾音正未反倪音五第反○正義曰不正視也故久立與其客語微察公子公子顏

色愈和當是時魏將相宗室賓客滿堂待公子舉酒市人皆觀

公子執轡從騎皆竊罵侯生侯生視公子色終不變乃謝客就

車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徧贊賓客索隱曰贊告也謂以侯生徧告賓客賓客皆驚

酒酣公子起爲壽侯生前侯生因謂公子曰今日嬴之爲公子

亦足矣。徐廣曰爲一作羞嬴乃夷門抱關者也而公子親枉車騎自迎嬴

於衆人廣坐之中不宜有所過今公子故過之然嬴欲就公子

之名故久立公子車騎市中過客以觀公子公子愈恭市人皆

以嬴爲小人而以公子爲長者能下士也於是罷酒侯生遂爲

因謂公子曰ハ、凌稚陸曰、前ニ公子ヲ觀ント、欲ス、微ニ公子ヲ察ル、兩段ノ形容、皆侯生因テ公子ニ謂フ一段ノ張本ト爲ス。不宜有所過ハ、宜シク侯生ノ家ニ過ギル有ルヘカラズト言フ。



上客侯生謂公子曰。臣所過屠者朱亥。此子賢者。世莫能知。故  
 隱屠閒耳。公子往數請之。伏後朱亥云小禮無所用朱亥故不復謝。公子怪之。魏安釐王  
 二十年。秦昭王已破趙長平軍。又進兵圍邯鄲。公子姊為趙惠  
 文王弟平原君夫人。數遺魏王及公子書。請救於魏。魏王使將  
 軍晉鄙索隱曰魏將姓名將十萬衆救趙。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吾攻趙  
 且暮且下。而諸侯敢救者。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使人  
詳見卷仲連四  
 止晉鄙。留軍壁鄴。名為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平原君使者冠  
 蓋相屬於魏。讓魏公子曰。勝所以自附為婚姻者。以公子之高  
 義。為能急人之困。今邯鄲且暮降秦。而魏救不至。安在公子能  
 急人之困也。且公子縱輕勝。棄之降秦。獨不憐公子姊邪。公子

三〇六

三〇七

患之。數請魏王。及賓客辯士說王萬端。魏王畏秦。終不聽公子。  
 公子自度終不能得之於王。計不獨生而令趙亡。乃請賓客約  
 車騎百餘乘。欲以客往赴秦軍。與趙俱死。行過夷門。見侯生。具  
 告所以欲死秦軍狀。辭決而行。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  
 從。公子行數里。心不快。曰。吾所以待侯生者備矣。天下莫不聞。  
 今吾且死。而侯生曾無一言半辭送我。我豈有所失哉。復引車  
 還。問侯生。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還也。曰。公子喜士。名聞天  
 下。今有難。無他端而欲赴秦軍。譬若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哉。  
 尚安事客。然公子遇臣厚。公子往而臣不送。以是知公子恨之  
 復返也。公子再拜。因問侯生。侯生乃屏人閒語曰。索隱曰閒音嬴聞晉

日公子喜士ノ曰ハ、侯  
 生端ヲ更メテ言フナ  
 リ。  
 無他端ハ、初三省曰、  
 嬴ノ奇策以テ端ヲ發ス  
 ルナキナリ。

方屏人閒語ハ、札記云、  
 閒ハ閒閑ノ閒ニ讀ム、



後漢書鄧禹傳、因宿  
閉語、注開ハ、

如姬資之三年ハ、方苞  
曰、貨財ヲ以テ人ニ資  
シ、其父ノ仇ヲ求ムル  
ナリ。

得虎符ハ、胡三省曰、  
虎ハ威猛ノ獸ナリ、故  
ニ以テ兵符ト爲ス、漢  
ニ銅虎符アリト、符ハ  
二分シ、一ハ王ノ所ニ  
在リ、一ハ將ノ所ニア  
リ、之ヲ合セテ以テ信  
ト爲スナリ。  
此五霸之伐也、伐ハ功  
ナリ、通鑑功ニ作ル。

嘯音烏百反、暗音莊白反、○索隱曰、嘯暗謂  
嘯暗ハ即項羽ノ暗暗此  
暗ナリ、其勇氣ナク狀ス  
ト、五井純曰、嘯暗  
ハ、即光武言フ所ノ嘯  
暗ナリ、老テ而テ壯ナ  
ル、字異ニシテ音同  
シト、此說從フベキニ  
似ナリ。  
公子親數存之、存ハ存  
同スルナリ。



鄙之兵符常在王臥內。而如姬最幸。出入王臥內。力能竊之。羸  
聞如姬父爲人所殺。如姬資之三年。索隱曰。舊解資之三年。謂服齊衰也。今按資者。畜也。謂欲爲父復讎之。實畜於心已得三年也。自王以下。欲求報其父仇。莫能得。如姬爲公子泣。公子  
使客斬其仇頭。敬進如姬。如姬之欲爲公子死。無所辭。顧未有  
路耳。公子誠一開口請如姬。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奪晉鄙軍。  
北救趙而西卻秦。此五霸之伐也。公子從其計。請如姬。如姬果  
盜晉鄙兵符與公子。公子行。侯生曰。將在外。主令有所不受。以  
便國家。公子卽合符。而晉鄙不授公子兵。而復請之。事必危矣。  
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晉鄙聽大善。不聽。可使擊之。  
於是公子泣。侯生曰。公子畏死耶。何泣也。公子曰。晉鄙嘯暗宿

三〇八

將。嘯音烏百反。暗音莊白反。○索隱曰。嘯暗謂多詞句也。○正義曰。聲類云。嘯。大笑。暗。大呼。往恐不聽。必當殺之。是日泣  
耳。豈畏死哉。於是公子請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  
而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謝者。以爲小禮無所用。照前朱亥故不復謝。今公子有  
急。此乃臣效命之秋也。遂與公子俱。公子過謝侯生。侯生曰。臣  
宜從。老不能請。數公子行日。以至晉鄙軍之日。北鄉自剄。以送  
公子。公子遂行。至鄴。矯魏王令代晉鄙。晉鄙合符。疑之。舉手視  
公子曰。今吾擁十萬之衆。屯於境上。國之重任。今單車來代之。  
何如哉。欲無聽。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公子遂將晉鄙  
軍。勒兵。下令軍中曰。父子俱在軍中。父歸。兄弟俱在軍中。兄歸。  
獨子無兄弟。歸養。得選兵八萬人。進兵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

三〇九



頁欄矢注案歷胡燕ハ、胡燕ノ誤ナリ、邦胡夜奈久比ナリ。

邯鄲存趙。趙王及平原君自迎公子於界。平原君負糶矢。呂忱曰。糶。盛怒矢。○索隱曰。糶音蘭。謂以盛怒如今之胡蠶而短也。呂姓。忱名。作字林者。

未有及公子者也。當此之時。平原君不敢自比於人。公子與侯生決至軍。侯生果北鄉自剄。魏王怒公子之盜其兵符。矯殺晉鄙。公子亦自知也。已卻秦存趙。使將將其軍歸魏。而公子獨與

客留趙。趙孝成王德公子之矯奪晉鄙兵而存趙。乃與平原君計。曰。五城封公子。公子聞之。意驕矜而有自功之色。客有說公

子曰。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夫人有德於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也。且矯魏王令。奪晉鄙兵。以

救趙於趙。則有功矣。於魏則未為忠臣也。公子乃自驕而功之。

竊為公子不取也。於是公子立自責。似若無所容者。趙王埽除自迎。執主人之禮。引公子就西階。公子側行辭讓。從東階上。禮曰。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自言學過。以負於魏。索隱曰。負音佩。無功於趙。趙王侍

三二一

自晉學過ハ、胡三省曰、學古ノ訓字、秦始學、學字ノ鼻字ニ近キヲ以テ、改テ即ト為ス。

為公子湯沐邑ハ、胡三省曰、凡湯沐ノ邑ト音フハ、其賦稅ヲ以テ湯沐ノ具ニ供スルヲ謂フナリ。

為公子湯沐邑。索隱曰。鄆音霍。趙邑名。屬常山。魏亦復以信陵奉公子。公子留趙。

公子聞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徐廣曰。漿或作醪。○索隱

曰。徐按別錄云也。公子欲見兩人。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公子聞所在。乃

閒步往。從此兩人游甚歡。平原君聞之。謂其夫人曰。始吾聞夫

人弟公子天下無雙。今吾聞之。乃妄從博徒賣漿者游。公子妄

人耳。夫人以告公子。公子乃謝夫人去。曰。始吾聞平原君賢。故



以稱平原君、稱ハ、僞ノ意、人ノ意ニカナフナリ。徒蒙其耳ハ、札記ニ、徒ニ客來キヲ以テ、索隱ニ、スノミト謂フ、索隱ト非ナリ。

毛公薛公兩人注索隱云云ハ、宜ク移シテ上段ニ在ルベシ。

負魏王而救趙。以稱平原君。平原君之游。徒豪舉耳。

索隱曰。謂豪者舉之舉亦

音據。不求士也。無忌自在大梁時。常聞此兩人賢。至趙恐不得

見。以無忌從之游。尚恐其不我欲也。今平原君乃以為羞。其不足從游。乃裝為去。夫人具以語平原君。平原君乃免冠謝。固留公子。平原君門下聞之。半去平原君。歸公子。天下士復往歸公子。公子傾平原君客。公子留趙十年不歸。秦聞公子在趙。日夜出兵東伐魏。魏王患之。使使往請公子。公子恐其怒之。乃誠門下有敢為魏王使通者死。賓客皆背魏之。趙莫敢勸公子歸。毛公薛公兩人。索隱曰。史失其名。往見公子。曰。公子所以重於趙。名聞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秦攻魏。魏急而公子不恤。使秦破大梁。而

公子皆名之ハ、董份曰。客兵皆ヲ進メ、而テ魏ヲ公子ニ名ケ、故ニ世魏公子兵法ト稱ス、索隱注本文ト正ニ相反ス。

夷先生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及卒。公子立變色。告車趣駕。歸救魏。魏王見公子。相與泣。而以上將軍印授公子。公子遂將魏安釐王三十年。公子使使遍告諸侯。諸侯聞公子將。各遣將兵救魏。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軍於河外。走蒙驚。遂乘勝逐秦軍。至函谷關。抑秦兵。索隱曰。抑音憶。謂以兵感之。秦兵不敢出。當是時。公子威振天下。諸侯之客進兵法。公子皆名之。故世俗稱魏公子兵法。劉歆七略。有魏公子兵法二十一篇。圖七卷。○索隱曰。公子所得進兵法。而必稱其名。以言其想也。秦王患之。乃行金萬斤於魏。求晉鄙客。令毀公子於魏王。曰。公子亡在外十年矣。今為魏將。諸侯將皆屬。諸侯徒聞魏公子。不聞魏王。公子亦欲因此時。定南面。而王諸侯。畏公子之威。方欲共立之。秦數使



而魏王屠大梁ハ、唐  
順之曰、魏ノ亡ヲ以テ  
信陵傳ニ係ク、信陵ノ  
國ノ存亡ニ係ルヲ見  
ル。

太史公曰云云ハ、方苞  
曰、毛遂從テ定ム、國  
策ニ見エズト雖モ、而  
毛辭頗ル近シ、信陵君  
傳ハ、則全然太史公ノ  
意趣也、豈大梁ニ遊ビ、

諸故老ノ傳フル所ヲ得  
テ、而テ自ラ敘次ヲ爲  
ス歟。  
有以也ハ、札記云、疑  
フ也字ヲ衍ス、有以ニ  
字錯簡ナリ、當ニ末奉  
嗣不紹ノ下ニ在ルベ  
シ。

反間僞賀。公子得立爲魏王。未也。魏王日聞其毀。不能不信。後  
果使人代公子將。公子自知。再以毀廢。乃謝病不朝。與賓客爲  
長夜飲。飲醇酒。多近婦女。日夜爲樂飲者四歲。竟病酒而卒。其  
歲。魏安釐王亦薨。秦聞公子死。使蒙驁攻魏。拔二十城。初置東  
郡。其後秦稍蠶食魏。十八歲而虜魏王。屠大梁。索隱曰。魏  
王名假。高祖始  
微少時。數聞公子賢。及卽天子位。每過大梁。常祠公子。高祖十  
二年。從擊黥布。還爲公子置守冢五家。世世歲以四時奉祠公  
子。

太史公曰。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夷門者。城之東門  
也。天下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信陵君之接巖穴隱者。不恥

下交。有以也。名冠諸侯。不虛耳。高祖每過之。而令民奉祠不絕  
也。

索隱述贊曰。信陵下士。鄰國相傾。以公子故。不敢加兵。頗知朱亥。盡禮侯嬴。遂卻晉鄙。終辭  
趙城。毛薛見重。萬古希聲。

蘇子古史曰。魏公子始用侯嬴之計。盜兵符。殺晉鄙。而奪其軍。擊秦以全趙。成桓文之功矣。  
然兄弟自是相失。十年不敢還。魏幾無以安其身。殆哉。其後秦兵攻魏。無忌無還魏之心。毛  
薛悉之。翻然而歸。合諸侯。破秦軍。使宗廟復安。兄弟如故。然後得明目以立於世。蓋無忌之  
名。發於侯生。而全於毛薛。侯生之奇。毛薛之正。廢一不可。而正之所全者多矣。

劉敞曰。孟嘗平原信陵。皆稱賢君。善養士。士至三千人。然孟嘗以說廢。唯馮生從。車一  
乘。入秦。使孟嘗復重於齊。平原與楚約從。非毛遂幾不定。信陵最賢矣。待侯嬴乃能成  
功。士亦安在多哉。然不多養士。亦失此三人。此三人者。非特百十之雄也。乃在三千之  
一也。以彼之折節慕學。貧賤無所遺。平生得其用者。三千之一耳。而況乎不善養士。士  
無所歸者乎。其不困辱幸矣。何功名之望哉。

黃震曰。按無忌用侯生。朱亥之力。竊符矯命。以赴平原之急。其後在趙。用毛公薛公之  
諫。趣駕歸魏。以卻彊秦之圍。此四人者。皆隱於屠沽博徒。無忌獨能察而用之。五國賓  
從。威振天下。雖非正道。而能爲國家之重。過平原孟嘗遠矣。然毛公薛公之正論。又非  
侯生朱亥之詐力比也。安釐王受秦反間。廢無忌。不終十八歲。而魏亡。悲夫。  
王世貞曰。邯鄲之圍。秦悉關中河內之卒。誠趙人四十五萬。而歷其城。城且旦暮下矣。



公子雖稱符以有魏師。而其人皆噓暗懦將之所教。而恇脅不振之餘也。又縱其父兄獨子。以歸者二萬人。外若削弱其形。而內實有以一八萬人之心。而振其氣。偏師直入於虎狼之窟。而逐之以存趙。此其乘堅而為環。轉弱而為勁者。何如也。秦乘公子出。而日夜伐魏。其志已無魏矣。魏且暮亦惟有下耳。三十年公子以一使致五國之師。而其人又皆恇脅不振之餘也。國五其將。將五其師。此非可以頃刻聯合也。公子率而大破秦軍於河外。走蒙驁。乘勝逐之。至函谷關。而不敢出。此其聯散以為整。轉弱而為勁者。又何如也。恐以為善為兵者。固無如公子者也。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七終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八

春申君列傳第十八

春申君者。楚人也。名歇。姓黃氏。游學博聞。事楚頃襄王。索隱曰。名橫。考烈王

之頃襄王以歇為辯。使於秦。秦昭王使白起攻韓魏。敗之於華

陽。禽魏將芒卯。韓魏服而事秦。秦昭王方令白起與韓魏共伐

楚。未行。而楚使黃歇適至於秦。聞秦之計。當是之時。秦已前使

白起攻楚。取巫黔中之郡。拔鄢郢。東至竟陵。正義曰。竟陵。屬江夏郡也。楚頃襄

王東徙。治於陳縣。正義曰。今陳州也。黃歇見楚懷王之為秦所誘。而入朝。

遂見欺。留死於秦。頃襄王其子也。秦輕之。恐壹舉兵而滅楚。歇







檢次之禍注正義同遇  
ハ札記洞洞ニ作ル、云  
フ官本洞洞、水經注ト  
合ス、各本同遇ニ屬ス。

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索隱曰。智伯敗於榆次也。地理志云。屬太原。有梗陽鄉是也。○正義曰。榆次并州縣也。注水經云。榆次縣南同遇水。側有鑿臺。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隧之敗。索隱曰。干隧。吳之敗處地名。干。水邊也。隧。道路也。○正義曰。干隧。吳地名也。出萬安山西南一里。太湖。即吳王夫差自到處。在蘇州西北四十里。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

索隱曰。謂智伯及吳王沒伐趙及伐齊之利於前。而自易其患於後。即榆次干隧之難也。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索隱曰。從。音絕用反。

劉氏云。從。既勝齊人於艾陵。正義曰。艾山。在兗州博縣南六十里也。還為越王禽。三渚之浦。

戰國策曰。三江之浦。○正義曰。吳俗傳云。越軍得子胥。夢從東入伐吳。越王即從。三江北岸立壇。殺白馬祭子胥。杯動酒盡。乃開渠。由三浦入。破吳王於姑蘇。敗干隧也。

之信韓魏也。從而伐趙。攻晉陽城。正義曰。晉陽城。并州城。勝有日矣。韓魏叛之。

殺智伯瑤於鑿臺之下。徐廣曰。鑿臺在榆次。今王妬楚之不毀也。而忘毀楚

之彊韓魏也。臣為王慮而不取也。詩曰。大武遠宅而不涉。正義曰。言

詩曰大武遠宅而不涉  
ハ、鮑彪曰逸詩ナリ、

武ハ足跡、宅ハ猶居ノ  
如シ、地ノ遠ニ居ル者  
ハ、大足アリト雖モ、  
之ニ涉ラザルナ言フナ  
リ。

卑辭除患ハ、札記云、  
除疑フ徐ノ誤ナリ、既  
文ニ、徐ハ緩ナリ、策  
ニ處ニ作ル。

大軍不遠。跋涉攻伐。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也。詩云。趨趨兔兔。遇犬

獲之。韓嬰章句曰。趨趨。往來貌。獲。得也。言趨趨之兔。免謂狡兔。數往來逃匿。其跡有時。遇犬得之。毛傳曰。兔免。狡兔也。鄭玄曰。遇犬。犬之馴者。謂田犬。○索隱曰。趨。天歷反。兔。音

他人有心。余忖度之。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此正吳

之信越也。臣聞之。敵不可假。時不可失。臣恐韓魏卑辭除患。而

實欲欺大國也。索隱曰。大國。謂秦也。何則。王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

之怨焉。索隱曰。重世。猶再世也。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者。將十世

矣。本國殘。社稷壞。宗廟毀。刳腹絕腸。折頸摺頤。徐廣曰。一作頤。○索隱曰。摺。音拉。頤。音夷。

首身分離。暴骸骨於草澤。頭顱僵仆。相望於境。父子老弱。係脰

束手。為羣虜者。相及於路。鬼神孤傷。無所血食。人民不聊生。族

類離散。流亡為僕妾者。盈滿海內矣。故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



今王資之、胡三省曰、資スルニ兵ヲ以テスルヲ謂フ。

隨水右壤注索隱、胡三省引之、之西ノ上水字アリ、三省謂フ、右壤ハ蓋其地楚都ノ右ニアリ。

泗上必舉注正義、胡三省曰、時ニ楚、魯國ヲ食シ、泗上ノ地ヲ有ス。

憂也今王資之與攻楚不亦過乎且王攻楚將惡出兵

正義曰惡音烏

王將借路於仇讎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返也是王

以兵資於仇讎之韓魏也王若不借路於仇讎之韓魏必攻隨

水右壤隨水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也

索隱曰楚

而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兵以應王秦楚

之兵構而不離魏氏將出而攻留方與銓湖陵礪蕭相故宋必

盡

齊人南面攻楚泗上必舉

正義曰此時徐泗屬齊也

此皆平

原四達膏腴之地而使獨攻

索隱曰若秦楚構兵不休則魏盡故宋齊取泗上是使齊魏獨攻伐而得其利者也

王破

楚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勁齊韓魏之疆足以校於秦

索隱曰校音參謂足以與

秦為敵也一云校者報也言力能報秦

齊南以泗水為境東負海北倚河而無後患天

下之國莫彊於齊魏齊魏得地葆利而詳事下吏一年之後為

帝未能其於禁王之為帝有餘矣

索隱曰言齊一年之後未即能為帝而能禁秦為帝有餘力矣然禁字作楚者誤也

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衆兵革之彊壹舉事而樹怨於楚遲

令韓魏歸帝重於齊是王失計也

徐廣曰遲一作還○索隱曰遲音值猶乃也令音力呈反韓魏重齊令歸帝號此

秦之計臣為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為一以臨韓韓必斂手王

施以東山之險帶以曲河之利韓必為關內之侯若是而王以

十萬戍鄭梁氏寒心許鄢陵嬰城而上蔡召陵不往來也如此

而魏亦關內侯矣王壹善楚而關內兩萬乘之主注地於齊

索隱曰注謂以

齊右壤可拱手而取也

正義曰右壤謂渭州之南北也

王之地一經兩海

索隱

注地於齊ハ、方苞曰、秦、韓魏ヲ得レバ、則地齊ニ接ス、水ノ流注シ通ズベキ若キナリ、可拱手而取也注正義渭州ハ、札記濟州ニ作ル、



云考唐志三據子改  
一經兩海ハ、胡三省曰、  
東西ナ經ト爲ス、兩海  
ハ東海西海ナリ、西海  
ヨリ、東海ニ至リ、其  
地一ニ秦ノ有スル所ト  
爲ルヲ謂フ、注正義曰  
廣字ナシ、疑フ是集解  
ナ釋ス、或ハ廣上文ア  
リ今昔缺クカ。

曰。西海至東海。皆是秦地。○正義曰。廣言橫度中國東西也。要約天下。是燕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直搖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昭王曰。善。於是乃止。白起而謝韓魏。發使賂楚。約爲與國。黃歇受約歸楚。楚使歇與太子完入質於秦。秦留之數年。楚頃襄王病。太子不得歸。而楚太子與秦相應侯善。於是黃歇乃說應侯曰。相國誠善楚太子乎。應侯曰。然。歇曰。今楚王恐不起疾。秦不如歸其太子。太子得立。其事秦必重。而德相國無窮。是親與國而得儲萬乘也。若不歸。則咸陽一布衣耳。楚更立太子。必不事秦。夫失與國而絕萬乘之和。非計也。願相國孰慮之。應侯以聞秦王。秦王曰。令楚太子之傅先往。問楚王之疾。返而後圖之。黃歇爲楚太

子計曰。秦之留太子也。欲以求利也。今太子力未能有以利秦也。歇憂之甚。而陽文君子二人在中。王若卒。大命太子不在。陽文君子必立爲後。太子不得奉宗廟矣。不如亡秦。與使者俱出。臣請止。以死當之。楚太子因變衣服。爲楚使者御。以出關。而黃歇守舍。常爲謝病。度太子已遠。秦不能追。歇乃自言。秦昭王曰。楚太子已歸。出遠矣。歇當死。願賜死。昭王大怒。欲聽其自殺也。應侯曰。歇爲人臣。出身以徇其主。太子立。必用歇。故不如無罪而歸之。以親楚。秦因遣黃歇。歇至楚。三月。楚頃襄王卒。徐廣曰。三太子完立。是爲考烈王。考烈王元年。以黃歇爲相。封爲春申君。正義曰。然四君封邑檢皆不從。唯平原賜淮北地十二縣。後十五歲。黃歇言

封爲春申君注正義曰然  
四君封邑云云ハ、札記  
云、然上當ニ尙文アル  
ベシ、今缺ク。



城故吳墟注正義闕云  
云、札記云、考證云、  
句脫アリ、當ニ闕闕所  
都ニ作ルベシ。

爲楚相四年ハ、凌稚隆  
曰、即前ノ十五歲内ノ  
事ナリ。

刀劍室以珠玉飾之ハ、  
札記云、御覽四百五、  
引ク同ク、四百九十三、  
引ク室ヲ悉ニ作ル、七  
百九十七、又八百七、

之楚王曰。淮北地邊齊。其事急。請以爲郡。便因并獻。淮  
縣請封於江東。考烈王許之。春申君因城故吳墟。正義曰。墟音虛。今蘇州也。闕闕於城  
內小城西北。別築城居之。今圯毀也。又大內北以自爲都邑。春申君既相楚。是  
時齊有孟嘗君。趙有平原君。魏有信陵君。方爭下士。招致賓客。  
以相傾奪。輔國持權。春申君爲楚相四年。秦破趙之長平軍。四  
十餘萬。五年。圍邯鄲。邯鄲告急於楚。楚使春申君將兵往救之。  
秦兵亦去。春申君歸。春申君相楚八年。爲楚北伐滅魯。索隱曰。年表云。八年  
取魯。封魯君於莒。十四年滅也。以荀卿爲蘭陵令。當是時。楚復彊。趙平原君使人於  
春申君。春申君舍之於上舍。趙使欲夸楚。爲瑇瑁簪。刀劍室。以  
珠玉飾之。請命春申君客。春申君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躡珠

三二七

引テ案悉ニ有リ、疑  
フ今本悉字ヲ脱スル  
カ。

履。以見趙使。趙使大慙。春申君相十四年。秦莊襄王立。以呂不  
不韋案韋爲相。封爲文信侯。取東周。春申君相二十二年。諸侯患秦攻  
伐無已時。乃相與合從。西伐秦。徐廣曰。始皇六年。而楚王爲從長。春申君  
用事。至函谷關。秦出兵攻諸侯。兵皆敗走。楚考烈王以咎春申  
君。春申君以此益疎。客有觀津人朱英。正義曰。觀音館。今魏州觀城縣也。謂春申君  
曰。人皆以楚爲彊。而君用之弱。其於英不然。先君時善秦。二十  
年而不攻楚。何也。秦踰黽隘之塞而攻楚。正義曰。黽隘之塞。在申州。黽音旨也。不便。假  
道於兩周。背韓魏而攻楚。不可。今則不然。魏且暮亡。不能愛許  
鄢陵。其許魏割以與秦。秦兵去陳百六十里。徐廣曰。在許東南。臣之所觀  
者。見秦楚之日鬪也。楚於是去陳徙壽春。而秦徙衛野王。作置



東郡。正義曰。濮滑州兼河北。置東郡。濮州本衛都。而徙野王也。春申君由此就封於吳。行相事。楚考

烈王無子。春申君患之。求婦人宜子者。進之甚衆。卒無子。趙人

李園持其女弟。欲進之。楚王聞其不宜子。恐久毋寵。李園求事

春申君。爲舍人。已而謁歸。故失期。還謁。春申君問之。狀對曰。齊

王使使求臣之女弟。與其使者飲。故失期。春申君曰。娉入乎。對

曰。未也。春申君曰。可得見乎。曰。可。於是李園乃進其女弟。即幸

於春申君。知其有身。李園乃與其女弟謀。園女弟承間。以說春

申君曰。楚王之貴幸君。雖兄弟不如也。今君相楚二十餘年。而

王無子。即百歲後。將更立兄弟。則楚更立君後。亦各貴其故所

親。君又安得長有寵乎。非徒然也。君貴用事久。多失禮於王。兄

娉入乎。娉。聘。同。娉。娶。問。娉。聘。曰。娉。

弟兄弟誠立。禍且及身。何以保相印江東之封乎。今妾自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幸君未久。誠以君之重而進妾於楚王。王必幸妾。妾賴天有子男。則是君之子爲王也。楚國盡可得。孰與身臨不測之罪乎。春申君大然之。乃出李園女弟。謹舍而言之。楚王。楚王召入。幸之。遂生子男。立爲太子。以李園女弟爲王后。楚王貴李園。園用事。李園既入其女弟。立爲王后。子爲太子。恐春申君語泄而益驕。陰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而國人頗有知之者。春申君相二十五年。楚考烈王病。朱英謂春申君曰。世有母望之福。正義曰。母望。謂不望而忽至也。又有母望之禍。索隱曰。周易有無妄卦。其義殊也。今君處母望之世。正義曰。謂正義曰。謂喜怒不節也。安可以無母望之人。

母望之人。注正義謂吉凶。忽爲之。札記云。爲疑。



李園不治國而君之仇也。札肥云、索隱本不治國而四字ナシ、疑フ後人楚策ニ依テ増ス。

李園不治國而君之仇也。札肥云、索隱本不治國而四字ナシ、疑フ後人楚策ニ依テ増ス。

乎。正義曰。謂吉凶忽爲。春申君曰。何謂母望之福。曰。君相楚二十餘年矣。雖名相國。實楚王也。今楚王病。且暮且卒。而君相少主。因而代立當國。如伊尹周公。王長而反政。不即遂南面稱孤。而有楚國。此所謂母望之福也。春申君曰。何謂母望之禍。曰。李園不治國。而君之仇也。索隱曰。言園是春申之仇。戰國策作君之舅。謂爲王舅。與此異。不爲兵。而養死士之日久矣。楚王卒。李園必先入。據權。而殺君。以滅口。此所謂母望之禍也。春申君曰。何謂母望之人。對曰。君置臣郎中。楚王卒。李園必先入。臣爲君殺李園。此所謂母望之人也。春申君曰。足下置之。李園。弱人也。僕又善之。且又何至此。朱英知言不用。恐禍及身。乃亡去。後十七日。楚考烈王卒。李園果先入。伏死士於棘門之內。

三三一

正義曰。謂州城門。

春申君入棘門。園死。士俠刺春申君。斬其頭。投之棘門外。正義曰。楚考烈王二十五年。秦始皇九年。於是遂使吏盡滅春申君之家。而李園女弟

初幸春申君。有身而入之王。所生子者。遂立是爲楚幽王。索隱曰。按楚君完非無子。而上文云考烈王無子。誤也。是歲也。秦始皇帝立九年矣。嫪

毐亦爲亂於秦。覺夷其三族。而呂不韋廢。

太史公曰。吾適楚。觀春申君故城宮室。盛矣哉。初春申君之說

秦昭王及出身。遣太子歸。何其智之明也。後制於李園。旄矣。徐廣

曰。旄。音耄。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春申君失朱英之謂邪。

索隱述贊曰。黃歇辨智。權略秦楚。太子獲歸。身作宰輔。珠炫趙客。邑開吳士。烈王寡胤。李園獻女。無妄成災。朱英徒語。

蘇子古史曰。黃歇相楚王。惠王無子。而以己子盜其後。雖使聽朱英殺李園。終擅楚國。亦將不免大咎。何以言之。秦楚立國。僅千歲矣。無功于民。而獲罪于天。天以不韋歇陰亂其嗣。而

不免大咎。何以言之。秦楚立國。僅千歲矣。無功于民。而獲罪于天。天以不韋歇陰亂其嗣。而

是歲也。秦始皇立九年矣。嫪毐亦爲亂於秦。覺夷其三族。而呂不韋廢。太史公曰。吾適楚。觀春申君故城宮室。盛矣哉。初春申君之說秦昭王及出身。遣太子歸。何其智之明也。後制於李園。旄矣。曰。旄。音耄。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春申君失朱英之謂邪。索隱述贊曰。黃歇辨智。權略秦楚。太子獲歸。身作宰輔。珠炫趙客。邑開吳士。烈王寡胤。李園獻女。無妄成災。朱英徒語。蘇子古史曰。黃歇相楚王。惠王無子。而以己子盜其後。雖使聽朱英殺李園。終擅楚國。亦將不免大咎。何以言之。秦楚立國。僅千歲矣。無功于民。而獲罪于天。天以不韋歇陰亂其嗣。而



與之俱斃。豈區區朱英所能為哉。不然以黃歇之智。而朱英之言。獨無概于中乎。  
 楊維禎曰。志天下之奇貨者。必中天下之奇禍。傳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即吾所謂奇禍也。楚之春申君。秦之文信侯。是也。春申君。傳姬姬于考烈王。而生悍。文信侯。傳姬姬于莊襄王。而生政。文信卒。殺于政。春申免于悍。而殺于園。此豈非天下之奇禍。足為小人奇貪之戒哉。或曰。悍非歇之娠也。園妹欺歇。而歇又以其欺者。欺考烈耳。  
 余有丁曰。春申之死。智以利昏也。使當園妹進說之時。峻斥之。則無此禍矣。既惑于邪謀。而包藏禍心。移人家國。則亂賊而已。以亂召亂。理固宜然。故歇之旋。不在于失朱英。而在于惑園妹也。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八終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九

范雎蔡澤列傳第十九

范雎者。魏人也。字叔。游說諸侯。欲事魏王。家貧。無以自資。乃先

事魏中大夫須賈。索隱曰。漢書百官表。中大夫。秦官。此魏有中大夫。蓋古官也。姓須。名賈。蓋密須氏之後。須賈為魏昭

王使於齊。索隱曰。世本。昭王名遼。襄王之子。范雎從留數月。未得報。齊襄王聞雎辯

口。索隱曰。襄王名法章。乃使人賜雎金十斤。及牛酒。雎辭謝不敢受。須賈知

之大怒。以為雎持魏國陰事告齊。故得此饋。令雎受其牛酒。還

其金。既歸。心怒雎。以告魏相。魏相魏之諸公子。曰魏齊。魏齊大

怒。使舍人笞擊雎。折脅摺齒。索隱曰。摺音力。答反。謂打折其脅而又拉折其齒也。雎佯死。即卷以

范雎蔡澤列傳、魏大所  
曰、秦本紀六國表二人  
ノ名ヲ見サズ、唯言雖。

問雎辯口ハ、札記云、  
御覽唐虞部、才人部、  
引テ辯有口ニ作ル。



簀索隱曰。簀。謂葦荻之薄也。用之以裹其屍也。置廁中。賓客飲者。醉更溺索隱曰。更音奕。溺即溲也。溺音年。弔反。溲。

能出我。我必厚謝公。守者乃請出。弄簀中死人。魏齊醉曰。公

范雎得出。後魏齊悔。復召求之。魏人鄭安平聞之。乃遂操范雎

亡。伏匿。更名姓曰張祿。當此時。秦昭王使謁者王稽於魏。鄭安

平詐為卒。侍王稽。正義曰。卒。祖忽反。王稽問。魏有賢人可與俱西游者乎。

鄭安平曰。臣里中有張祿先生。欲見君。言天下事。其人有仇。不

敢畫見。王稽曰。夜與俱來。鄭安平夜與張祿見王稽。語未究。王

稽知。范雎賢。謂曰。先生待我於三亭之南。索隱曰。三亭。亭名。在魏境之

之郊境。總有三亭。皆祖餞之處。如今與期三亭之南。蓋送餞已畢。無人之處所也。○正義曰。

括地志云。三亭岡。在汴州尉氏縣西南三十七里。按三亭岡。在山部中名也。蓋岡字誤為南。

更名姓曰張祿。漢、凌稚  
略曰。蓋後ノ秦號シテ  
張祿ト曰フ、而テ號知  
ラズノ根本ト爲ス、以  
下仍范雎ト曰フ者ハ、  
太史公ノ筆ナリ。

入秦至湖關。札記云、  
各本湖下關字チ衍ス、  
索隱本無シ、釋志云、地  
理志京兆尹湖トアリ、  
關アルヲ言ハズ、水經  
河水注、亦俱穰侯ニ湖  
縣ニ過フ、言フ、文選  
解嘲注、史チ引キ、竊カ  
ニ范雎チ載テ入り、湖  
ニ至ル、關字ナシ。

謁君得無與諸侯客子俱  
來乎。謁君ハ、王稽官  
謁者ナルヲ以テ之ヲ稱  
セシナリ。

危於累卵注正。九層臺  
ハ、札記云、官本臺上

與私約而去。王稽辭魏去。過載范雎入秦。至湖關。索隱曰。地理志。京兆有湖縣。本名胡。

武帝更名湖。即今湖城也。○望見車騎。從西來。范雎曰。彼來者為誰。王

稽曰。秦相穰侯東行。縣邑。范雎曰。吾聞穰侯專秦權。惡內諸侯

客。索隱曰。內音納。亦如字。內猶入也。此恐辱我。我寧且匿車中。有頃。穰侯果至。勞王

稽。因立車而語曰。關東有何變。曰。無有。又謂王稽曰。謁君得無

與諸侯客子俱來乎。無益徒亂入國耳。王稽曰。不敢。即別去。范

雎曰。吾聞穰侯智士也。其見事遲。鄉者疑車中有人。忘索之。索隱曰。索。搜也。

於是范雎下車走曰。此必悔之。行十餘里。果使騎還索

車中。無客。乃已。王稽遂與范雎入咸陽。已報使。因言曰。魏有張

祿先生。天下辯士也。曰。秦王之國危於累卵。正義曰。說苑云。晉靈公造九層臺。費用千金。謂左右



之字アリ、荀息云云、今說苑此篇ナシ、新蔡二十四、又七十四、御覽七百五十八、引テ故二孫息三作ル、此殆不殆也、蔡澤二十四引テ臣謂是不危也二作ル、謀議將興、蔡澤御覽引テ下二兵字アリ。

常稱帝ノ常、札記卷二作ル。

伐齊綱壽、札記云、舊刻綱壽ニ作ル、穰侯傳ト合ス。

曰敢有諫者斬荀息聞之上書求見靈公張弩持矢見之曰臣不敢諫也臣能累十二博棊加九雞子其上公曰子爲寡人作之荀息正顏色定志意以棊子置下加九雞子其上左右懼懼息靈公氣息不續公曰危哉危哉荀息曰此殆不危也復有危於此者公曰願見之荀息曰九層之臺三年不成男不耕女不織國用空虛鄰國謀議將興社稷亡滅君欲何望靈公曰寡人之過也乃至於此

得臣則安然不可以書傳也臣故載來秦王弗信使舍食草具索隱曰謂亦舍之而食以下客之具然草具謂糲食草菜之饌具也待命歲餘當是時昭王已

立三十六年南拔楚之鄢郢楚懷王幽死於秦秦東破齊滑王

常稱帝後去之數困三晉厭天下辯士無所信穰侯華陽君徐廣

也而涇陽君高陵君皆昭王同母弟也穰侯相三人者更將有

封邑以太后故私家富重於王室及穰侯爲秦將且欲越韓魏

而伐齊綱壽欲以廣其陶封范雎乃上書曰臣聞明主立政索隱

曰戰國策立作澁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者其祿厚功

多者其爵尊能治衆者其官大故無能者不敢當職焉有能者

亦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爲可願行而益利其道以臣之言爲

不可久畱臣無爲也語曰庸主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

賞必加於有功而刑必斷於有罪今臣之質不足以當樞質索隱

曰樞音陟林反樞者莖樞也質劉刃也謂腰斬者爲樞質也而要不足以待斧鉞豈敢以疑事嘗試於

王哉雖以臣爲賤人而輕辱獨不重任臣者之無反復於王邪

且臣聞周有砥礪宋有結綠梁有縣黎薛綜曰縣黎一曰美玉楚有和朴正義

曰縣音玄劉伯莊云珍玉朴也此四寶者土之所生良工之所失也而爲天下名器

然則聖王之所弄者獨不足以厚國家乎臣聞善厚家者取之

獨不重任臣者云云ハ、臣ヲ保任スル者ハ、王ニ反復スル者ニ非レバ、獨之ヲ重シテザルカト官ヲ、蓋王權ヲ指ス。

周有砥礪ハ、札記云、說文無砥礪字ナシ、秦策尼ニ作ル。



爲其割榮也。董份曰。割榮。冠已二積。侯等。指。而。明。音。ス。ヘ。カ。ラ。ズ。故。二。微。之。二。及。ア。

不概於王心邪。概。ハ。感。觸。ナリ。札記云。索隱。概。作。關。ハ。今。策。本。關。二。作。ル。

亡其首臣者賤而不可用乎。余有丁曰。亡。字。傳。語。猶。無。乃。ト。言。フ。如。キ。ナリ。宋。隱。復。ト。解。ス。是。二。非。ズ。札。記。亦。云。亡。讀。ア。無。ノ。如。シ。ハ。其。ハ。轉。語。ノ。詞。ナリ。離。宮。注。正。義。離。ハ。札。記。雍。州。二。作。ル。

永巷注正義宮中獄。札記云。唯豈能獄ニ入ラシ。王又何爲レシ獄ニ至ラシ。此注非ナリ。按。二。胡。三。省。曰。加。汝。曰。周。宮。主。ノ。妾。后。賢。珥。ナ。

脫シテ。罪。ナ。永。巷。二。待。ツ。後。改。テ。掖。庭。ト。爲。ス。顏。師。古。曰。永。ハ。長。ナリ。モ。ト。宮。中。ノ。長。巷。ヲ。謂。フ。ナリ。

莫不洒然云云ハ。余有丁曰。洒然ハ但ニ敬出ニ非ズ。兼テ恐懼ノ意アリ。

於國善厚國者取之於諸侯。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擅厚者。何也。爲其割榮也。索隱曰。割榮。卽上之擅厚。謂擅權也。良醫知病人之死生。而聖主明於成敗之事。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舜禹復生。弗能改已。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其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

臣愚而不概於王心邪。徐廣曰。一作概。音同。○索隱曰。戰國策。概作關。謂關涉於王心也。徐註音同。非也。亡其言。臣者賤而不可用乎。索隱曰。亡。猶輕蔑也。自非然者。臣願得少賜游觀之間。望見顏色。一語無效。請伏斧質。於是秦昭王大說。乃謝王稽。使以傳車召范雎。徐廣曰。一云。使持車。○索隱曰。徐按戰國策文也。於是范雎乃得見於離宮。正義曰。永巷。曰長

安故城。本秦離宮。在雍。長安北十三里也。詳爲不知。永巷而入其中。○正義曰。永巷。宮中獄也。王來而宦者怒逐之。曰。王至。范雎繆爲曰。秦安得王。秦獨有太后穰侯耳。欲

以感怒昭王。昭王至。聞其與宦者爭言。遂延迎謝曰。寡人宜以身受命久矣。會義渠之事急。寡人且暮自請太后。今義渠之事已。寡人乃得受命。竊閔然不敏。索隱曰。鄒誕生本作稽然。音昏。又一作閔。音敏。閔猶昏暗也。敬執賓主之禮。范雎辭讓。是日觀范雎之見者。羣臣莫不洒然變色。易容者。徐廣曰。洒。先典反。○索隱曰。鄭玄云。洒然。敬肅之貌。秦王屏左右。宮中虛無人。秦王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有閒。秦王復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有閒。秦王復

遇文王也。身爲漁父。而釣於渭濱耳。若是者。交疎也。已說而立爲太師。載與俱歸者。其言深也。故文王遂收功於呂尙。而卒王



天下鄉使文王疎呂尙而不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與成其王業也。今臣羈旅之臣也。交疎於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之事。暗伏太后穰侯處人骨肉之間。願效愚忠而未知王之心也。此所以王三問而不敢對者也。臣非有畏而不敢言也。臣知今日言之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不敢避也。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為臣患。亡不足以為臣憂。漆身為厲。索隱曰。厲音賴。癩病也。言漆塗身生瘡。如病癩。被髮為狂。不足以為臣恥。且以五帝之聖焉而死。三王之仁焉而死。五伯之賢焉而死。烏獲任鄙之力焉而死。成荊。徐廣曰。一作羌。孟賁許慎曰。成荊古勇士。孟賁衛人。王慶忌。吳越春秋曰。吳王僚子慶忌。夏育之勇焉而死。駟案漢書音義曰。或云。夏育衛人力舉千鈞。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處必然之勢。可以少有補於秦。此臣之所大

願也。臣又何患哉。伍子胥囊載而出。昭關夜行。晝伏。至於陵水。無以餽其口。索隱曰。劉氏云。陵水即栗水也。陵栗聲相近。故惑也。膝行蒲伏。稽首肉袒。鼓腹吹篪。徐廣曰。一作簫。乞食於吳市。卒興吳國。闔閭為伯。使臣得盡謀。如伍子胥。加之。以幽囚。終身不復見。是臣之說行也。臣又何憂。箕子接輿。漆身為厲。被髮為狂。無益於主。假使臣得同行於箕子。可以有補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臣有何恥。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之盡忠而身死。因以是杜口裹足。莫肯鄉秦耳。足下上畏太后之嚴。至此緣出下惑於姦臣之態。索隱曰。態謂姦臣詭詐之志。居深宮之中。不離阿保之手。終身迷惑。無與昭姦。正義曰。昭明也。無與明其姦惡。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窮辱之事。死亡之患。臣不

有邪所賢之主ハ、札記  
補下於字アリ、云蓋刻  
於字アリ、各本脫ス。

下惑於姦臣、札記云、  
案原本於字ナシ。



天以寡人恩先生ハ、通  
鑑通ニ作ル、胡三省曰、  
恩ハ之ヲ潤沢スルヲ謂  
フナリ、漢陰賈曰、久  
シク公ヲ潤ス勿レ、即  
義ナリ。  
奈何而言ハ、札記云、若  
刻毛本而ナ有ニ作ル、  
蔡澤又ト爲ス。

甘泉谷口注正稱得仙寒  
仙寒者ハ、札記得仙寒  
門寒門者ニ作リ、云フ  
各木門ヲ仙ニ誤リ、下  
寒下門字ヲ脱ス、九筵  
山ノ下中字ヲ行ス、以  
上皆本皆誤ラズ。

晉如魏韓盧云云、札記  
馳ハ施ニ作ル、云フ索  
隱ハ施、策ト合ス、各  
本馳ニ作ル、後人改ム  
ル所ト、按施ハ延ナリ。

至今閉關十五年云云、  
錢大昕曰、范雎秦ニ説  
ク、昭王卅六年ニ在リ、  
是時秦白起ヲ用ヒ、趙  
魏及ビ楚ヲ破ル者屢ナ  
リ、而シテ穰侯方ニ兵ヲ  
出シテ關ヲ攻ム、安  
ンソ閉關十五年ノコト  
アラナリ。

辟地千里注正義尺亦  
反、札記云、尺疑フ當  
ニ匹ニ作ルヘシ、蓋俗  
正ニ作リ、形近ワシテ  
誤ス。

敢畏也。臣死而秦治。是臣死賢於生。秦王跽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辟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辱至於此。是天以寡人恩先生。徐廣曰：亂先生也。音溷。○索隱曰：二字竝音胡困反。恩猶汨亂之意。而存先王之宗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是天所以幸先王而不弃其孤也。先生奈何而言若是事，無小大，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拜。秦王亦拜。范雎曰：大王之國，四塞以爲固，北有甘泉谷口。正義曰：括地志云：甘泉山一名鼓原，俗名磨石嶺，在雍州雲陽縣西北九十里。關中記云：甘泉宮在甘泉山上，年代永久，無復甘泉之名，失其實也。宮北云有連山，土人爲磨石嶺。郊祀志云：公孫卿言黃帝得仙寒，仙寒者，谷口也。按九變山中西謂之谷口，即古寒門也。在雍州醴泉縣東北四十里。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關阪，奮擊百萬，戰車千乘，利則出攻，不利則入守。此王者之地也。民怯於私鬪而勇於公戰。此王者之民也。王并此二者而有

之。夫以秦卒之勇，車騎之衆，以治諸侯，譬若馳韓盧而搏蹇兔也。索隱曰：戰國策云：韓盧者，天下之壯犬也。是韓盧爲犬，謂施韓盧而搏蹇兔也。喻秦強言取諸侯之易也。霸王之業可致也。而羣臣莫當其位。至今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爲秦謀不忠，而大王之計有所失也。秦王跽曰：寡人願聞失計。然左右多竊聽者，范雎恐，未敢言內。先言外事，以觀秦王之俯仰。因進曰：夫穰侯越韓魏而攻齊，網壽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出師，則害於秦。臣意王之計欲少出師而悉韓魏之兵也，則不義矣。今見與國之不親也，越人之國而攻，可乎。其於計疎矣。且昔齊湣王南攻楚，破軍殺將，再辟地千里。正義曰：辟尺亦反。而齊尺寸之地無得焉者，豈不欲得地哉。形勢不能有也。諸侯見齊



之罷弊。君臣之不和也。興兵而伐齊。大破之。士辱兵頓。皆咎其  
 王曰。誰爲此計者乎。王曰。文子爲之。索隱曰。謂田文孟嘗君也。猶戰國策謂田盼田嬰爲盼子嬰子也。大  
 臣作亂。文子出走。故齊所以大破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  
 所謂借賊兵。齎盜糧者也。索隱曰。借音子夜反。一作籍。亦音同。齎音側奚反。言爲盜齎糧也。王不如遠交  
 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釋此而遠攻。不  
 亦繆乎。且昔者中山之國。地方五百里。趙獨吞之。功成名立。而  
 利附焉。天下莫之能害也。今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  
 王其欲霸。必親中國。以爲天下樞。以威楚趙。楚彊則附趙。趙彊  
 則附楚。楚趙皆附。齊必懼矣。齊懼必卑辭重幣以事秦。齊附而  
 韓魏因可虜也。昭王曰。吾欲親魏久矣。而魏多變之國也。寡人

借賊兵齎盜糧。札記齊  
 上而字アリ。云フ前刻  
 毛本而字アリ。索隱本  
 ト合ス。

今夫韓魏中國之處云云  
 ハ、茅坤曰。始ニシテ  
 韓魏ニ親ム者。陽ニ之  
 ニ于ヘ、以テ楚趙ヲ聯  
 屬スルノ地ヲ爲シ、因  
 テ以テ齊ヲ招クナリ、  
 楚趙齊既ニ已ニ内附ス  
 レバ、則テ韓魏ニ入リ、  
 而テ彼三國者我ニ衝セ  
 ザル也。此亦從テ破ル  
 ノ術ナリ。未ダ幾クナ  
 ラズ、而テ魏ヲ拔キ、  
 韓ヲ收ム、蓋未ダ從テ

之二親ムニ及バザレナ  
 リ。

木之有蠹也注石柱蟲  
 札記云、石柱ヲ當ニ蝕  
 ニ作ルベシ、上極字ニ  
 涉リテ誤ル。

國斷而爲三注正義宜陽  
 令。札記令字ナシ、云

不能親。請問親魏奈何。對曰。王卑詞重幣以事之。不可。則割地  
 而賂之。不可。因舉兵而伐之。王曰。寡人敬聞命矣。乃拜范雎爲  
 客卿。謀兵事。卒聽范雎謀。使五大夫綰伐魏。拔懷。徐廣曰。昭王三十九年。後  
 二歲。拔邢丘。客卿范雎復說昭王曰。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  
 之有韓也。譬如木之有蠹也。正義曰。音妬。石柱蟲。人之有心腹之病也。天下  
 無變則已。天下有變。其爲秦患者。孰大於韓乎。王不如收韓。昭  
 王曰。吾固欲收韓。韓不聽。爲之奈何。對曰。韓安得無聽乎。王下  
 兵而攻滎陽。則鞏成臯之道不通。正義曰。言宜陽陝虢之師。不得下相救。北斷太行之  
 道。則上黨之師不下。正義曰。言澤路之師。不得下太行相救。王一興兵而攻滎陽。則其  
 國斷而爲三。正義曰。新鄭已南一。宜陽介二。澤路三。夫韓見必亡。安得不聽乎。若韓聽



下合字ナ行ス、考證刪

齊之有田文、札記云、張載注魏都賦、引田單ニ作ル。

而霸事因可慮矣。王曰善。且欲發使於韓。范雎曰益親復說用數年矣。因請閒說曰。正義曰。正音開。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田文不聞其有王也。聞秦之有太后穰侯華陽高陵涇陽不聞其有王也。夫擅國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華陽涇陽等擊斷無諱。諱。畏也。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為此四貴者下。乃所謂無王也。然則權安得不傾。令安得從。王出乎。臣聞善治國者乃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制於諸侯。剖符於天下。政適伐國。徐廣曰。政適音征敵。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國。弊御於諸侯。索隱曰。弊者斷也。御者制也。言穰侯執權以制御主斷於諸侯也。戰敗則結怨於百姓而禍歸於

利歸於陶國弊御於諸侯。札記云。策。陶字絕句也。吳氏別篇。則陶字絕句。利歸陶于國。國之弊。

高錫入太后之家ト、疑フ此缺誤アリ。詩曰木實繁者云云ハ、橫田惟高曰、詩恐ラクハ、詩ノ訛ナリ、披入折ナリ。

社稷。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正義曰。披音片被反。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崔杼淖齒管齊。索隱曰。淖。姓也。音尼。杼反。漢有淖姬是也。高誘曰。管。管也。言二人典齊權而行弑逆也。射王股。擢王筋。索隱曰。言射王股誤也。按崔杼射莊公之股。淖齒縮淖王之筋是說。○正義曰。淖齒。楚人。齊湣王臣。射王股。擢王筋。二君縣之於廟梁。宿昔而死。李兌管趙。囚主父於沙丘。正義曰。沙丘。在邢州平鄉縣東北三十里。百日而餓死。今臣聞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華陽涇陽佐之。卒無秦王。此亦淖齒李兌之類也。且夫三代所以亡國者。君專授政。縱酒馳騁。弋獵不聽政事。其所授者。妬賢嫉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不為主計。而主不覺悟。故失其國。今自有秩以上。至諸大吏。下及王左右。無非相國之人者。見王獨立於朝。臣竊爲王恐。萬世之後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昭王聞之大懼曰。

見王獨立於朝、札記云、竊刺見ナリ是ニ作ル。



善於是廢太后逐穰侯高陵華陽涇陽君於關外秦王乃拜范  
 睢為相收穰侯之印使歸陶因使縣官給車牛以徙千乘有餘  
 到關關閱其寶器寶器珍怪多於王室秦封范睢以應號為應  
 侯索隱曰劉氏云河東臨晉有應亭則秦地有應也又案本紀以應為太后養地解者公云  
 穎川之應鄉未知孰是○正義曰括地志云故應城古應鄉在汝州魯山縣東四十里也  
 當是時秦昭王四十一年也范睢既相秦秦號曰張祿而魏不  
 知以為范睢已死久矣魏聞秦且東伐韓魏魏使須賈於秦范  
 睢聞之為微行敝衣閒步之邸正義曰劉云  
 諸國客館見須賈須賈見之而驚  
 曰范叔固無恙乎范睢曰然須賈笑曰范叔有說於秦耶曰不  
 也睢前日得過於魏相故亡逃至此安敢說乎須賈曰今叔何  
 事范睢曰臣為人庸賃須賈意哀之留與坐飲食曰范叔一寒

三四九

唯睢亦得賜札肥云唯睢亦難下為ス。

如此哉乃取其一綈袍以賜之索隱曰綈厚緇也音啼蓋今  
 之繩也○正義曰今之纒袍須賈因問曰  
 秦相張君公知之乎吾聞幸於王天下之事皆決於相君今吾  
 事之去畱在張君孺子豈有客習於相君者哉索隱曰劉氏云孺  
 子蓋謂唯為小子范  
 睢曰主人翁習知之唯睢亦得謁唯請為君見於張君須賈曰  
 吾馬病車軸折非大車駟馬吾不出范睢曰願為君借大車駟  
 馬於主人翁范睢歸取大車駟馬為須賈御之入秦相府府中  
 望見有識者皆避匿須賈怪之至相舍門謂須賈曰待我我為  
 君先入通於相君須賈待門下持車良久問門下曰范叔不出  
 何也門下曰無范叔須賈曰鄉者與我載而入者門下曰乃吾  
 相張君也須賈大驚自知見賣乃肉袒膝行因門下人謝罪於